
近代散文抄
平伯題

沈啓无編選

# 近代散文鈔 上卷



北平人文書店印行



# 周新序

我給啓无寫近代散文鈔的序還是在兩年前，到了現在書纔出板，再拏起原序來看，覺得這其間的時光彷彿有點遼遠了，那里所說的話也不免有點迂遠了，便想再來添寫這篇新序，老老實實的說幾句話。

啓无編刊這部散文抄，有益於中國學術文藝上的地方很多，最重要的是這兩點。其一，中國講本國的文學批評或文

學史的，向來不大看重或者簡直抹殺明季公安竟陵兩派文章，偶爾提及，也總根據日本和清朝的那種官話加以輕蔑的批語，文章統系彷彿是七子之後便由歸唐轉交桐城派的樣子，這個看法我想是頗有錯誤的。他們不知道公安竟陵是那時的一種新文學運動，這不但使他們對於民國初年的文學革命不能了解其意義，便是清初新舊文學廢興也就有些事情不容易明瞭了。日本鈴木虎雄的中國詩論史上舉出性靈一派與格調氣韻諸說相並，但是不將這派的袁子才當作公安的末流，却去遠尋楊誠齋來給他做義父，便是一例，中國膳錄鈴木之說者也就多照樣的說下去了。啓无這部書並非議論，只是勤勞

的輯錄明末清初的新文學派的文章，結果是具體的將公安竟陵兩派的成績——即其作品和文學意見結集在一處，對於那些講中國文學的朋友供給一點材料，於事不無小補。古人的著作苟存於世間，其價值也自存在，不以無人顧問而消滅，公安竟陵非親非眷，吾輩本無庸擾擾爲古人爭身後之名，只是有此文學史上的材料而聽其湮沒亦自可惜，如得有人爲表而出之，乃亦大可喜耳。

其二，中國古文汗牛充棟，但披沙揀金，要挑選多少真正好的文章，却是極難的事。正宗派論文高則秦漢，低則唐宋，滔滔者天下皆是，以我旁門外道的目光來看，倒還是上

有六朝下有明朝呢。我很奇怪學校裡爲什麽有唐宋文而沒有明清文——或稱近代文，因爲公安竟陵一路的文是新文學的文章，現今的新散文實在還沿著這個統系，一方面又是韓退之以來的唐宋文中所不易找出的好文章。平心靜氣的一想，未成正宗的新思想新文章希望公家來提倡本來有點兒傻氣，不必說過去的便是現今的新文學在官公私各學校裡也還沒有站得住腳呢。退一步想，只好索解於民間，請青年學子有點好奇心的自己來看看呢。可惜明人文集在此刻極不易得，而且說也奇怪，這些新文人的著作又多是清朝的禁書，留下來的差不多是秦火之餘，更是奇貨可居，不是學生之力所能收

留的了。在這里，啓无的這部書的確是「實爲德便」。在近來兩三年內啓无利用北平各圖書館和私家所藏明人文集，精密選擇，錄成兩卷，各家菁華悉萃於此，不但便於閱讀，而且使難得的古籍，久湮的妙文，有一部分通行於世，寒畯亦得有共賞的機會，其功德豈淺鮮哉。平常有人來問我近代文中有什麽書可讀，我照例寫幾部絕板禁書的名目給他，我知道這是畫餅，但是此外實無辦法，現在這部散文抄出板之後那我就有了辦法了。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九月六日，周作人序於北平。

# 周序

啓无編選明清時代小品文爲一集，叫我寫一篇序或跋，我答應了他，已將有半年了。我們預約在暑假中繳卷，那時我想，離暑假還遠，再者到了暑假也還有七十天閑暇，不愁沒有工夫，末了是反正不管序跋，隨意亂說幾句即得，不必問切不切題，因此便貿貿然地答應下來了，到了現在鼻加答兒好了之後，仔細一算已過了九月十九，聽因百說啓无已經

回到天津，而平伯的跋也在「草」上登了出來，乃不禁大著其忙，急急地來構思作文。本來頗想從平伯的跋裏去發見一點提示，可以拏來發揮一番，較爲省力，可是讀後只覺得有許多很好的話都被平伯說了去，很有點怨平伯之先說，也恨自己之爲什麼不先做序，不把這些話早截留了，實是可惜之至，不過，這還有什麼辦法呢，只好硬了頭皮自己來想吧，然而機會還是不肯放棄，我在平伯的跋裏找到了這一句話，小品文的不幸無異是中國文壇上的一種不幸，做了根據，預備說幾句，雖然這些當然是我個人負責。

我要說的話乾脆就是，啓无這個工作是很有意思的，但

難得受人家的理解和報酬。爲什麼呢，因爲小品文是文藝的少子，年紀頂小的老頭兒子。文藝的發生次序大抵是先韻文，次散文，韻文之中又是先敍事抒情，次說理，散文則是先敍事，次說理，最後才是抒情。借了希臘文學來作例，一方面是史詩和戲劇，抒情詩，格言詩，一方面是歷史和小說，哲學，——小品文，這在希臘文學盛時實在還沒有發達，雖然那些哲人（Sophistai）似乎有這一點氣味，不過他們還是思想家，有如中國的諸子，只是勉强去仰攀一個淵源，直到基督紀元後希羅文學時代才可以說真是起頭了，正如中國要在晉文裏才能看出小品文的色彩來一樣。我鹵莽地說一句，小

品文是文學發達的極致，牠的興盛必須在王綱解紐的時代。未來的事情，因爲我到底不是問心處，不能知道，至于過去的史蹟却還有點可以查考。我想古今文藝的變遷曾有兩個大時期，一是集團的，一是個人的，在文學史上所記大都是後期的事，但有些上代的遺留如歌謠等，也還能推想前期的文藝的百一。在美術上便比較的看得明白，繪畫完全個人化了，彫塑也稍有變動，至于建築，音樂，美術工藝如磁器等，却都保存原始的蹟象，還是民族的集團的而非個人的藝術，所尋求表示的也是傳統的而非獨創的美。在未脫離集團的精神之時代，硬想打破牠的傳統，又不能建立個性，其結果往

往青黃不接，呈出醜態，固然不好，如以現今的磁器之製作繪畫與古時相較，即可明瞭，但如顛倒過來叫個人的藝術復歸于集團的，也不是很對的事。對不對是別一件事，與有沒有是不相干的，所以這兩種情形直到現在還是並存，不，或者是對峙着。集團的美術之根據最初在于民族性的嗜好，隨後變爲師門的傳授，遂由硬化而生停滯，其價值幾乎只存在技術一點上了，文學則更爲不幸，授業的師傅讓位于護法的君師，于是集團的，「文以載道」與個人的「詩言志」兩種口號成了敵對，在文學進了後期以後，這新舊勢力還永遠相搏，釀了過去的許多五花八門的文學運動。在朝廷强盛，政

教統一的時代，載道主義一定佔勢力，文學大盛，統是平伯所謂「大的高的正的」。可是又就「差不多總是一堆拉圾，讀之昏昏欲睡」的東西，一到了頹廢時代，皇帝祖師等等要人没有多大力量了，處士橫議，百家爭鳴，正統家大歎其人心不古，可是我們覺得有許多新思想好文章都在這個時代發生，這自然因爲我們是詩言志派的。小品文則在個人的文學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牠集合敘事說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裏，用了適宜的手法調理起來。所以是近代文學的一個潮頭，牠站在前頭，假如碰了壁時自然也首先碰壁。因爲這個緣故，啓无選集前代的小品文，給學子當作明燈

，可以照見來源去路，不但是在自己很有趣味，也是對於別人很有利益的事情，不過在載道派看來這實在是左道旁門，殊堪痛恨，啓无的這本文選其能免於覆瓿之厄乎，未可知也。但總之也沒有什麼關係，是爲序。中華民國十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于北平煅藥廬，周作人撰。

# 上卷目次



上卷目次

袁小修文鈔

上卷目次

近代散文鈔



劉同人文鈔

西　提

王季重文鈔

上卷目次

張京元文鈔

祁止祥癖

敘蕭爾重盆園草

# 下卷目次

下卷目次

下卷目次

近代散文鈔

金聖歎文鈔

貫華堂古本水滸傳序

水滸傳序三

論詩手札九則

李笠翁文鈔

海　棠

芙　蕖

竹

柳

隨時即景就事行樂之法十一款

廖柴舟文鈔



前　跋

後　記

各家小傳

下卷目次

書目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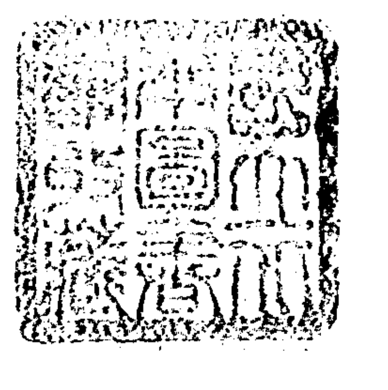
# 上卷勘誤表

| 篇 | 頁 | 行 | 誤 | 正 |
| --- | --- | --- | --- | --- |
| 雪濤閣集序 | 三 | 五 | 而為理學 | 流而為理學 |
| 滿井遊記 | 二 | 一 | 柔稍披風 | 柔梢披風 |
| 高梁橋遊記 | 一 | 七 | 柳稍新翠 | 柳梢新翠 |
| 中郎先生全集序 | 二 | 十 | 冷冷 | 泠泠 |
| 西山十記三 | 五 | 三 | 聘 | 騁 |
| 西山十記四 | 六 | 十 | 柬 | 東 |
| 問山亭詩序 | 二 | 七 | 公石 | 石公 |
| 詩歸序 | 三 | 二 | 數， | 數人， |
| 同上 | 三 | 三 | 莊調 | 莊誦 |
| 退尋詩三十二章記 | 二 | 一 | 以為好事 | 以為好事， |
| 同上 | 二 | 三 | 為浴佛誦經 | 如浴佛誦經 |
| 同上 | 四 | 二 | 三十一章 | 三十二章 |
| 客心草自序 | 二 | 一 | 之二者不足 | 之二者不足言 |
| 落花詩序 | 二 | 二 | 鼓建 | 建鼓 |
| 遊滿井記 | 二 | 四 | 惟 | 帷 |

# 袁伯修文鈔

# 論文上

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展轉隔礙，雖寫得暢顯，已恐不如口舌矣，況能如心之所存乎。故孔子論文曰，辭達而已，達不達，文不文之辨也。唐虞三代之文，無不達者。今人讀古書不即通曉，輒謂古文奇奧，今人下筆不宜平易。夫時有古今，語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詫謂奇字奧句，安知非古之街談巷語耶。方言謂楚人稱知曰黨，稱慧曰譎，



稱跳曰踹，稱取曰挺，余生長楚國，未聞此言，今語異古，此亦一證。故史記五帝三王紀，改古語從今字者甚多，疇攺爲誰，俾爲使，格姦爲至姦，厥田厥賦爲其田其賦，不可勝記。左氏去古不遠，然傳中字句未嘗肖書也，司馬去左亦不遠，然史記句字亦未嘗肖左也。至于今日，逆數前漢，不知幾千年遠矣，自司馬不能同于左氏，而今日乃欲兼同左馬，不亦謬乎。中間歷晉唐，經宋元，文士非乏，未有公然撏撦古文，奄爲己有者。昌黎好奇，偶一爲之，如毛穎等傳，一時戲劇，他文不然也。空同不知，篇篇模擬，亦謂反正，後之文人遂視爲定例，尊若令甲，凡有一語不肖古者，即大怒

，罵為野路惡道，不知空同模擬，自一人創之，猶不甚可厭，追其後以一傳百，以訛益訛，愈趨愈下，不足觀矣。且空同諸文，尙多己意，紀事述情，往往逼真，其尤可取者，地名官銜，俱用時制。今却嫌時制不文，取秦漢名銜以文之，觀者若不檢一統志，幾不識為何鄉貫矣。且文之佳惡，不在地名官銜也，司馬遷之文，其佳處在敍事如畫，議論超越，而近說乃云西京以還，封建宮殿，官師郡邑，其名不馴雅，雖子長復出，不能成史，則子長佳處彼尙未夢見也，而况能肖子長也乎。或曰，信如子言，古不必學耶，余曰，古文貴達，學達卽所謂學古也，學其意不必泥其字句也。今之圓領

方袍，所以學古人之綴葉蔽皮也，今之五味煎熬，所以學古人之茹毛飲血也。何也，古人之意，期于飽口腹，蔽形體，今人之意，亦期于飽口腹，蔽形體，未嘗異也。彼摘古字句入己著作者，是無異綴皮葉于衣袂之中，投毛血于殽核之內也。大抵古人之文，專期于達，而今人之文，專期于不達，以不達學達，是可謂學古者乎。

# 論文下

爇香者，沉則沉烟，檀則檀氣，何也，其性異也。奏樂者，鐘不藉鼓響，鼓不假鐘音，何也，其器殊也。文章亦然，有一派學問，則釀出一種意見，有一種意見，則創出一般言語，無意見則虛浮，虛浮則雷同矣。故大喜者必絕倒，大哀者必號痛，大怒者必叫吼動地，髮上指冠。惟戲場中人，心中本無可喜事，而欲强笑，亦無可哀事，而欲强哭，其勢

不得不假借模擬耳。今之文士，浮浮泛泛，原不曾的然做一項學問，叩其胸中，亦茫然不曾具一絲意見，徒見古人有立言不朽之說，又見前輩有能詩能文之名，亦欲搦管伸紙，入此行市，連篇累牘，圖人稱揚。夫以茫昧之胸，而妄意鴻鉅之裁，自非行乞左馬之側，募緣殘瀋，盜竊遺矢，安能寫滿卷帙乎。試將諸公一編，抹去古語陳句，幾不免于臾白矣，其可媿如此。而又號于人曰，引古詞，傳今事，謂之屬文，然則二典三謨非天下至文乎，而其所引果何代之詞乎。余少時喜讀滄溟鳳洲二先生集，二集佳處，固不可掩，其持論大謬，迷誤後學，有不容不辨者。滄溟贈王序謂，視古修詞，

寧失諸理。夫孔子所云辭達者，正達此理耳。無理則所達爲何物乎。無論典謨語孟，即諸子百氏，誰非談理者，道家則明淸淨之理，法家則明賞罰之理，陰陽家則述鬼神之理，墨家則揭儉慈之理，農家則叙耕桑之理，兵家則列奇正變化之理，漢唐宋諸名家，如董賈韓柳歐蘇曾王諸公，及國朝陽明荆川，皆理充于腹而文隨之，彼何所見乃强賴古人失理耶。鳳洲藝苑巵言，不可具駁，其贈李序曰，六經固理藪已盡，不復措語矣。滄溟强賴古人無理，而鳳洲則不許今人有理，何說乎。此一時遁辭，聊以解一二識者模擬之嘲，而不知其流毒後學，使人狂醉，至于今不可解喻也。然其病源，則不

在模擬，而在無識。若使胸中的有所見，苞塞於中，將墨不暇研，筆不暇揮，兎起鶻落，猶恐或逸，況有閑力暇晷，引用古人詞句耶。故學者誠能從學生理，從理生文，雖驅之使模，不可得矣。

# 西山五記

行昌平道中，風起塵飛，諸峰盡失。午後風定，依沙河岸而西，褰帷一望，葱菁刺眼，心脾頓爽。漸近金山口，巉岩西趨，勢若奔馬。俄儀部王君俞君繼至，俞君見余喜甚，遂同至臥佛寺。寺宇不甚宏，兩殿各臥一佛，長可丈餘，其一滲金甚精。門西有石磐，方廣數丈，高亦稱是，無纖毫刓缺。上掇觀音堂，前餘石丈許，周以欄楯。諸公趺坐檻前，

忽聞足底作吡吡聲，又類爆豆，予細尋之，乃石罅下有小竇出泉，淙淙琤琤，下擊石底，遂命童子取泉，啜一盞而行。

記二

自觀音堂下穿踈木中，數度石澗，趾漸高，茆屋石垣，蕭然村巷。巷盡見朱門碧澗，是爲碧雲。澗深丈餘，作琴瑟響。堂殿依山，從夷入危，歷數百級乃登佛殿，然苦宮室蔽虧，不堪遠矚。登中貴墳垣，乃及山腰，從上望都城，睥睨可數。復下觀卓錫泉，泉瀉小石澗，東西流注。方池後有亭，旁有洞，池前爲栢垣，垣外竹可一畝，炎日颯颯生寒。泉

伏流其間，至香積廚，以手掬飲，清冷徹肌。殿前甃石爲池，金鯽萬頭，翕忽水面，投以胡餅，唼喢有聲。夜與俞汝成諸公飲法堂右軒，劇談至丙夜。汝成與余分榻而臥，訊余近日所得，余曰，貿貿如昨，第稍覺昨非耳。又問元神與思慮神是一是二，余曰，元神思慮神總是影子，元神屬靜，思慮屬動，既落動靜二相，便是陰界根塵中物，故玄門所寶爲極則，正禪家所謂重厚昏沉也，汝成領之。

## 記三

宿碧雲之次日，櫛罷，即繞山麓南行，垣內尖塔如筆，

無慮數十，塔色正白，與山隈青靄相間，旭光薄之，晶明可愛。南望朱碧參差，隱起山腰，如堆粉障，導者曰，此香山寺也。寺南一山，松蘿竹栢，交羅密蔭，獨異他山。行度橋下，魚朱黑二種，若游空中，觀已，拾級而上，級十倍碧雲，佛殿甚閎壯。大抵西山蘭若，碧雲香山相昆季，碧雲鮮，香山古，碧雲精麗，香山魁恢，余笑語同游，若得碧雲爲臥室，香山爲酒樓，豈羨化樂天宮哉。殿檻外兩山環擁，遠望一亭踞山半，余色動，遂拉俞君李君王君穿磴道，可二里，始至亭。亭曰流憩，下視寺垣，如墮深壑，余仰視山巔，尙摩雲霄。少憩，予賈勇復登，俞君從，石屑确确拒足，十步

一息，有眠牛正黑色，余取松根叩之，鏗然鳴吼。又數里，達絕頂，俯視垣外，人尺許，馬如羊，左右諸山俱若屏息環衛者。山外北向，層層峰巒，奮迅而出。西望杳杳，有水如白玉玦，疑是桑乾河。俞君謂此遊奇甚，恨不能作蘇門嘯，令萬岩答響耳，忽山下砲聲振林谷如迅雷，余大笑，此孫登嘯聲也。坐食頃，俞君思得酒佐倦，余曰，此中飛鳥不到，酒安得至，語未竟，一長鬚攀巖疾登，捷若猿猱，手挈一壺，問之，懼不答，第芒芒左右視，蓋遊客從者失道至此。俞君戲語之，我乃飛仙，可取酒供養我，其人計不能脫，以壺跽獻，遂取壺蓋遞飲數巡，探鴟夷之腹，無餘瀝矣。下飲來

青軒，軒前兩腋，皆疊嶂環列，對面寬平如砥，芙蓉十里，秔稻千頃皆在目。

## 記四

玉泉山距都門可三十里許，出香山寺數里，至山麓，鎛泉流瀍于澗，湛湛澹人心胸。至華嚴寺，寺左有洞曰翠華，有石狀可憩息，題咏甚多，莓漬不可讀。又有石洞在山腰，若鼠穴，道甚險，一樵兒指曰，此洞有八百歲老僧，從者棄行李爭往觀，呵之不能止。及返，余問果有老僧否，曰僧有之，然年止四五十，迺知樵兒妄語耳。寺北石壁甚巉，泉噴

出其下，作裂帛聲，故名裂帛泉。有亭可望西湖，故名望湖。

## 記五

余與伯典觀裂帛泉畢，將行，余指東一山問寺僧，答云甕山，余誤記石經洞在此，偕伯典探焉。度橋而南，人家傍山，小具池亭，桔槹鋤犂，咸置垣下，西湖當前，水田棊布，酷似江南風景。既至山下，僅一敗寺，破屋頹垣，扁曰圓靜。一僧作禮甚恭，予問石經無恙否，僧茫然不能對。乃共伯典闢寺後扉，躡山巔，頑石縱橫，無復所謂石經者。僧舍

中殘石斷碣，悉經爬搜，有一石類磬，疑洞中物，相與嗟歎久之始歸。暇日偶檢游名山記，石經藏小西天，非甕山也，不覺失笑。

卷之十四

以上錄白蘇齋類集

# 袁中郎文鈔

# 雪濤閣集序

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時使之也。妍媸之質，不逐目而逐時。是故草木之無情也，而鞓紅鶴翎，不能不改觀于左紫溪緋，唯識時之士，爲能隄其潰而通其所必變。夫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襲古人語言之迹，而冒以爲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騷之不襲雅也，雅之體窮于怨，不騷不足以寄也。後之人有擬而爲之者，終不肖也，何也，彼直求騷

于騷之中也。至蘇李述別及十九等篇，騷之音節體致皆變矣，然不謂之真騷不可也。古之爲詩者，有泛寄之情，無直書之事，而其爲文也，有直書之事，無泛寄之情，故詩虛而文實。晉唐以後，爲詩者，有贈別，有叙事，爲文者，有辨說，有論叙，架空而言，不必有其事與其人，是詩之體已不虛，而文之體已不能實矣，古人之法，顧安可槩哉。夫法因于敝而成于過者也，矯六朝駢麗飣餖之習者以流麗勝，飣餖者固流麗之因也，然其過在輕纖。盛唐諸人，以濶大矯之，已濶矣，又因濶而生莽，是故續盛唐者，以情實矯之，已實矣，又因實而生俚，是故續中唐者，以奇僻矯之，然奇則其境

必狹，而僻則務爲不根以相勝，故詩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有宋歐蘇輩出，大變晚習，于物無所不收，於法無所不有，於情無所不暢，於境無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今之人徒見宋之不唐法，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如淡非濃，而濃實因于淡，然其敝至以文爲詩，　而爲理學，流而爲歌訣，流而爲偈誦，詩之弊又有不可勝言者矣。近代文人，始爲復古之說以勝之。夫復古是已，然至以剿襲爲復古，句比字擬，務爲牽合，棄目前之景，摭腐濫之辭，有才者詘于法，而不敢自伸其才，無之者拾一二浮泛之語，幫湊成詩，智者牽於習而愚者樂其易，一唱億和，優人騶從，共談雅道，吁

，詩至此抑可羞哉。夫卽詩而文之爲弊，蓋可知矣。余與進之遊吳以來，每會必以詩文相勵，務矯今代蹈襲之風。進之才高識遠，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其言今人之所不能言，與其所不敢言者。或曰，進之文超逸爽朗，言切而旨遠，其爲一代才人無疑。詩窮新極變，物無遁情，然中或有一二語近平近俚近俳何也，余曰，此進之矯枉之作，以爲不如是，不足矯浮泛之弊而濶時人之目也。然在古亦有之，有以平而傳者，如睫在眼前人不見之類是也。有以俚而傳者，如一百饒一下，打汝九十九之類是也。有以俳而傳者，如迫窘詰曲幾窮哉之類是也。古今文人爲詩所困，故逸士輩出，爲脫其粘

而釋其縛，不然，古之才人，何所不足，何至取一二淺易之語，不能自捨，以取世嗤哉。孰是以觀，進之詩其爲大家無疑矣。詩凡若干卷，文凡若干卷，編成，進之自題曰雪濤閣集，而石公袁子爲之叙。

瓶花齋集卷之六

# 小修詩叙

弟小修詩散逸者多矣，存者僅此耳，余懼其後逸也，故刻之。弟少也慧，十歲餘卽著黄山雪二賦，幾五千餘言，雖不大佳，然刻畫飣餖，傅以相如太冲之法，視今之文士矜重以垂不朽者，無以異也。然弟自厭薄之，棄去。顧獨喜讀老子莊周列禦寇諸家言，皆自作註疏，多言外趣，旁及西方之書，教外之語，備極研究。既長，膽量愈廓，識見愈朗，的

然以豪傑自命，而欲與一世之豪傑爲友，其視妻子之相聚，如鹿豕之與羣而不相屬也，其視鄉里小兒，如牛馬之尾行而不可與一日居也。泛舟西陵，走馬塞上，窮覽燕趙齊魯吳越之地，足跡所至，幾半天下，而詩文亦因之以日進。大都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有時情與境會，頃刻千言，如水東注，令人奪魂。其間有佳處，亦有疵處，佳處自不必言，卽疵處亦多本色獨造語，然予則極喜其疵處，而所謂佳者，尙不能不以粉飾蹈襲爲恨，以爲未能盡脫近代文人氣習故也。蓋詩文至近代而卑極矣，文則必欲準于秦漢，詩則必欲準于盛唐，剿襲模擬，影響步趨，見

人有一語不相肖者，則共指以爲野狐外道。曾不知文準秦漢矣，秦漢人曷嘗字字學六經歟，詩準盛唐矣，盛唐人曷嘗字字學漢魏歟，秦漢而學六經，豈復有秦漢之文，盛唐而學漢魏，豈復有盛唐之詩，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所以可貴，原不可以優劣論也。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則必不可無，必不可無，雖欲廢焉而不能。雷同則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則雖欲存焉而不能。故吾謂今之詩文不傳矣，其萬一傳者，或今閭閻婦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類，猶是無聞無識，真人所作，故多真聲，不效顰於漢魏，不學步於盛唐，任性而發，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樂嗜好情

慾，是可喜也。蓋弟既不得志於時，多感慨，又性喜豪華，不安貧窘，愛念光景，不受寂寞。百金到手，頃刻都盡，故嘗貧。而沈湎嬉戲，不知樽節，故嘗病。貧復不任貧，病復不任病，故多愁。愁極則吟，故嘗以貧病無聊之苦，發之於詩，每每若哭若罵，不勝其哀生失路之感，予讀而悲之。大概情至之語，自能感人，是謂真詩可傳也。而或者猶以太露病之，曾不知情隨境變，字逐情生，但恐不達，何露之有。且離騷一經，忿懟之極，黨人偷樂，眾女謠諑，不揆中情，信讒齌怒，皆明示唾罵，安在所謂怨而不傷者乎。窮愁之時，痛哭流涕，顛倒反覆，不暇擇音怨矣，寧有不傷者。且燥

濕異地，剛柔異性，若夫勁質而多懟，峭急而多露，是之謂楚風，又何疑焉。

錦帆集卷之二

# 識伯修遺墨後

伯修酷愛白蘇二公，而嗜長公尤甚。每下直，輒焚香靜坐，命小奴伸紙，書二公閒適詩或小文或詩餘一二幅，倦則手一編而臥，皆山林會心語，近懶近放者也。余每過抱甕亭，即笑之曰，兄與長公真是一種氣味。伯修曰，何故，余曰，長公能言，吾兄能嗜，然長公垂老玉局，吾兄直東華，事業方始，其不能行一也。伯修大笑且曰，吾年止是東坡守高

齊時，已約寅年入山，彼時才得四十三歲，去坡翁玉局尙二十餘年，未可謂不能行也，昔樂天七十致仕，尙自以爲達，故其詩云，達哉達哉白樂天，此猶白頭老寡婦以貞驕人，吾不學也。因相與大笑。未幾而伯修下世。嗟乎，坡公坎軻嶺外，猶得老歸陽羨，樂天七十罷分司，優游履道尙十餘年，使吾兄幸而躋下壽，長林之下，兄倡弟和，豈二公所得比哉。弟自壬辰得第，宦轍已十三年，然計居官之日，僅得五年，山林花鳥，大約倍之，視兄去世之年，僅餘四載。夫兄以二老爲例，故以四十歸田爲早，若弟以兄爲例，雖即今不出猶恨其遲也。世間第一等便宜事，眞無過閒適者，白蘇言之

，兄嗜之，弟行之，皆奇人也。甲辰閏九月九日，弟宏道書于梔子樓。

瀟碧堂集卷之十一

# 敘陳正甫會心集

世人所難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態，雖善說者不能下一語，唯會心者知之。今之人慕趣之名，求趣之似，于是有辨說書畫，涉獵古董以爲清，寄意玄虛，脫迹塵紛以爲遠。又其下則有如蘇州之燒香煑茶者，此等皆趣之皮毛，何關神情。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學問者淺。當其爲童子也，不知有趣，然無往而非趣也，

面無端容，目無定睛，口喃喃而欲語，足跳躍而不定，人生之至樂，真無踰於此時者，孟子所謂不失赤子，老子所謂能嬰兒，蓋指此也，趣之正等正覺最上乘也。山林之人無拘無縛，得自在度日，故雖不求趣而趣近之。愚不肖之近趣也，以無品也，品愈卑故所求愈下，或為酒肉，或為聲伎，率心而行，無所忌憚，自以為絕望于世，故舉世非笑之不顧也，此又一趣也。迨夫年漸長，官漸高，品漸大，有身如梏，有心如棘，毛孔骨節，俱為聞見知識所縛，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遠矣。余友陳正甫深于趣者也，故所述會心集若干人，趣居其多，不然，雖介若伯夷，高若嚴光，不錄也。噫，孰

謂有品如君，官如君，年之壯如君，而能知趣如此者哉。

解脫集卷之三

# 叙呂氏家繩集

蘇子瞻酷嗜陶令詩，貴其淡而適也。凡物釀之得甘，炙之得苦，唯淡也不可造，不可造，是文之真性靈也。濃者不復薄，甘者不復辛，唯淡也無不可造，無不可造，是文之真變態也。風值水而漪生，日薄山而嵐出，雖有顧吳，不能設色也，淡之至也。元亮以之。東野，長江，欲以人力取淡，刻露之極，遂成寒瘦。香山之率也，玉局之放也，而一累于

理，一累于學，故皆望峭焉而却，其才非不至也，非淡之本色也。里咼氏世有文譽，而遂溪公尤多著述，前後爲令不及數十日，輒自罷去，家甚貧，出處志節，大約似陶令，而詩文之淡亦似之。非似陶令也，公自似也。公之出處超然世味，似公之性。公之性真率簡易，無復雕飾，似公之文若詩，故曰公自似者也。今之學陶者，率如嚮搨，其勾畫是也，而韻致非，故不類。公以身爲陶，故信心而言，皆東籬也。余非謂公之才遂超東野諸人，而公實淡之本色，故一往所詣，古人或有至有不至耳。余束髮已知嚮慕公，近者吳川公梓其家集，始獲盡公及咼氏三世之藏。吳川公者，公仲子，高才

邃學，先兄庶子之師也。爲令以伉直著聲，閱數月亦去，遵先敕也。懷公集三十年，出入必俱，今春始成帙，遂以先大父孝廉公三詩賦冠首，而己所著若干卷綴其後。孝廉公之生甫二十有二歲，才思澎湃，如川之方至。吳川自出機軸，氣雋語快，博于取材而藻于屬辭，比之遂溪，蓋由淡而造于色態者，所謂秋水芙蓉也。昔陶氏五男，不好紙筆，而遂溪之後，雲蔚霞起，豈黃頭歷齒所敢望哉。王元禮論家門集曰，史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所以苑蔚宗云，崔氏雕龍，父子三世，然未有七葉之中，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余邑不能文而恥言文，最爲惡習，獨咼氏能世擅其業，

噫，彼安知為衣諸郎為吏所黷稱若此也。

瀟碧堂集卷之十一

# 碧暉上人修淨室引

淨寺有僧二，其一余不知名，亦不識面貌，每日以沉湎爲工課。凡所得斗米尺布，盡以沽酒，酒酣則拳兩手相角，左勝則左手持杯飲，右亦如之。或指草束木椿，相對嫚罵，或唱或哭，或作官府叱喝之聲，或爲皂隸，坐復跪，跪復坐，喧呼不達旦不休。室中一破竈，一折脚床，經年不見人，唯酒盡間出一募化而已。寺僧惡之甚，余獨喜之，呼爲酣聖

。夜深無聊，嘗與諸友穴窗竊聽以爲樂。其一即碧暉，暉貌若老嫗，兒童呼爲碧婆。持其斷葷，不飲酒，愛登山，雖深宮鬼穴，務窮其勝，嘗從余于天目白獄，以此知之。性喜收茶供賓客。聽經三期，入西洞庭一，登天台二，涉潮音洞三。余嘗戲謂暉他時見閻羅，脚色甚好，看閻羅決定饒你，暉然之，以此一意行脚。雖其履歷與酬聖大不相類，然身心輕快，無室無徒，頗亦同之。近日始有教之修淨室，學坐禪者，余謂碧暉自此多事矣。昔余鄉有一匠，篋中常貯數金，鰥居二十年，無日不飲酒謳歌，余作秀才時，與之爲浪友。後因年饑，有諷其娶妻者，匠利其值少取之，不一二年，憔悴

欲死，朝夕奔波，無糊口之策，始悔其妻之多也。碧暉，爾無以菴爲若悔哉，暉攢眉曰，是是。然此諸檀越意也，暉不敢拂，敢告之居士長者，共樂成之。雖然，暉若無菴，他日余輩過西湖，安得好茶，是可菴也夫，是可施也夫。

解脫集卷之三

# 滿井遊記

燕地寒，花朝節後，餘寒猶厲，凍風時作，作則飛沙走礫，局促一室之內，欲出不得，每冒風馳行，未百步輙返。廿二日天稍和，偕數友出東直，至滿井，高柳夾提，土膏微潤，一望空濶，若脫籠之鵠。於時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鱗浪層層，清徹見底，晶晶然如鏡之新開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山巒爲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鮮姸明媚，如倩女之靧面而

髻鬟之始掠也。柳條將舒未舒，柔梢披風，麥田淺鬣寸許。遊人雖未盛，泉而茗者，罍而歌者，紅裝而蹇者，亦時時有。風力雖尚勁，然徒步則汗出浹背。凡曝沙之鳥，呷浪之鱗，悠然自得，毛羽鱗鬣之間，皆有喜氣，始知郊田之外，未始無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夫能不以遊墮事，而瀟然於山石草木之間者，惟此官也，而此地適與余近，余之遊將自此始，惡能無紀，已亥之二月也。

瓶花齋集卷之五

# 高梁橋遊記

高梁橋在西直門外，京師最勝地也。兩水夾堤，垂楊十餘里，流急而清，魚之沉水底者鱗鬣皆見。精藍棋置，丹樓珠塔，窈窕綠樹中。而西山之在几席者，朝夕設色以娛遊人。當春盛時，城中士女雲集，縉紳士大夫非甚不暇，未有不一至其地者也。三月一日，偕王生章甫，僧寂子出遊。時柳稍新翠，山色微嵐，水與堤平，絲管夾岸。趺坐古根上，茗

飲以爲酒，浪紋樹影以爲侑，魚鳥之飛沉，人物之往來以爲戲具。堤上遊人，見三人枯坐樹下，若癡禪者，皆相視以爲笑，而余等亦竊謂彼筵中人，喧囂怒詬，山情水意，了不相屬，于樂何有也。少頃，遇同年黄昭質拜客出，呼而下，與之語，步至極樂寺，觀梅花而返。

瓶花齋集卷之五

# 西湖一

從武林門而西，望保叔塔突兀層崖中，則已心飛湖上也。午刻入昭慶，茶畢，即棹小舟入湖，山色如娥，花光如頰，溫風如酒，波紋如綾，纔一舉頭，已不覺目酣神醉，此時欲下一語描寫不得，大約如東阿王夢中初遇洛神時也。余遊西湖始此，時萬曆丁酉二月十四日也。晚同子公渡淨寺，覓阿賓舊住僧房，取道由六橋岳墳石徑塘而歸，草草領略，未

及徧賞。次早得陶石簣帖子，至十九日，石簣兄弟同學佛人王靜虛至，湖山好友，一時湊集矣。

# 西湖二

西湖最盛，爲春爲月。一日之盛，爲朝烟爲夕嵐。今歲春雪甚盛，梅花爲寒所勒，與杏桃相次開發，尤爲奇觀。石簣數爲余言，傅金吾園中梅，張功甫家故物也，急往觀之，余時爲桃花所戀，竟不忍去湖上。由斷橋至蘇堤一帶，綠烟紅霧，彌漫二十餘里，歌吹爲風，粉汗爲雨，羅紈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豔冶極矣。然杭人遊湖，止午未申三時，其實

湖光染翠之工，山嵐設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極其濃媚。月景尤不可言，花態柳情，山容水意，別是一種趣味，此樂留與山僧遊客受用，安可為俗士道哉。

# 西湖三

望湖亭接斷橋一帶，堤甚工緻，比蘇堤尤美，夾道種緋桃垂楊芙蓉山茶之屬二十餘種。堤邊白石砌如玉，布地皆軟沙，杭人曰，此內使孫公所修飾也。此公大是西湖功德主，自昭慶淨慈龍井及山中菴院之屬，所施不下百萬，余謂白蘇二公，西湖開山古佛，此公異日伽藍也。腐儒幾敗乃公事，可厭可厭。

# 西湖四

西陵橋一名西林，一名西泠，或曰，即蘇小結同心處也。余因作詩弔之，方子公曰，數聲漁笛知何處，疑在西泠第一橋，陵作泠，蘇小恐誤。余曰，管不得，只是西陵便好，且白公斷橋詩有云，柳色春藏蘇小家，斷橋去此不遠，豈不可惜作西陵故寔邪。

# 孤山

孤山處士，妻梅子鶴，是世間第一種便宜人。我輩只爲有了妻子，便惹許多閒事，撇之不得，傍之可厭，如衣敗絮行荆棘中，步步牽掛。近日雷峰下有虞僧孺，亦無妻室，殆是孤山後身。所著溪上落花詩，雖不知于和靖如何，然一夜得百五十首，可謂迅捷之極。至于食淡參禪，則又加孤山一等矣，何代無奇人哉。

# 飛來峰

湖上諸峰當以飛來爲第一，高不餘數十丈，而蒼翠玉立。渴虎奔猊，不足爲其怒也，神呼鬼立，不足爲其怪也，秋水暮烟，不足爲其色也，顛書吳畫，不足爲其變幻詰曲也。石上多異木，不假土壤，根生石外。前後大小洞四五，窈窕通明，溜乳作花，若刻若鏤。壁間佛像皆楊禿所爲，如美人面上瘢痕，奇醜可厭。余前後登飛來者五，初次與黃道元方

子公同登，單衫短後，直窮蓮花峰頂，每遇一石，無不發狂大叫。次與王聞溪同登，次爲陶石簣周海寧，次爲王靜虛石簣兄弟，次爲魯休寧，每遊一次，輒思作一詩，卒不可得。

# 靈隱

靈隱寺在北高峰下，寺最奇勝，門景尤好。由飛來峰至冷泉亭一帶，澗水溜玉，畫壁流青，是山之極勝處。亭在山門外，嘗讀樂天記有云，亭在山下水中，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撮奇搜勝，物無遁形。春之日，草薰木欣，可以蕖和納粹。夏之日，風泠泉渟，可以蠲煩析酲。山樹為蓋，巖石為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坐而翫之，可濯足於

床下，臥而狎之，可垂釣于枕上。潺湲潔澈，甘粹柔滑，眼目之翳，心舌之垢，不待盥滌，見輒除去。觀此記，亭當在水中，今依澗而立，澗濶不丈餘，無可置亭者，然則冷泉之景，比舊蓋減十分之七矣。韜光在山之腰，出靈隱後一二里，路徑甚可愛，古木婆娑，草香泉漬，淙淙之聲，四分五路，達于山廚。菴內望錢塘江，浪紋可數。余始入靈隱，疑宋之問詩不似，意古人取景，或亦如近代詞客，捃拾幫湊。及登韜光，始知滄海浙江捫蘿刳木數語，字字入畫，古人真不可及矣。宿韜光之次日，余與石簣子公，同登北高峰絕頂而下。

# 龍井

龍井泉既甘澄，石復秀潤，流淙從石澗中出，泠泠可愛。入僧房，爽塏可棲。余嘗與石簣道元子公汲泉烹茶于此，石簣因問龍井茶與天池孰佳。余謂龍井亦佳，但茶少則水氣不盡，茶多則澀味盡出，天池殊不爾，大約龍井頭茶雖香，尚作草氣，天池作荳氣，虎丘作花氣，唯岕非花非木，稍類金石氣，又若無氣，所以可貴。岕茶葉粗大，真者每斤至二

千餘錢，余覓之數年，僅得數兩許。近日徽人有送松羅茶者，味在龍井之上，天池之下。龍井之嶺為風篁，峰為獅子，石為一片雲，神運石，皆可觀，秦少游舊有龍井記，文字亦爽健，未免酸腐。

# 烟霞石屋

烟霞洞亦古亦幽，涼沁入骨，乳汁涔涔下。石屋虛明，如一片雲欹側而立，又如軒榭可布几筵。余凡兩過石屋，爲傭奴所據，嘈雜若市，俱不得意而歸。

# 南屏

南屏峰巒秀拔，峻壁橫披，宛若屏障。淨慈在其下，永明和尚撰宗鏡錄處也。永明入處廉纖，欲于文字中求解脫，無有是處，後來念佛修淨土，皆因解脫不出，心地未穩，所以別尋路徑，今宗鏡錄中可商者甚多，一見當知之。或曰，永明法眼滴派，子何得橫生異議，余謂法眼舉動若此，余猶將議之，況其孫耶。夫永明智慧廣大，當時親見作家，末路

尙爾如此，吾輩麁根浮器，不曾見得一箇半箇智識，可輕易談佛法哉。

# 蓮花洞

蓮花洞之前爲居然亭，亭軒豁可望，每一登覽，則湖光獻碧，鬚眉形影如落鏡中。六橋楊柳一絡，牽風引浪，蕭疎可愛。晴雨烟月，風景互異，淨慈之絕勝處也。洞石玲瓏若生，巧踰彫鏤。余嘗謂吳山南屏一派，皆石骨土膚，中空四達，愈搜愈出，近若宋氏園亭，皆搜得者，又紫陽宮石爲孫內使搜出者甚多，噫，安得五丁神將，挽錢塘江水，將塵泥

洗盡，山骨盡出，其奇奧當何如哉

# 御教場

余始慕五雲之勝，刻期欲登，將以次登南高峰，及一觀御教場，游心頓盡。石簣嘗以余不登保叔塔爲笑，余爲西湖之景，愈下愈勝，高則樹薄山瘦，草髡石禿，千頃湖光縮爲杯子，北高御教場是其樣也。雖眼界稍濶，然我眞長不過六尺，睜眼不見十里，安用許大地方爲哉，石簣無以難。飲御教場之日，風力稍勁，石簣強吞三爵，遂大醉不能行，亦是

奇事。夫石簣之醉，乃滄田一變海，黄河一度清也，惡得無紀哉。

# 吳山

余最怕入城，吳山在城內，以是不得遍觀，僅匆匆一過紫陽宮耳。紫陽宮石，玲瓏窈窕，變態橫出，湖石不足方比，梅花道人一幅活水墨也。奈何辱郡郭之內，使山林僻懶之人，親近不得，可嘆哉。

# 雲棲

雲棲在五雲山下，藍輿行竹樹中，七八里始到，奧僻非常，蓮池和尚棲止處也。蓮池戒律精嚴，於道雖不大徹，然不爲無所見者。至于單提念佛一門，則尤爲直捷簡要，六箇字中，旋天轉地，何勞捏目更趨狂解，然則雖謂蓮池一無所悟可也，一無所悟，是真阿彌，請急着眼。

# 湖上雜叙

渲跡西湖凡三次，初次遊湖，次則從五泄歸，再次則從白嶽歸也。湖上住昭慶五宿，法相天竺各一宿。天竺之山，周遭攢簇如城，余仲春十八夜宿此，燒香男女，彌谷被野，一半露地而立，至次早方去，堂上堂下，人氣如烟，不可近。法相長耳像極可觀，笋極可食，酒極可飲，頭水綿極可買。其餘皆宿淨慈翻經房中，房甚深，至山門可里

許，每將暮，則出藕花居，棹小舟看山間夕嵐。月夜，則登湖心亭，過第四橋，水仙廟，從堤上步而歸。或過昭慶訪汪仲嘉戒山諸友，工課率以爲常。湖上之寺如瑪瑙大佛頭，山中如玉泉靈峯高麗虎跑真珠勝果之屬，皆常所出沒之處。其他不知名并失記者尚多，種種皆佳，難以細述，聊識一二，以俟再遊。因令子公正書一通，幷遺陶氏兄弟。

以上解脫集卷之三

# 袁小修文鈔

# 花雪賦引

天下無百年不變之文章，有作始自有末流，有末流還有作始，其變也皆若有氣行乎其間，創爲變者與受變者皆不及知。是故性情之發，無所不吐，其勢必互異而趨俚，趨于俚又將變矣，作者始不得不以法律救性情之窮。法律之持，無所不束，其勢必互同而趨浮，趨于浮又將變矣，作者始不得不以性情救法律之窮。夫昔之繁蕪，有持法律者救之，今之

剽竊，又將有主性情者救之矣，此必變之勢也。變之必自楚人始，季周之詩，變于屈子，三唐之詩，變于杜陵，皆楚人也。夫楚人者，才情未必勝于吳越，而膽勝之，當其變也，相沿已久，而忽自我鼎革，非世間毀譽是非所不能震撼者，為能勝之。湘中周伯孔，詩文抒自性靈，清新有致，近以花雪賦示予，予嘆曰，湘水澄碧，赤岸若霞，石子皆樗蒲，此騷才所從出也，其中孕靈育秀，宜有慧人生焉，其人皆能不守故常而獨出心機者，有首爲變者出，則不憚世之毀譽是非而褰裳從之矣，伯孔其一也。伯孔所作賦，秀潤淹雅，多出新意，不同世匠。予少時亦喜作賦，然每成輒慚恧不敢出，

其不如伯孔遠甚。中年欲作兩京賦，以揚厲本朝之盛，竟爲舉子業奪去。今漸老矣，此願終歸荒廢，謹以本朝第一闕典付之伯孔，伯孔其努力成之，守其必不可變者，而變其可變者，毋捨法，毋役法爲奇，無徒嘲啄花雪，作不磊落事可也

# 淡成集序

天下之文，莫妙于言有盡而意無窮，其次則能言其意之所欲言。左傳檀弓史記之文，一唱三歎，言外之旨藹如也，班孟堅輩其披露亦漸甚矣，蘇長公之才實勝韓柳而不及韓柳者，發洩太盡故也。詩亦然，三百篇及蘇李河梁古詩十九首，何其沉鬱也，陳思王謝康樂輩出而英華始見洩矣，杜工部李青蓮之才實勝王維李頎而不及王維李頎者，亦以發洩太盡

故也。舉業文字，在成弘間猶有含蓄有蘊藉，至于今而才子慧人，猎英吐華，窮其變化，其去言有餘而意不盡者遠矣。雖然，由含裹而披敷，時也勢也，惟能言其意之所欲言，斯亦足貴已。楚人之文，發揮有餘，蘊藉不足，然直攄胸臆處，奇奇怪怪，幾與瀟湘九派同其吞吐。大丈夫意所欲言，尙患口門狹，手腕遲，而不能盡抒其胸中之奇，安得嚅嚅嚅嚅如三日新婦爲也，不爲中行，則爲狂狷，效顰學步，是爲鄉愿耳。李宗文氏楚之名士也，採楚名士之文，裒爲一集，予得而閱之，大都能言其意之所欲言，皆楚人本色也。近日楚人之詩，不字字效盛唐，楚人之文，不言言法秦漢，而頗能

言其意之所欲言，以為揀擇太過，迫脅情景，而使之不得舒，真不如倒囷傾囊之為快也。本無言外之意，而又不能達意中之言，又何貴于言。楚人之文，不能為文中之中行，而亦必不為文中之鄉愿，以真人而為真文，觀于宗文氏之所集，可以知楚風矣。

# 阮集之詩序

國朝有功于風雅者，莫如歷下，其意以氣格高華爲主，力塞大曆後之竇，於時宋元近代之習，爲之一洗。及其後也，學之者浸成格套，以浮響虛聲相高，凡胸中所欲言者皆鬱而不能言，而詩道病矣。先兄中郎矯之，其意以發抒性靈爲主，始大暢其意所欲言，極其韻致，窮其變化，謝華啟秀，耳目爲之一新。及其後也，學之者稍入俚易，境無不收，情

無不寫，未免衝口而發，不復檢括，而詩道又將病矣。由此觀之，凡學之者害之者也，變之者功之者也，中郎已不忍世之害歷下也而力變之，爲歷下功臣，後之君子其可不以中郎之功歷下者功中郎也哉，每以此語示人，輒至河漢，惟吾友阮集之深相契合。集之才甚高，學甚博，下筆爲詩，本之以慧心，出之以深心，而尤不肯以輕心慢心掉之，予甚心折焉。大端慧人才子，其病也惟恐其出之不盡也，其後也惟恐其出之盡也。集之束髮爲詩，亦屢變矣，至是雖不爲法縛，而亦不爲才使，奇而不詭，新而不纖，是力變近日濫觴之波而大有功于學中郎之詩者也。夫昔之功歷下者，學其氣格高華

，而力塞後來浮泛之病，今之功中郎者，學其發抒性靈，而力塞後來俚易之習，有作始自宜有末流，有末流自宜有鼎革，此千古詩人之脈，所以相禪于無窮者也。予自度不能竟此道也，微集之其誰與歸。

卷之九

# 宋元詩序

詩莫盛于唐，一出唐人之手，則覽之有色，扣之有聲，而嗅之若有香，相去千餘年之久，常如發硎之刃，新拔之蓴。後來宋元諸君子，其才情之所獨至，爲詞爲曲，使唐人降格爲之，未必能過，而至于詩則不能無讓，如常建破山寺，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句，歐公自謂終身擬之不能省，子瞻乃謂公厭粱肉而嗜螺蛤，非也。文章關乎氣運，如此等

語，非謂才不如學不如，直爲氣運所限，不能强同，故夫漢魏之不三百篇也，唐之不漢魏也，與宋元之不唐也，豈人力也哉。然執此遂謂宋元無詩焉則過矣。古人論詩之妙，如水中鹽味，色裏膠青，言有盡而意無窮者，即唐已代不數人，人不數首，彼其抒情繪景，以遠爲近，以離爲合，妙在含裏，不在披露，其格高，其氣渾，其法嚴，其取材甚儉，其爲途甚狹，無論其勢不容不變爲中爲晚，即李杜諸公已不能不旁暢以極其意之所欲言矣，而又何怪乎宋元諸君子歟。宋元承三唐之後，殫工極巧，天地之英華，幾洩盡無餘，爲詩者處窮而必變之地，寗各出手眼，各爲機局，以達其意所欲言

，終不肯雷同剿襲，拾他人殘唾，死前人語下，于是乎情窮而遂無所不寫，景窮而遂無所不收，無所不寫而至寫不必寫之情，無所不收而至收不必收之景，甚且爲迂爲拙，爲俚爲猥，若倒囷傾囊而出之，無暇揀擇焉者。總之，取裁於臆，受法性靈，意動而鳴，意止而寂，即不得與唐爭盛，而其精采不可磨滅之處，自當與唐幷存于天地之間，此宋元詩所以刻也。吾觀宋元諸君子，其卓然者，才旣高，趣又深，于書無所不讀，故命意鑄詞，其發脈也甚遠，即古今異調而不失爲可傳。後來學者，才短腸俗，束書不觀，拾取唐人風雲月露皮膚之語，即目無宋元諸人，是可笑也。蓋近代修詞之家

、有創謂宜不讀宋元人書者，夫讀書者，博采之而精收之，五六百年間，才人慧士各有獨至，取其精華，皆可發人神智，而槩從一筆抹殺，不亦冤甚矣哉。自有此說，遂爲固陋惰嬾者託遁之藪，書既不必讀，斯亦不必存，然則宋元諸集，可遂聽其散佚澌滅而不復問也耶。當宋初有九僧之詩，其佳語寘之唐集中不可辨，自中宋時已不復存。陸放翁稱潘邠老之詩，以爲妙不可及，而潘集今亦無從得覩。黃山谷集稱回江陵高荷工于學杜，而志已逸其名。予往往見宋元書畫題詠之語，極有佳詩，而或有人無集，或有集無其詩，以此知宋元之詩，其不存者極多，今尋什一于千百之中，自當共寶之

，密購之，明揭之，使斯文不終淪喪，而乃作不必讀不必存之語何哉。宋元書畫猶有博古好事之家存之，于今不朽，而詩獨少表章之者，真成闕典。新安潘氏，苦心購求宋元諸集梓之，欲使兩朝文字與三唐共垂不朽，是數百年來一大快事也，于予心極有合焉，故不辭而僭爲之引。

卷之九

# 中郎先生全集序

中郎先生，少具慧業，弱冠成進士，即有集行世。其敝篋集爲諸生孝廉及初登第時作也，錦帆集令吳門時作也，解脫集以病改吳令遊吳越諸山水時作也，廣陵集去吳客真州時作也，瓶花集爲京兆授爲太學博士補儀曹時作也，瀟碧堂集請告歸臥柳浪湖上六年作也，破硯集再補儀曹出使時作也，華嵩遊集官銓部典試秦中往返作也。蓋自秦中歸，移病還山

，不數月而先生逝矣，其存者仍爲續集二卷。先生詩文如錦帆解脫，意在破人之執縛，故時有遊戲語，亦其才高膽大，無心于世之毀譽，聊以抒其意所欲言耳。黃魯直曰，老夫之書本無法也，但觀世間萬緣如蚊蚋聚散，未嘗有一事橫于胸中，故不擇筆墨，遇紙則書，紙盡則已，亦不暇計人之品藻譏彈，譬如木人舞中節拍，人稱其工，舞罷又蕭然矣，此真先生言前意也。然先生文言雖不逐世之顰笑，而逸趣仙才，自非世匠所及，即少年所作，或快爽之極，浮而不沈，情景大真，近而不遠，而出自靈竅，吐于慧舌，寫于銛穎，蕭蕭冷冷，皆足以蕩滌塵情，消除熱惱，況學以年變，筆隨歲老

，故自破硯以後，無一字無來歷，無一語不生動，無一篇不警策，健若沒石之羽，秀若出水之花，其中有摩詰，有杜陵，有昌黎，有長吉，有元白，而又自有中郎，意有所喜，筆與之會，合眾樂以成元音，控八河而無異味，真天授，非人力也。天假以年，不知為後人拓多少心胸，豁多少眼目，恐亦造化妬人，不肯發洩太盡耳，甫四十餘而即化去，傷哉。先是家有刻不精，吳刻精而不備，近時刻者愈多，雜以狂書等贗書，唐突可恨。予校新安，始取家集字櫛句比，稍去其少年未定之語，按年分體，都為一集。嗟乎，自宋元以來，詩文蕪爛，鄙俚雜沓，本朝諸君子出而矯之，文準秦漢，詩

則盛唐，人始知有古法。及其後也，剽竊雷同，如贗鼎僞觚，徒取形似，無關神骨，先生出而振之，甫乃以意役法，不以法役意，一洗應酬格套之習，而詩文之精光始出。如名卉爲寒氣所勒，索然枯槁，而杲日一照，競皆鮮敷，如流泉壅閉，日歸腐敗，而一旦疏瀹，波瀾掀舞，淋漓秀潤，至于今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靈無涯，搜之愈出，相與各呈其奇而互窮其變，然後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間，卽方圓黑白相反，純疵錯出，而皆各有所長以垂之不朽，則先生之功，于斯爲大矣。諸文人學子泥舊習者，或毛舉先生少年時二三遊戲之語，執爲定案，遂謂蔑法自先生始，彼未全讀其

書，又爲贗書所殽，無足怪耳。今全集具在，請胸中先拈却袁中郎三字，止作前人未出詩文偶見于世，從首至尾，壹目力而諦觀之，卽未深入，亦可淺嘗，有法無法，歷然自辨，何乃成心不化，甫見標題，卽搖頭閉目不觀，而妄肆譏彈爲也。至于一二學語者流，粗知趨向，又取先生少時偶爾率易之語，效顰學步，其究爲俚俗，爲纖巧，爲莽蕩，譬之百花開而棘刺之花亦開，泉水流而糞壤之水亦流，烏焉三寫，必至之弊耳，豈先生之本旨哉。總之，先生天縱異才，與世人有仙凡之隔，而學問自參悟中來，出其緒餘爲文字，實眞能一滴之雨，不得其源而强學之，宜其不似也。要以眾目自虛

，眾心自靈，不實不能強之愛，不愛不能強之傳，今實而愛愛而傳者已大可見矣，亦無俟後來之予實也。先生之學，以闇然退藏爲主，其所造莫可涯涘。生平作人，沖粹夷雅，同于元氣，若得志可使萬物各得其所，其作用于作令佐銓時，微露其一班，惜未竟其施，別有紀載，茲不復贅云。

# 西山十記

出西直門，過高粱橋，楊柳夾道，帶以清溪，流水澄澈，洞見沙石，蘊藻縈蔓，鬣走帶牽，小魚尾游，翕忽跳達，亘流背林，禪刹相接，綠葉濃鬱，下覆朱戶，寂靜無人，鳥鳴花落。過響水閘，聽水聲汩汩。至龍潭堤，樹益茂，水益闊，是為西湖也。每至盛夏之月，芙蓉十里如錦，香風芬馥，士女駢闐，臨流泛觴，最為勝處矣。憩青龍橋，橋側數武

，有寺依山傍巖，古栢陰森，石路千級，山腰有閣，翼以千峰，縈抱屏立，積嵐沉霧。前開一鏡，堤柳溪流，雜以畦田，叢翠之中，隱見村落。降臨水行，至功德寺，寬博有野致。前繞清流，有危橋可坐。寺僧多業農事，日已西，見道人執畚者插者帶笠者野歌而歸。有老僧持杖散步塍間，水田浩白，羣蛙偕鳴。噫，此田家之樂也，予不見此者三年矣。

## 記二

功德寺循河而行，至玉泉山麓，臨水有亭。山根中時出清泉，激噴巉石中，悄然如語。至裂帛泉，水仰射，沸冰結

雪，匯於池中，見石子鱗鱗，朱碧磊珂，如金沙布地，七寶粧施，蕩漾不停，閃爍晃耀，注于河，河水深碧泓渟，澄澈迅疾，潛鱗了然，荇髮可數。兩岸垂柳，帶拂清波，石梁如雪，雁齒相次，間以獨木爲橋，跨之濯足，沁凉入骨。折而南，爲華嚴寺，有洞可容千人，有石床可坐。又有大士洞，石理詰曲，突兀奮怒，較華嚴洞更覺華嚴險怪。後有竇，深不可測。其上爲望湖亭，見西湖明如半月，又如積雪未消，柳堤一帶，不知里數，𡣕𡣕濯濯，封天蔽日。而溪壑間民方田作，大田浩浩，小田晶晶，鳥聲百囀，雜華在樹，宛若江南三月時矣。循溪行，至山將窮處，有菴，高柳覆門，流水

清激，跨水有亭，修飭而無俗氣。山餘出巉石，肌理深碧，不數步見水源，卽御河發源處也，水從此隱矣。

## 記三

自玉泉山初日霧露之餘，穿柳市花弄田疇畛畦間，見峰巒廻曲縈抱，萬樹濃黛，點綴山腰，飛閣危樓，騰紅酣綠者，香山也。此山門徑幽邃，青松夾道里許，流泉淙淙下注，朱欄千級，依巖爲剎，高傑整麗。總左側來青軒，盡得峰勢，右如舒臂，左乃曲抱，林木繡錯，伽藍棊布。下見麥疇稻畦潦滏，柳路村莊，疏數點黛設色。夫雄踞上勢，攝其勝會

，華榱金鋪，切雲耀日，肖竹林於王居，失穢都之瓦礫，茲剎庶幾有博大恢弘之風。至於良辰佳節，都人士女，連珮接軫，綺羅從風，香汗飄雨，繁華鉅麗，亦一名勝。獨作者聘象馬之雄圖，無丘壑之妙思，角其人工，不合自然，未免令山澤之癯，息心望岫。然要以數十年後，金碧蝕於蛛絲，瑎砌隱於苔蘚，游人漸少，樹木漸老，則恐茲山之勝，倍當刮目於今日也。

## 記四

從香山俯石磴行柳路不里許，碧雲在焉。剎後有泉，從

山根石罅中出，噴吐冰雪，幽韵涵澹。有老樹中空火出，導泉于寺，周于廊下，激聒石渠，下見文礫金沙，引入殿前爲池，界以石梁，下深丈許，了若徑寸。朱魚萬尾，匝池紅酣，爍人目睛，日射清流，寫影潭底，清慧可憐。或投餅于左，群赴于左，右亦如之，咀呷有聲，然其跳達刺潑游戲水上者，皆數寸魚，其長尺許者，潛泳潭下，見食不赴，安閑寧寂，毋乃靜躁關其老少耶。水脈隱見，至門左，奮然作鋏馬水車之聲，迸入于溪。其刹宇宏麗不書，書泉，志勝也。或曰，此泉若聽其噴溢石根中，不從龍口出，其巖際砌石，不令光滑，令披露，山骨石渠，不令若槽臼，則刹之勝，恐束

南未必過焉，然哉。

## 記五

香山跨山踞巖，以山勝者也。碧雲以泉勝者也。折而北，爲臥佛。峰轉凹，不聞泉聲。然門有老栢百許森立，寒威逼人。至殿前，有老樹二株，大可百圍，鐵幹鏐枝，碧葉虬結，紆蕤迴月，屯風宿霧，霜皮突兀，千瘿萬螺，怒根出土，磊塊詰曲，叩之丁丁作石聲，殿墀周遭數百丈，數百年以來，不見日月。石墀整潔不容唾，寺較古，游者不至，長日靜寂，若盛夏晏坐其下，凜然想衣裘矣。詢樹名，或云娑羅

樹，其葉若薇，予乃折一枝袖之，俟入城以問黃平倩，必可識也。臥佛蓋以樹勝者也。夫山刹當以老樹怪石爲勝，得其一者皆可居，不在整麗，三刹之中，野人寧居臥佛焉。

## 記六

背香山之領，是謂萬安山。刹菴綺錯之中，有寺不甚弘敞，而具山林之致者，翠巖也。門有渠，天雨則飛流自山顛來，巖吼石擊，濤奔雷震，直走原麓，洞駭心目。刹後石路百級，有禪院，四周皆茂樹，左右松栢千株，虬曲幽鬱，無風而濤，好鳥和鳴。於疎林中隱隱見都城九衢，宮觀櫛比，

萬歲山及白塔寺，了了可指。其郊坰之林烟水色，山徑柳堤，及近之峰巒疊秀，樓閣流丹，則固皆几席間物，出門即爲登眺，入門即就枕簟，雖夜色遠來，猶可不廢覽矚。有泉甚清，可煑茗，遂宿焉。風起，松柏怒號，震撼衝擊，枕上聞其聲，如在揚子舟中駕風帆破白頭浪也，予遂定計，九夏居此，以避長安塵矣。

記七

既棲止翠巖，晏坐之餘，時復散步，循澗西行，攀磴數百武，得菴曰中峰。門有石樓可眺，有亭高出半山，可窮原

縣。牆圍可十里，悉以白石壘砌，高薄雲漢，修整中雜之紆曲。堦磴塀徑，石光可鑑，不受一塵，處處可不施葦席而臥，于諸山中鮮潔第一。剎中僅見一僧，甚靜寂，予少憩石樓下，清風入戶，不覺成寐。既寤，復循故澗，澗溜而怪石經于疾流衝擊之後，墮者，偃者，橫直臥者，泐者，背相負者，欲止未止欲轉不獲轉者，猶有餘怒。其岸根水洗石出，亦復皺瘦，崚嶒崎嶔，陷坎罅中。松鼠出沒，淨滑可人。舍澗而上碧峰，得寺曰弘敎，亦有亭可眺也。有松盤曲夭矯，膚皺枝拗，有遠韵。間有怪石，佛像淸古，亦爲山中第一。降復過翠巖，循澗左行，山口中爲曹家樓，有橋可憩，竹柏駢

羅，石路宛轉，可三里許，青苔紫駁，綴亂石中，牆畔亦多斧劈，石骨理甚勁，意山中槩多怪石，去其土膚，石當自出，無奈修者意在整齊，即有奇石，且將去天巧以就人工，孰肯爲疏通，顯其突兀奮迅之勢者乎。絕頂有亭，眺較遠，以在山口也。此處門徑弘博，不如香山，而有山家清奧之趣，亦當爲山中第一也。

## 記八

予欲窮萬安絕頂之勝，而僧云徐之，俟微雨灑塵，乘其爽氣可以登涉，且宜眺矚也。一宿而微雨至，予大喜曰，是

可遊矣。遂躋澗而上，徘徊怪石之間，數步一息。于時宿霧既收，初日照林，松栢膏沐之餘，楊柳浣滌之後，深翠殷綠，娟紅娟美，至于原隰隱畛，草色麥秀，莫不淹潤柔滑，細膩榮潔，似薙簟初展，文錦乍鋪矣。既至層巔，意爲可望雲中上谷間，而香山金山諸峰遮攔雲漢，惟東南一罅，了了可數。平疇盡處，見南天大道一縷，捲霧噴沙，浩白無涯，或曰，此走邯鄲道也。捫蘿分棘，遂過山陰，憩于香山松棚庵中，松身僅五尺許，而枝幹虬結，蔽于垣內。下有流泉清澈，聲與松風相和，松花墮地，飄粉流香，晚煙夕霧，縈薄湖山，急尋舊路以歸。

## 記九

依西山之麓而剎者林相接也，而最壯麗者爲䖏家寺。寺兩掖，石樓屹立，青槐百株，交蔽修衢，微類村莊。殿墀果松僅四株，而枝葉婆娑，覆陰無隙地，飄紛吹香，寫影石路，堂宇整潔，與碧雲等。于弘敎寺之下，又得滕公寺，石垣周遭，若一大縣。其中飛樓相望，五十餘所，清渠激于戶下，雜花靈草，芬馥簷楹，別院宛轉，目眩心迷，幽邃清肅，規獸娑而摹未央，噫，衍之之紀伽藍盛矣，中州固應爾，燕冀號爲沙磧，數百年間，天都物力日盛，王侯貂貴，不惜象

馬七珍，遂使神工鬼斧，隱軫山谷。予游天下，若金陵之攝山，牛首，錢塘之天竺，淨慈，誠爲穢土淸泰，至于瑰奇修整，無纖毫酸寒之氣，西山諸刹亦爲獨步，玉環飛燕各不可輕。雖都人有担金塡壑之譏，然赫赫皇居，令郊坰間皆爲黃沙茂草，不亦蕭條甚歟。王丞相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者也。

記十

居士曰，予遊山自西山始也。或曰，居士年二十時，即從長江歷吳會，窮覽越嶠之勝，北走塞上，登恆山石脂峰，

望罩于而還，而乃云遊山自西山始何也。居士曰，予向者雅好山澤遊矣，而性愛豪奢，世機未息，冶習未除，是故目解玩山色，然又未能忘粉黛也，耳解聽碧流，然未能忘絲竹也，必如安石之載携聲妓，盤餐百金，康樂之伐木開山，子瞻之鳴金會食，乃慊于心而勢復不能，則雖有山石洞壑之奇，往往以寂寞難堪委之去矣，此與不遊正等。今予幸而厭棄世羶，少年豪習，掃除將盡矣，伊蒲可以送日，晏坐可以忘年，以法喜爲資糧，以禪悅爲妓侍，然後澹然自適之趣，與無情有致之山水，兩相得而不厭，故望煙巒之窕窈突兀，聽水聲之幽閑涵澹，欣欣然沁心入脾，覺世間無物可以勝之，舉

都人士所爲聞而不及遊，遊而不及享者，皆漸得于吾杖屐之下，于于焉，徐徐焉，朝探暮歸，若將終身焉，然後乃知予向者果未嘗遊山，遊山自西山始矣。

卷之十

以上錄珂雪齋集選

# 鍾伯敬文鈔

# 詩歸序

選古人詩而命曰詩歸，非謂古人之詩以吾所選爲歸，庶幾見吾所選者以古人爲歸也。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後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如是而已矣。昭明選古詩，人遂以其所選者爲古詩，因而名古詩曰選體，唐人之古詩曰唐選，嗚呼，非惟古詩亡，幾併古詩之名而亡之矣。何者，人歸之也，選者之權力，能使人歸，又能使古詩之名與實俱徇之，吾

豈敢易言選哉。嘗試論之，詩文年運，不能不代趨而下，而作詩者之意興，慮無不代求其高，高者，取異于途徑耳。夫途徑者，不能不異者也，然其變有窮也。精神者，不能不同者也，然其變無窮也。操其有窮者以求變，而欲以其異與氣運爭，吾以爲能爲異而終不能爲高，其究途徑窮而異者與之俱窮，不亦愈勞而愈遠乎，此不求古人眞詩之過也。今非無學古者，大要取古人之極膚極狹極熟，便于口手者，以爲古人在是，使捷者矯之，必于古人外自爲一人之詩以爲異，要其異又皆同乎古人之險且僻者，不則其俚者也，則何以服學古者之心，無以服其心，而又堅其說以告人曰，千變萬化，

不出古人，問其所爲古人，則又向之極膚極狹極熟者也，世真不知有古人矣。惺與同邑譚子元春憂之，內省諸心，不敢先有所謂學古不學古者，而第求古人真詩所在。真詩者，精神所爲也，察其幽情單緒，孤行靜寄于喧雜之中，而乃以虛懷定力，獨往冥遊于寥廓之外，如訪者之幾于一逢，求者其之幸于一獲，入者之欣于一至，不敢謂吾之說非即向者千變萬化不出古人之說，而特不敢以膚者狹者熟者塞之也。書成，自古逸至隋凡十五卷，曰古詩歸。初唐五卷，盛唐十九卷，中唐八卷，晚唐四卷，凡三十六卷，曰唐詩歸。取而覆之，見古人詩久傳者，反若今人新作詩，見己所評古人語，如

看他人語，倉卒中古今人我心目爲之一易，而茫無所止者，其故何也，正吾與古人之精神遠近前後于此中而若使人不得不有所止也。

# 問山亭詩序

今稱詩，不排擊李于鱗，則人爭異之，猶之嘉隆間，不步趨于鱗者，人爭異之也。或以爲著論駁之者自袁石公始，與李氏首難者楚人也。夫于鱗前，無爲于鱗者，則人宜步趨之；後于鱗者，人人于鱗也，，世豈復有于鱗哉。勢有窮而必變，物有孤而爲奇，石公惡世之羣爲于鱗者，使于鱗之精神光焰不復見于世，李氏功臣，孰有如石公者。今稱詩者，

遍滿世界化而爲石公矣，是豈石公意哉。吾友王季木，奇情孤詣，所爲詩，有蹈險經奇，似温李一派者，乃讀其全集，飛翥縕藉，頓挫沈着，出没幻化，非後一致，要以自成其爲季木而已，初不肯如近世效石公一語。使季木舍其爲季木者，而以爲石公，斯皎然所以初不見許于韋蘇州者也，亦烏在其爲季木哉。季木居石公時，不肯爲石公，則居于鱗時，亦必不肯爲于鱗。季木後于鱗起濟南，予與公石皆楚人，石公駁于鱗，而予推重季木，其義一也。假令後于鱗爲詩者，人人如季木，石公可以無駁于鱗，以解夫楚人之爲濟南首難者。

# 隱秀軒集自序

古詩文多無序，非終無序也，未嘗身乞人序，非徒不乞人序而已，亦不自作序。凡以詩文者，內自信于心，而上求信于古人，在我而已，初非予之所能傳也。迨其必可傳，而後序與焉，故有詩文作于數百年之前，而序在數百年後者，傳而後有序，非待序而後傳也。如其傳，則亦不必序矣。予少於詩文，本無所窺，成一帙輒刻之，不禁人序，亦時自作

序。大要取古人近似者，時亦肖之，爲人所稱許，輒自以爲詩文而已矣。側聞近時君子，有教人反古者，又有笑人泥古者，皆不求諸己，而皆舍所學以從之。庚戌以後，乃始平氣精心，虛懷獨往，外不敢用先入之言，而內自廢其中拒之私，務求古人精神所在，雖不能得古人一二，然舉其所得之一二以示人，其爲人耳目所不經見，及經見而略不厝意者，十固已八九矣。間取己作以覆古人，向所信以爲古人確然在是者，覺去古反滋遠，有所創獲晚出，使人愕然以爲悖于古者，古人嘗先有之，始悟近時所反之古及笑人所泥之古，皆與古人原不相蒙，而古人精神別自有在也。乃盡删庚戌以前詩

，百不能存一，而庚戌以後，以為與其輕而棄之也，寧勿輕而作之。甲寅，友人林茂之為予刻之南都，無日不責予序，諸諸至今丙辰矣，視其刻中所存，今欲自去者抑又甚多，蓋岌岌乎有不能自存之勢矣，於斯時而始為序，不已晚乎。予向者非無刻，刻非無序，今所刻之詩已盡去，而序乃無所附，此亦不必乞序於人及自為序之驗也。茂之能保刻中所存，使予信于心，信于古，能不至盡去，而此序終有所附乎。雖其不必傳，亦請為茂之一自序可也。

# 摘黃山谷題跋語記

題跋之文，今人但以游戲小語了之，不知古人文章，無衆寡小大，其精神本領則一，故其一語可以爲一篇，其一篇可以爲一部，山谷此種最可誦法。如書贈韓秀才則曰，治經之法，不獨玩其文章，談說禮義而已，一言一句，皆以養心治性，事親處兄弟之間，接物在朋友之際，得失憂樂，一考之于書。書胸山雜詠後則曰，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

時乖逢，遇物悲喜，同㳟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于呻吟調笑之間，胸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書鮮洪範詩後則曰，今觀鮮長江之才，可謂困頓州縣者也，使學之不盡其才，名不聞于世，其鄉之先達士大夫之過也。跋浴室院畫六祖師則曰，人有懷道之容，投機接物，目擊而百體從之。跋東坡畫石則曰，以富貴有人易，以貧賤有人難，晉文公出奔，周流天下，窮矣貧矣賤矣，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反國有萬乘，而介之推去之，無以有之也，能其難不能其易，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跋東坡書則曰，學問文章之氣，鬱鬱芊芊，發于筆墨之間。書贈卷後則曰，學書

要須胸中有道義，又廣之以聖哲之學，書乃可貴，若其靈府無程，政使筆墨不減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跋自臨東坡和陶淵明詩則曰，翹叟屢索此卷，恐爲人盜去，夫不疑于心，物亦誠焉，翹叟一動其心，遂果被盜，昔季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誠然哉。書贈陳繼月則曰，惟用心不雜，乃是入神要路。跋范文正公帖則曰，用筆實處，是其最工，大槩妙于世故，想其鉤指廻腕皆入古人法度中。跋王荆公禪簡則曰，余熟視其丰度，真視富貴如浮雲，不溺于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書舊詩與洪龜父則曰，龜父筆力可扛鼎，他日不無文章垂世，須要盡心于克己，不見人

物臧否，全用其輝光以照本心。書稽叔夜詩與侄榎則曰，視其平居無以異于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題元聖庚富川詩則曰，聖庚以王事行，忘鞍馬之勞，而以詩句賞江山，可謂能不怠者也。題楊道孚畫竹則曰，庖丁解牛，梓慶銷鐻，與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同一樞紐。題張仲謀詩後則曰，用意刻苦，故語清壯，持身愷弟，故聲和平。看山谷題跋，當以此數條推之，知題跋非文章家小道也，其胸中全副本領，全副精神，借一人一事一物發之，落筆極深極厚極廣，而于所題之一人一事一物，其意義未嘗不合，所以爲妙。

# 自題詩後

李長叔曰，汝曹儕流，借腐中書太多，詩文太好，若能不讀書，不作詩文，便是全副名士。余憮然曰，快哉快哉，非子不能爲此語，非我不能領子此語，惜忌者不解，使忌者解此語，其欲殺子，當甚于殺我，然余能善子語，決不能用子語，子持子語歸爲子用，吾異日且用子語。數日後，舉此示友夏，友夏報我曰，長叔語快，子稱長叔語尤快，僕稱長

叔與子語快者，語亦復快。夫以兩人書淫詩癖，而能嘆賞不讀書不作詩文之語，則彼能爲不讀書不作詩文語者，決不以讀書作文爲非也。袁石公有言，我輩非詩文不能度日，此語與余頗同。昔人有問長生訣者，曰，只是斷欲，其人搖頭曰，如此雖壽千歲何益。余輩今日不作詩文，有何生趣，然則余雖善長叔言，而不能用，長叔決不以我爲非，正使以我爲非，余且聽之矣。

卷之八

以上錄翠娛閣鍾伯敬合集

# 譚友夏文鈔

# 詩歸序

春未壯時，見綴緝爲詩者，以爲此浮瓜斷梗耳，爲足好。然義類不深，口輒無以奪之，乃與鍾子約爲古學，冥心放懷，期在必厚，亦既入之出之參之伍之審之克之矣。有教春者曰，公等所爲創調也，夫變化盡在古矣，其言似可聽，但察其變化，特世所傳文選詩刪之類，鍾嶸嚴滄浪之語，瑟瑟然務自彫飾而不暇求於靈迥朴潤，抑其心目中，別有夙物，

而與其謂靈迥朴潤者，不能相關相對歟。夫真有性靈之言，常浮出紙上，決不與衆言伍，而自出眼光之人，專其力，壹其思，以達于古人，覺古人亦有炯炯雙眸從紙上還矚人，想亦非苟然而已。古人大矣，往印之輒合，遍散之各足，人咸以其所愛之格，所便之詞，所易就之字句，得其滯者熟者木者陋者，曰我學之古人，自以爲理長味深，而傳習之久，反指爲大家爲正務，人之爲詩，至於爲大家爲正務，馳海內有餘矣，而猶敢有妄者言之乎，嗚呼此所以不信不悟而有才者至欲以纖與險厭之，則亦若人之過也。夫滯熟木陋，古人以此數者收渾沌之氣，今人以此數者喪精神之原，古人不廢此

數者，爲藏神奇藏靈幻之區，今人專借此數者，爲仇神奇仇靈幻之物，而甚至以代所得名之一人，與一時所同名之數，人及人所得名之篇，與篇所得名之句，皆堅守莊誦而不敢颺言之，不過曰，古今人自有篤論。夫人有孤懷有孤詣，其名必孤行於古今之間，不肯遍滿廖廓，而世有一二賞心之人，獨爲之咨嗟徬皇者，此詩品也。譬如狼烟之上虛空，裊裊然一綫耳，風搖之，時散時聚，時斷時續，而風定烟接之時，卒以此亂星月而吹四遠。彼號爲大家者，終其身無異詞，終其古無異詞，而反以此失獨坐靜觀者之心，所失豈但倍也哉。今之爲是選也，幸而有不徇名之意，若不幸而有必黜名之

意則難矣。幸而有不畏博之力，若不幸而有必勝博之力，又難矣。幸而有不隔靈之眼，若不幸而有必鶩靈之眼又難矣。法不前定，以筆所至爲法。趣不强括，以詣所安爲趣。詞不準古，以情所迫爲詞。才不由天，以念所冥爲才。恬一時之聲臭，以動古今之波瀾，波瀾無窮，而光采有主，古人進退焉，雖一字之耀目，一言之從心，必審其輕重深淺而安置之。凡素所得名之人，與素所得名之詩，或有不能達心而例收者，亦必其人之精神止可至今日而不能不落吾手眼。因而代獲無名之人，人收無名之篇，若今日始新出于紙，而從此誦之將千萬口，即不能保其誦之盈千萬口，而亦必古人之精神

至今日而當一出，古人之詩之神，所自爲審定安置，而選者不知也。惟春與鍾子克處厥始，惟春克昜厥中惟鍾子克成厥終，詩歸哉。

錄鍾譚評選古詩歸

# 袁中郎先生續集序

公安袁述之行其先中郎續集，而屬予序，其言曰，先子不可學，學先子者，辱先子者也，子不爲先子者，實是先子知己，惟子可以叙先子。予愛述之而敬其言，受稿于裝，歷辰湘湖岳殆遍，目察公之用心，其議不待人發，而其才不難自變，其識已看定天下所必趨之竅，而其力已暗割從來所自快之情。予因思古今真文人，何處不自信，亦何嘗不自悔，

當衆波同瀉，萬家一習之時，而我獨有所見，雖雄裁辯口搖之，不能奪其所信，至于衆爲我轉，我反覺進，舉世方競爲喧傳，而眞文人靈機自檢，已遁之悔中矣，此不可與鈍根浮器人言也。往公之哭江進之也，有悔其詩文妙理，生前未闡語，後寄黃平倩札，有悔其瓶花詩文俱有痕迹語。夫公之妙于悔，何待公言哉，細心讀破硯集，又似悔瀟碧矣，細心讀嵩華遊稿，又似悔破硯矣，今察公續稿，其文章中卓大而堅實者，又似爲古今人俱下一悔脚也。揚子悔少作，其意甚美，而觀其晚作，又似不知悔不必悔者，予葢以此歎公之根器識力有大過乎人者焉．續集出其卓大堅實之文，出其痛快俊

穎之手，吾願學公者，從是悟文章之道，若舍其大者不言，而于所爲翰墨遊戲，易于觸目者，則賞之不去口，傳之不崇朝，而法之不遺力也，又未免令述之累息欷歔，而獨以予爲知己矣。

譚友夏合集卷八鵠灣文草

# 虎井詩自題

客南中一園，其東數十武，土人言有虎井，愛其名，披榛往尋。上無石欄木榦，中無長綆，旁無車馬溲溺，汲不數家，家不數甕。親汲之，其味甘冽，與河水泉水相亂。日責一瓶以試客，客卽韻，不辨也。茶罷輒有遠思，以詩爲清課，井蓋有微助焉，題曰虎井詩。物固有不可忘者，古來勝蹟，常因一人得名。後世或有知予詩者，過虎井而指曰，譚子

名詩者即此也，予報虎井矣。

# 自題西陵草

甲寅之歲，予與鍾子選定詩歸，精論古人之學，似有入焉者。而適以其時往西陵，遇境觸物，所思所筆遂若又進一格。宜都劉子手是詩而歎曰，我知鍾子之甲戌而子丙戌也，百里之內，十年之外，而造化捷若此。予與鍾子蹙然改容，急掩其口曰，何至遂如子所言。

# 秋尋草自序

予赴友人孟誕先之約，以有此尋也。是時秋也，故曰秋尋。夫秋也，草木疎而不積，山川澹而不媚，結束涼而不燥。比之春，如舍佳人而逢高僧于綻衣洗鉢也。比之夏，如辭貴游而侶韻士于清泉白石也。比之冬，又如耻孤寒而露英雄于夜雨疎燈也。天以此時新其位置，洗其煩穢，待遊人之至，而游人者不能自清其胸中以求秋之所在，而動曰悲秋。予

嘗言宋玉有悲，是以悲秋，後人未嘗有悲而悲之，不信胸中而信紙上，予悲夫悲秋者也。天下山水多矣，老子之身不足以了其半，而輒于耳目步履中得一石一湫，徘徊難去，入西山恍然，入雷山恍然，入洪山恍然，入九峰山恍然，何恍然之多耶。然則予胸中或本有一恍然以來，而山山若遇也。予乘秋而出，先秋而歸。家有五弟，冠者四矣，皆能以至性奇情佐予之所不及，花棚草徑，柳隄瓜架之間，亦可樂也。曰秋尋者，又以見秋而外皆家居也。誕先曰，子家居詩少，秋尋詩多，吾爲子刻秋尋草。

# 退尋詩三十二章記

秋尋之三年，予懷九峰，率兩舍弟往住焉，自春達秋，殆山中人也。已而退家湖上，復爲湖上人。始追搜之，始審可之，而後乃今有詩。凡山之妙，不在游而在住，游則客，住則主人，主人則安焉，作入九峰詩。春秋過眼，悵然歸與，作別詩。非雷雨窈冥必登山，作上山詩。既上低回不能下，作下山詩。遊九峰者，攀平林，度泉橋，禮香剎，信宿山

房，以爲好事未暇登峰從某至某，予則否矣，作遍行九峰詩。有學公塔，學公者開山祖也，念其精神不出山外，作禮塔詩。學公法力堅永，爲浴佛誦經諸教，至今不廢，作浴佛詩。此外獨二三僧房木魚耳，作勸僧工課詩。九峯之勝，其一在松，其一在茶，其一在筍。筍不數園，家有二小童善尋筍，作食筍詩。茶葉卷者上，舒者下，有三採，作頭茶二茶三茶詩。雨前者真不在岕下矣，作雨前催僧詩。隨造隨嘗之，不以僧，不以童子，予與舍弟烹啜焉，作造茶嘗茶詩。予對松久，私謂松之神，栗然宜寺，松之響，縷然宜枕，松之煙，憒然宜晨，松之狀，嬌然宜樓，松之影，澹然宜月，獨未

察盛雪時，想當宜耳，故作樓宿聽松詩，作晨起看松詩，作月下看松詩，作遍上僧樓看松詩，詳愛敬也。見樵子入山則勸止之，止之不得，然後歎息之，作松柴詩。其殘枝頹唐焉在地，或由風，或由老，或由鳥雀，或由斤斧，由斤斧者蓋不忍言矣，拾者何罪，作拾松枝婦人詩。性好閒行，遇可留處，乃招弟友與俱，在橋作坐泉橋詩。在池作坐池上詩。在石作攜卷選石詩。在廊作納涼于廊詩。廊東西通，雨中不蓋不屐，又作長廊詩。在殿作開殿反鎖詩。在田作寺田詩。因而遠想焉，則出谷矣，作出谷詩。余先，舍弟元聲元禮從，孟子從，或劉子從，或柳子從。若諸子先，予從亦如焉。聞

一客來則欣然迎之，作客至詩。有招予者，予亦往，作飲山中人家詩。其詩題或次或不次，凡五言絕句三十一章爲集。是集也，山谷之開閉，蟲鳥之哀樂，僧農之隻偶，雨晴之升降，鐘磬之潤燥，予雖終身不忘也，而況其始離乎。此盧山諸道人遊石門時，所謂退而尋之也。往而尋之者淺，退而尋之者深，昔者秋尋又何也。

# 客心草自序

客有自竟陵，歷郊郢，過江陵公安，至于澧，尋武陵，達晨窮酉，見閩之蔡先生，抗言析義，惟日不足。忽思南嶽，一日汎桃川，泝蒸湘，將從此上岳樓，觀洞庭夏漲以歸。往返且五千里，而自斷其漁仙以上之詩，題之曰客心草。客之言曰，我乃今後古人而往返此路也，古有以萬乘客二酉者，穆天子也，其心荒。有以依人客江陵者，王粲也，其心卑

。之二者不足。此公安也，于美所數月慰者也，心沈沈乎其滯也。此澧也，三閭所爲思公子也，心涔涔乎其若淚也。此武陵桃源也，劉子驥所有志而未往也，乃心之寄則已遠矣。此五溪也，太白所以入夜郎也，因爲洞庭葉飄落之瀟湘，其心至今耿耿在也。心也者，妙萬物而爲言。我以蔡先生來，以二酉窮兩屐，以仙源問舟車，復欲以洞庭南嶽爲歸路，若卿若失，獨行乎五千里之間，無穆滿之荒，無仲宣之卑，無子美之沈，無靈均之怨，亦無子驥之高尙，無供奉之曠宕，而自成其爲客心。人各有心，不可强也，于是自斷其漁仙以上之詩，而定之曰客心草。

# 自序遊首集

山首南嶽，波首洞庭，賢之人無異詞。予之好遊山水也，其天資固然不至嶽而山，不至洞庭而水，不讀五經而先之以子史，無篤論無正眼矣。湖嶽詳而後他山水之美可以無溢，他山水之幽可以不勞而闡也，自題其所撰詩文曰遊首集。虎井不得以金陵爭，西陵不得以玉泉爭，秋尋不得以哀溪爭，退尋不得以九峯爭，客心不得以二酉爭，寒河亦不得以潤

里之情爭，安然而聽于斯遊也。萬一心有得焉，將賴斯遊而以其詩文首諸稿乎，乃贊之人或異詞矣。夫善其首者必顧其後，亦猶夫人之屋然，冠者裸之跣之，其又何稱焉。則安知今之首斯遊也，非以自勵耶。

# 自題湖霜草

予以己未九月五日至西湖，三旬有五日而後返。又過吳興，窮苕霅。以爲西湖之美在裏湖，苕霅之美在二漾，汲汲乎爲之賦詩以顯于士君子間，而士君子之賀其遭者亦衆矣。當其不寓樓閣，不舍庵刹，而以琴樽書札托彼輕舟也，舟人無酬答，一善也。昏曉不爽其候，二善也。訪客登山，恣意所爲，三善也。入斷橋，出西泠，午眠夕興，四善也。殘客

可避，時時移棹，五善也。挾五善以長于湖，僧上鳧下，觴止茗生，篙檝因風，漁菼聚火，奇唱發，流光升，霞斂星移，烟高霜滿，或聞鄰舟之一歎，或當空閣之無聲。當斯際也，屬秋冬乎，屬之人乎，屬之湖乎，日不知也。細而察之，意綿綿于空翠古碧之中，逢客來而若斷，目恍恍于衰黃落紅之下，觸松色而始明。眾阜欣欣，借紅葉爲魂魄，六橋歷歷，仗明月以始終。我懷伊何，誰念及此。夫哲人早悟，入山水而神驚，志士多憂，聞黃落則氣塞。矧乎望山陟嶺，杳然無極，泊岸依村，動必以情。有西湖幽映其外，不待十里而步步皆深，有兩高環照其上，尋至千里而層層欲霽。江海倒

射乎韜光之頂，溪流送陰于龍井之前，響聲依然，如蘇子過亭之日，泉事甚遠，同駱丞刻木之思，又因而自念不已也。予清緣既不如人，壯歲又將去已，若得一間草閣，臨澗對松，半棹野航，藏身接友，老母肯俯從于外，子弟不相念于家，任野人之所之，朝在山而夕在水，度才力之所及，書一卷而詩一章，則西湖二漾之間，足吾生濟吾事矣。縱不能亦必踐李三長蘅之約，樂餓忘返，往來小築間，自勾盟以之于紅落，自霜雪以之于炎歊，自喧雜以之于無人，靜觀一年之消息，默審百物之去來，其爲弘益，豈詩文而已耶。然二漾者又予之所入而懼，懼而返，返而後思入者也。苟不悍精魂之

微，年載之久，遊于其上，立于其中，映于其外，將使人蕩蕩默默而不自得，長蘅何擇哉。

# 自題秋冬之際草

昔人言，秋冬之際，尤難爲懷。以之命篇，非是之謂也。何嘗快，獨無憂，予之爲懷夏易矣。然則曷取焉，夫已冬而秋，不猶之方春而夏乎哉，鷃花藻野，則春全在夏矣，紅黄振谷，則秋不遠冬矣，故君子際之以答歲也。兄獨往苦少，同志苦多，況則方舟，登或共展，非甚喑滯，其何默焉。然當斯際也，以遊則山澹澹而不至于瘴，水岩岩而不至于嬉

，故淵明所謂良辰入奇懷，靈運所謂幽人嘗坦步，每臨境下筆，皆抱此想矣。

以上錄譚子詩歸卷一

草無言路不明之句，驚歎而卒讀之，則虎關馬氏女也。凡秋來風物水月，枕簟衣裳，碪杵鐘梵，其清响苦語，一一搖人，而至于英雄之心曲，舊家之喬木，部曲之凍餒，兒女之瓢粒，悲天憫人，勤王恤私，非惟膚士所不知，蓋亦仕宦男子，博雅通儒，所吟之而面赤者也。而又皆夢中聲情步履，倏去來于孤燈瘦影之中，漁陽之道路夜經，羅冪之車輪朝轉，豈止鸛鳴于垤，婦歎于室而已乎。歎者不足以盡其才者也，才者不足以盡其魂者也。百首之夢，無一不秋，三秋之魂，無一不香，故題曰香魂集。吾猶謂如此女士，而以婉戀待之，但恐不愛耳，或憐其大苦，余曰不然，伯兮之詩曰，願言

# 秋閨夢戍詩序

古今勞臣思婦，感而生嘆，夫歎之于詩亦不遠矣，何難卽形之而爲詩乎。嘗有一言數語，眞篤悽婉，如猿之必嘯而後已者，非盡係乎才也，歎之至也。然役或不盡于戍，時或不及于秋，情或不生于夢，體或不限于七言律，數或不至於百篇，一歎而已矣。吾友宋比玉，客越之夜，忽若有遇焉，而得秋閨夢戍七言近體一百首于荒郵危垣之家，見其中有芳

思伯，甘心首疾。彼皆願在愁苦疾痛中，求爲一快耳，若幷禁其愁苦疾痛而不使之有夢，夢餘不使之有詩，此婦人乃真大苦矣。嗟乎，豈獨婦人也哉。

媚幽閣文娛

# 劉同人文鈔

# 水關

京城外之西堤，海淀，天涯水也，皇城內之太液池，天上水也，游則莫便水關。志有之，曰積水潭，曰海子，蓋志名而游人不之名。游人詩有之，曰北湖，蓋詩人名而土人不之名。土人曰淨業寺，曰德勝橋，水一方耳，土人曰蓮花池，水一時耳，蓋不該不備，不可以其名名。土人曰水關，是水所從入城之關也。玉河橋水亦關矣，而人不之名，是水所

從出城之關也。或原焉，其委焉者舉之。水一道入關，而方廣卽三四里，其深矣，魚之，其淺矣，蓮之，菱芡之，卽不蓮且菱也，水則自蒲葦之，水之才也。北水多鹵，而關以入者甘。水鳥盛集焉。沿水而刹者墅者亭者，因水也，水亦因之。梵各鐘磬，亭墅各聲歌，而致乃在遙見遙聞，隔水相賞。立淨業寺門，目存水南。坐太師圃，晾馬廠，鏡園，蓮花菴，劉茂才園，目存水北。東望之方園也，宜夕。西望之漫園湜園楊園王園也，望西山宜朝。深深之太平菴，蝦菜亭，蓮花社，遠遠之金剛寺，興德寺，或辭衆眺，或謝羣游矣。歲初伏日，御馬監內監，旗幟鼓吹，導御馬數百，洗水次。

歲盛夏，蓮始華，晏賞盡園亭，雖蓮香所不至，亦席亦歌聲。歲中元夜，盂蘭會，寺寺僧集，放燈蓮花中，謂燈花，謂花燈。酒人水嬉，縛烟火，作鳧雁龜魚，水火激射，至菱花焦葉。是夕，梵唄鼓鐃，與讌歌絃管，沈沈昧旦。水秋稍閒，然蘆葦天，菱芡歲，詩社交于水亭。冬水堅凍，一人挽木小兜，驅如衢，曰冰床。雪後集十餘牀，鑪分尊合，月在雪，雪在冰，西湖春，秦淮夏，洞庭秋，東南人自謝未曾有也。東岸有橋曰海子橋，曰月橋，曰三座橋，橋南北之稻田，倍于關東南之水面。

# 定國公園

環北湖之園，定園始，故樸莫先定園者，實則有思致文理者爲之。土垣不堊，土池不甃，堂不閣不亭，樹不花不實，不配不行，是不亦文矣乎。園在德勝橋右，入門，古屋三楹，榜曰太師圃。自三字外，額無扁，柱無聯，壁無詩片。西轉而北，垂柳高槐，樹不數枚，以歲久繁柯，陰遂滿院。藕花一塘，隔岸數石，亂而臥；土牆生苔，如山脚到澗邊，

不記在人家圃。野塘北，又一堂臨湖，蘆葦侵庭除，爲之短牆以拒之，左右各一室，室各二楹，荒荒如山齋。西過一臺，湖于前，不可以不臺也。老柳瞰湖而不讓臺，臺遂不必盡望。蓋他園花樹故故爲容，亭臺意特特在湖者，不免佻達矣。園左右，多新亭館，對湖乃寺，萬曆中有築于園側者，掘得元寺額，曰石湖寺焉。

# 三聖菴

德勝門東，水田數百畝，洫溝澮川上。隄柳行植，與畦中秧稻，分露同煙。春綠到夏，夏黃到秋。都人望有時，望綠淺深，為春事淺深；望黃淺深，又為秋事淺深。望際，聞歌有時，春插秧歌，聲疾以欲。夏桔槔水歌，聲哀以轉。秋合醵賽社之樂歌，聲譁以嘻。然不有秋也，歲不輒聞也。有臺而亭之以極望，以遲所聞者。三聖菴，背水田菴焉。門前

古木四，爲近水也，柯如青銅亭亭。臺菴之西，臺下畝，方廣如菴。豆有棚，瓜有架，綠且黃也，外與稻楊同候。臺上亭曰觀稻，觀不直稻也，畦隴之方方，林木之行行，梵宇之厂厂，雉堞之凸凸，皆觀之。

# 滿井

出安定門外，循古壕而東，五里，見古井。井面五尺，無收有幹，幹石三尺，井高于地，泉高於井，四時不落，百畝一潤，所謂濫泉也。泉名則勞，勞則不幽，不幽則不蠲潔。而滿井傍，藤老鮮，草深烟，中藏小亭，晝不見日。春初柳黃時，麥田以井故，鬣毿毿且秀。游人泉而茗者，罍而歃者，村妝而蹇者，道相屬，其初春首游也

# 高梁橋

水從玉泉來，三十里。至橋下，荇尾靡波，魚頭接流，夾岸高柳，絲絲到水，綠樹紺宇，酒旗亭臺，廣畝小池，蔭爽交匝。歲清明，桃柳當候，岸草遍矣，都人踏青高梁橋。輿者則褰，騎者則馳，蹇驅徒步，旣有挈攜，至則棚席幕青，氈地藉草，驕妓勤優，和劇爭巧。厥有扒竿，觔斗，喝喇，筒子，馬彈解數，烟火水嬉。扒竿者，立竿三尺，躶身而

緣其頂，舒臂按竿，通體空立移時也。受竿以腹，而項手足張，輪轉移時也。啣竿，身平橫空，如地之伏，手不握，足無垂也。背竿，髁夾之，則合其掌，拜起于空者數也。蓋倒身忽下，如飛鳥墮。觔斗者，拳據地，俯而翻，反據，仰翻，翻一再折，至三折也。置圈地上，可指而仆爾，翻則穿一以至乎三，身僅容而圈不動也。疊案焉，去于地七尺，無所據而空翻，從一至三，若旋風之離于地已，則手兩圈而舞于空，比卓于地，項膝互掛之，以示其翻空時，身手足尙餘閒也。倒喇者，搯撥數唱，諸雜以謔焉，哀鳴如訴也。筒子者，三筒在案，諸物械藏，示以空空，發藏滿案，有鴿飛，有

猴躍焉，已復藏于空，捷耳，非幻也。解數者，馬之解二十有四，彈之解二十有四。馬之解，人馬并而馳，方馳，忽躍而上，立焉，倒卓焉，鬣懸，躍而左右焉，擲鞭忽下，拾而登焉，鐙而腹藏焉，鞦而尾贅焉，觀者岌岌，愁將落而踐也。彈之解，丸空二三，及其墜而隨彈之，疊碎也。置丸童頂，彈之，碎矣，童不知也。踵丸，反身彈之，移踵則碎，人見其碎不見其移也。兩人相彈，丸適中，遇而碎，非遇，是俱傷也。烟火者，魚鱉鳧鷺形焉，燃而沒且出于溪，屢出則爆，中乃其兒雛，眾散，亦沒且出，烟焰滿溪也。是日，游人以萬計，簇地三四里，浴佛重午游也，亦如之。

# 極樂寺

高粱橋水，來西山澗中，去此入玉河。辭山而平，未到城而淨，輕風感之，作青羅紋紙痕。兩水夾一堤，柳四行夾水，松之老也禿，梅之老也禿，柳之老也，逾細葉而長絲。高粱堤上柳，高十丈，拂堤下水，尚可餘四五尺。岸北數十里，大抵皆別業僧寺，低昂疎簇，綠樹漸遠，青青漠漠，間以水田，界界，如雲脚下空。距橋可三里，爲極樂寺址。寺

天啓初年，猶未毀也，門外古柳，殿前古松，寺左，國花堂牡丹，西山入座，澗水入廚。神廟四十年間，士大夫多暇數游，寺輪蹄無虛日，堂軒無虛處，袁中郎，黃思立云，小似錢塘西湖然。

# 白石莊

白石橋北，萬駙馬莊焉，曰白石莊。莊所取韻皆柳，柳色時變，閱者驚之，聲亦時變也，靜者省之。春黃淺而芽，綠淺而眉，深而眼，春老絮而白。夏絲迢迢以風，陰隆隆以日。秋葉黃而落，而墜條當當，而霜柯鳴于樹。柳溪之中，門臨軒對。一松虬，一亭小，立柳中。亭後，臺三累，竹一灣，曰爽閣，柳環之。臺後池而荷，橋荷之上，亭橋之西，

柳又環之。二往竹籬內，堂三楹，松亦虬，海棠花時，朱絲亦竟丈。老槐雖孤，其齒尊，其勢出林表。後堂北，老松五，其與槐引年。松後一往爲土山，步芍藥牡丹圃良久，南登鬱岡亭，俯翳月池，又柳也。

# 温泉

西堂村而北，日畫眉山，產石墨色，浮質而膩理，入金宮爲眉石，亦日黛石也。山北十里，平疇夏苗，温泉出焉。泉如湯未至沸時，甃而爲池，以待浴者。泉雖温乎，其出，能藻能蟲魚。禾黍早成，早于他之秋再旬。林後凋，草色久駐，晚于他之秋再旬。資泉之民，無苦瘍痱。泉前數武，有碧霞殿，單楹板扉。泉而東，六十里，大湯山，又一温泉。

再東，三里，小湯山，又一溫泉。

# 水盡頭

觀音石閣而西，皆溪，溪皆泉之委，皆石，石皆壁之餘，其南岸皆竹，竹皆溪周而石倚之。燕故難竹，至此林林畝畝，竹丈始枝，筍丈猶籜，竹粉生于節，筍梢出于林，根鞭出于籬，孫大于母。過隆教寺而又西，聞泉聲，泉流長而聲短焉，下流平也。花者，渠泉而役乎花，竹者，渠泉而役乎竹，不暇聲也。花竹未役，泉猶石泉矣。石罅亂流，眾聲澌

澌，人踏石過，水珠漸衣，小魚折折石縫間，聞跫音則伏，于苴于沙。雜花水藻，山僧園叟不能名之。草至不可族，客乃闢以花，朵朵百步耳，互出，半不同者。然春之花，尙不敵其秋之柿葉。葉紫紫，又不敵其實丹丹，曉樹滿星，夕野皆火。香山曰杏，仰山曰梨，壽安山曰柿也。西上圓通寺，望太和菴前，山中人指指水盡頭兒，泉所源也。至則磊磊中，兩石角如坎，泉蓋從中出。鳥樹聲壯，泉唶唶不可驟聞。坐久，始別曰，彼鳥聲，彼樹聲，此泉聲也。又西上廣泉廢寺，北半里，五華寺。然而游者，瞻臥佛輒返，曰臥佛無泉。

# 雀兒菴

雀兒菴，在潭柘後山五里，在千峰萬峰中，在四時樹色，四時蟲鳥聲中。菴方丈耳，一燈滿光，一香滿烟，然佛容龕，容供几，僧容席，容榻，容廚，客來容坐，菴矣。山田給粥飯，葉給湯飲，蔬果給糗餌，菴矣。菴名雀兒者，金章宗幸此彈雀，彈往雀下，發百不虛，葢山無人，雀無機，樹有響，弦無聲也。章宗喜，卽行幄菴之，曰雀兒。後方僧來

住，未悉本所名義，以臆造佛母孔雀明王佛像。又後僧曰，明王佛修行處，或又曰，顯化處也。今者僧確然對客曰，孔雀菴，雀兒名爲當更，而人呼雀兒菴如初。

# 西堤

水從高粱橋而又西，縈縈入乎偶然之中。岸偶闊狹，而面以闊以狹。水底偶平不平，而聲以鳴不鳴。偶值數行柳垂之，傍極樂真覺諸寺臨之，前廣源閘節之，上麥莊橋越之，而以愈寫，以疏密致，以明暗通。過橋，水亦已深，偶得瀆衍，遂湖焉。界之長堤，湖在堤南，堤則北。稻田豆場在堤北，堤則南，曰西堤者，城西堤也。堤官堤，人無敢亭，無

敢舫，無敢漁，荷年年盛一湖，無敢采采。凡荷，藕惡石及水，芋惡泥，蔕惡流水，花葉惡水而樂日，故水太深以流，泥太深淺者，不能花也。西堤望湖，不花者數段耳。荷，花時卽葉時，花香其紅，葉香其綠，香皆以其粉。荷，風姿而雨韻，姿在風，羽紅搖搖，扇白翻翻。韻在雨，粉歷歷，碧琤琤，珠濺合，合而傾。荷，朶時筆植，而花好偃仰，花頭每重，柄每弱，蓋每傍擠之。菱砌芡鋪，簪之慈菇，鷺步鴨投，浮鷺沒鳧，則感荷而愁魚矣。堤行八九里，龍王廟。廟之傍，黑龍潭。隔湖一堤，而各爲水。又行一里，堤始尾，湖始瀕，荷香始回。右顧邨百家，上青龍橋，卽玉泉山下也

•萬曆十六年，上謁陵還，幸湖，御龍舟，先期水衡於下流閘水，水平堤。內侍潛繫巨魚水中，處處識之，則奏舉網，紫鱗銀刀，潑刺水面，上頗喜。

卷之七

以上錄帝京景物略

# 王藘菴文鈔

# 落花詩序

詩三百皆性也。而後之儒，增塑一字曰，詩以道性情，不知情卽性之所出也。性之初，於食色原近，告子曰，食色性也，其理甚直，而子輿氏出而訟之，遂令覆盆千載，此人世間一大冤獄也。國風好色而不淫，若非魁三百篇者乎，未得關雎，不勝其哀哀之旨，向使不必得之，又得之卽不壽，參差其羽，文王將默默已耶，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

得。武帝雄風大略，開口稱善，五臟俱見，至孅孅來遲歎語，燭焱惚恍，而讀者先已心傷矣，此皆性之所呼也。若必鼓建而別之曰，文王德也，武帝色也，武帝誠已具服，而文王獨非人性也哉。何以知窈窕之必訓幽閑也，何以知佳俠之不爲樛木也，是伯鸞必見賞，而奉倩必見誅也，甚矣宋先生之拘也。客從燕中來，出戴大圓落花詩六十首相示，乃其刻燭而和友生者，宛妙悲摯，雜之蘇杜，一時難問鬚眉。門人喻安燧，王巍測之曰，使君如蕃秀之向朱明，何以霜落水收乃爾。予笑而不應，徐開之詩中，雲心澹蕩，石火世塵，豈在一蝸角，使君自有婦，不勝其回風無處之感也，故以吟代其

涕耳。使君昔令我會稽，腹廉而骨傲，惟單弱者愛之。夫惟單弱者愛之，自不應得美官，是與予同病。予向者知其人與其官，而不知其能詩，彼必以我爲非人也。

# 倪翼元宦游詩序

會心之時，目不能出，舌不能苞，偶舉其神似者，作韵自咏，此以爲詩矣。詩以言己者也，而今之詩則以言人也。自歷下登壇，欲擬議以成其變化，於是開叔敖抵掌之門，莫苦於今之爲詩者，曰如何而漢魏，如何而六朝，如何而唐宋，古也，今也，盛也，晚也，皆擬也，人之詩也，與己何與。李太白一步崔顥語，即不甚爲七言，杜子美竟不作四言詩

，亦各任其性情之所近，無樂乎爲今詩而已。同年倪翼元，紫岸頎偉，坦疎光洞，於貴賤生死之交，俱以古道自處，而又績學湛思，經緯扶輿，綜覈名物，無不得其要領。宦游閩粤，經吳楚燕齊秦蜀之郊，探奇弔古，感懷即事，興至而吟，得律爲五言七言者若干首，予竟讀之，真如天竽萬響，帝樂醉懸，又如匡瀑飛空，武夷杳曲，錢劉岑孟之間，而又不以錢劉岑孟著，皆翼元所自爲詩也。翼元胸次常喜，絕不因一官起伏，是以其詩和平正大，開爽精靈，陳無己反詩能窮人之說曰，詩能達人，然則以詩相翼元，不但天衢亨潤，而名在後世者，亦宏遠甚矣。

# 南明紀遊序

司馬子長善游，天未啟其聰，不曉作記，記自柳子厚開，其言鬱塞，山川似藉之而苦。吾何取焉，蘇長公之疏暢，王履道之幽深，王元美之蕭雅，李于鱗之生險，袁中郎之俏儁，始各盡記之妙，而千古之游乃在目前。南明呂大來，快士也，居南明而游南明，譬之寫東鄰對戶之照，熟察其意思所在，已非一年一日，酌墨呼酒，生描而活繪之，遂使山川

近水樓臺，又得其鐖衮鼎彝，爲之佈置，草木狂舞，自笑，兒孫佛膝，亦南明所生之地，與大來朝夕俱近也。幸也大來將持此記以示舊令尹萬柱史，史且將曰，吾之幷州山水，不得攜來，止有夢寐一道，而子乃收之袖中，廬山是故人，請延南明還我几上，大來徒作一郵使矣。

以上王季重雜著

# 游西山諸名勝記

予讀書罕山松寺，手王辰玉游記，躍躍然起，計蠟屐裹糧，非十金不可。客僧有東明者，請前驅，諸山寺皆可主，吾能以蘇秦縱横，第携詩韵往，無他慮矣。筮吉，拔足，邀同滈師仲容，兄大然，主僧月川，爲汗漫之游。亦復少有所醵。二園丁肩襆蓋，二童子職瓢觚。從下莊買驢，蹄僅八，三人互爲政。遜兩僧，麾手謝，仲容曰，長老慣行脚，不須

驢矣。大然笑曰，焉知不騎驢覓驢哉。仲容袖莊列，大然袖天台止觀，予袖山海水經。每五里一息，坐劉家岡上，望杏花桃李，不啻石園錦障，翠微縹緲，可據而有也。數里至雲會寺，先之以東公，繼之以月公，寺主果出，以夷猶夷，言笑睟然。午餐甚設，且止之宿，謝去。日晡至玉泉，其山洞者兩，入華嚴寺，苦矣。主出抄化，驢解去，而予以百緡謀栖止，東公之技見矣。逢一沙彌，導入大士庵，可夜。飯不供而蔬餅草草，亦不餒。明旭，下望湖亭看湖，湖名裂帛，瀑布以挂，裂帛以拖，名亦致。其水珠珠然，輪輪然，但吐泉作龍口，此則內相家風耳。泉達湖，漸廣漸澄，可照客

影，荇髮綠披，石齗淸泚可愛。顧安所得酒，有角巾遙步者，望之是巢必大，仲容目短，大然曰，是是，果巢必大也，則閧喚之。必大曰，王季重哉，何至此，入山見似人而喜也。至則共執其膂，索酒食如兵番子得賊者，必大叫曰，無梏我，有有有，耳語其僮，速速，必大予社友，十六歲戊子鄉薦，尊公先生有水田十頃，在甕山，構居積穀若眉塢，可擾。不二時酒至，酒且薏，肉有金蹄，有膾，有小魚鱗鱗，有餺飥，有南筍，舊芥，撇蘭頭，豉醬，稱是。就堤作灶，折枯作火，揮拳歌舞，餅之罄矣，必大張其說曰，吾有內醞萬瓶，可淹殺公等許許，三狂二禿，何足難。邀往便往，刑一

雞，摘蔬求豕，莊婦村中俏也，亟庖治，又有棊局，一宵千古。明日看公德寺，木球禪師所造也，爲累朝謁陵天子駐蹕之所，無他妙，只老松古柏，農來暍陰，蛙語部傳而已。勒必大西僧，不可，第以所爲內醞者贈兩盎別。走花村者十一，至子菴憩茗者三。取次得臥佛寺，寺有佛銅臥，有西域娑羅樹，蔽牛喧雀，泉不甚瀑，東公力入尋僧，勉得飽沃。月公前走香山，日云夕矣，坐其石橋，池泓文漪，朱鯉數十頭唼唼喁喁，則堂堂策策之習且信也。陟來青軒借宿，軒主授餐甚次第。明旦憑檻觀之，西山爽氣，果鍾於此，來青者，肅皇帝所命也，聰明莫過，信哉。軒主賢，必欲陪碧雲走。

寺澗萬仞，一橋虹亘，佛宇輝麗，僧舍潔清，暨塗追琢，已無餘巧。以山論之，香山似金，碧雲似焦。香山可游，碧雲可隱。香山可酒，碧雲可茶。兩寺長俱大奉，變妻肥酒，逃客自兀，其與坐僧以緒餘素客，然亦叨紫清玉闕之福矣。泉殘僧床，滓不容唾，而予酣熟其間，香山軒主實從諛之。次日覓洪光寺。十九盤，石磴也，喘極氣極，磷磷齒齒，登登憩憩，看鬼斧劈天，五丁鑿嶂，皆大璫闢金錢幾百萬萬，謀其埋骨受羹之壟，佛前而身後之，以僧爲子孫，以寺爲家，不講堪輿，不問孤旺，一作百作，互相詡賽，蠻强歪扭而共爲之者，可笑亦可喜也。寺之上，又有弘教，亦正肯搆，有

璫監督，見斯文來，肅起，邀坐甚拱，名曰攞飯，予三人勉就之，二長老守其蔥蓺，俱飽適。下中峰庵，日含半規矣。劉百世向以此驕稚我，與僧話及，得盛款，醞尙餘斗。菴當兩寺中，視遠更擴漾，盡石所砌，無一土塵，白月空行，高天如洗，兩水澗聲清落，談至午夜方寢，夢寒境杳，神清開滌，此西山絕勝處也。翌巖在右，亦雄踞，有桐數章，有精舍數級，惡少奪爲書室，毒僧不已，一日剷其桐，火其舍逃去，此亦吾儒之過也。從晏公祠下，他中貴祠佛十九，祠道十一，而晏長侍獨祠古帝王賢聖諸大儒，其門曰道統，孰謂此輩無須眉哉。循樵徑而西，見清涼寺，佛已露坐。里許，

得秘魔崖，是盧師晏坐處。崖下，桑乾河故道也。師從南來，祝曰，船止則止，因止於崖。二童子曰大青小青者，龍也，願侍左右，能乘雲行雨。今涸矣礫矣，只有石面一尺柏，不瘁不蕤，亞台亦有秘魔崖，不知誰述作。西之，走涸礫中二里，飯于龍泉庵。陟平坡寺，寺恢閎壯偉，憲宗幸寺，見金剛面黑，笑曰，火裏金剛，一夕煆煆，異哉。上有寶珠洞，何以珠，日夜夜有珠光照巖，惑其事耳。去之，游嘉禧寺。地阜林深，土甘水濇，朱碧一同，映隱黑翠之內，其看家樓三層，石峻。寺僧食其力，素封，向苦斬關之盜，一警則要者扃樓，守其寶物，而鄰寺福田亦然。寺主清寡，冷秀雅

持，骨見衣表，向曾乞予一聯，見予到，快極，延入精舍款之。次早來省，則延入其虛白堂，看蘇黃等蹟，關荆等畫，皆吳閶門頭哄物也，仲容大然倶好好。顯明窗淨几，文魚巧鳥，竹娓娓數十竿，引山澗遶戶下，苔藻芷菰，高榆深柳，架上古書亦稍備，此僧殊不俗。餓而內炙大供，烹鯉炰鼈，出米汁幾棰，皆行家，不知其解，蓋去皇姑寺里許，一請而至也。皇姑寺英宗所建，征也先之役，有女尼者不可，上怒其不利，叱力士交捶，乃示化。後蒙塵時，尼數見，獻其餅餌，居南宮，尼又見。復辟後，詔起保明寺祀尼，肉身趺坐。今其徒繁衍數百，玄髮緇袍，皆以色市，長安貴人，往往

以爲異味染指，染指者所事齟齬，須出其胯下則無咎，價甚翔，倍于名妓，老尼更滑於搗。奉詔宦者門之，僧不許入，然而別有紐會，清寥則力能得之者也。仲容心語曰，賊禿，大然曰，侍立小童足矣，何必再，徘徊三日，望皇姑寺無導師，盈盈脈脈也。清寥更出青騾白馬，資我輩西游。至磨石口承恩寺，東明之土著也。主萬菴，是剃頭衛玠，代光宗捨佛者，宮梵若忉利，飲食器用，不移而具。萬菴與予象戲，仲容曰，子目不及棋，敗矣，果然。戒律甚謹，酒肉不至。院中羅漢松如幕覆，鬱乎蒼蒼也。留此者二宿，思公子夸未敢言，則以帝釋故。去十三里至淨德寺，寺僧本寧，部令妥

妙，似家有長子。然其生也與予同物，周旋愛敬，使予不可堪。一樓百尺，亦用備武者，望渾河一帶渺渺，索予扁，爲題雲鏡二字。頃之村酤饒飲，有魚二尺者三頭，爲煤窰戶所登，不解食而私之，窰主卽寺僧也，人生口腹緣如此。又二宿而遊所謂壽雲菴者，詰曲僻處，櫻桃林迷綠，上有絲水谿谿，飛花歌鳥。一少僧出迓，新供甚腆，若豫待者，則寧有莊戶勅之耳。西山小菴皆附庸於大寺，隻語片字，其應如響，素所約束也。此地菓實甚秀，秋清仍當再訪。僧乞予對，予題曰，重陰亂綠不分樹，暗水流花但有聲。別之去，穿雲破石，至龍恩寺。古樹老藤，妙有泉瀑，雖不甚飛怒，而緃

緌續續，亦此壑中之活[illegible]矣。寺主留供，寗公又遣使至大會，具主禮。大會亦大璫卜藏之所，左於寺，其佛無殿有堂，精整過香碧；其院落廣四畝，皆玉石所方者，此石產於大石窩，惟朝中塀路可得，十騾可曳一丈，不知費幾許白鏹纔構此。夜坐時，月來射石如水，其淨如拭，僧不畜一帚也。予謂同行，此地只宜打滾，宜蹴丸，宜奉棒，宜放炮仗，宜撲蝦兒，宜抽陀螺，宜勒空鐘，尤宜踢毽子，大然掃之日，第即不言參禪作文字，予日，正作文字參禪多一想也，仲容日佞哉。寧公復以魚酒餉，住此愛此者凡兩日，仍過淨德別寗公，復爲資足力渡河。四十里西南至戒壇，寺日萬壽，松有

數百年者二本。壇中榜選佛場，列戒神千許，皆戎裝獰塑恐懼相，香燈迥異，須自內府。僧以內客，疑我爲施主也。飯竟上西徑，雲片襲衣裙，歷巖洞者甚怪，其乳石皆龍魚之貌，所說麗涓洞孫臏洞實無攷，二子同師鬼谷在扶風，何以洞此，意者有武子墓，因洞之而亦以洞涓耶，馬陵在魏地，亦不確。黽勉上極樂峰，是京西出城時所望蔚藍方揷者乎。俯視渾河如線遶，予憬然有胡兒牧馬之思焉。第戒壇以浴佛日盛，遊人萬萬，而葦棚蛆伎，遍山闐人，龜者執鞭驅之，棍狗醉鬨，挂褡囈淫，云是元俗，公主捨身，穢此勝場，司土者何不置之重典，山遊不幸，決意取徑歸。走潭柘寺，是華

嚴師建。前時潭龍欲來聽法，苦不得見，山神教龍，師怒則着相，天龍鬼神可以見之。乃作踐一盂飯，師果怒，龍得見之，作禮具言，師爲說法，龍得度去，許施其宅，一夕風雨，潭平地湧兩鴟吻出，今在殿角，云龍皆怒怒，或謂是耶。栢則亭覆者一，枯而不朽。龍子化爲青蛇，恆來舐僧臂。黃連樹下有白色佛座，示苦相。元妙嚴公主拜經磚，膝痕猶在，遂老於此，捨身者是其姊妹耶非耶。然予所喜者，虛閣松濤，斷崖石雨，冷烟鐘滯，古洞藤纏，一宿萬空，賒游今遂，亦可以自慰矣。寺僧言，雀兒菴幽險可卽，寺去此五里，而仲容不力矣，賦歸去矣。歸口渡渾，至石景山，有骨無膚

鏇鑿已遍。元君廟道士出茶餅相勞，感逾陳蔡之困。最上金閣，北望渾河，夷界所飛至也。東望帝京，中華一界耳。神宗視河時云，此河甚狹，如此洶湧，則黃河了不得也。大哉王言，有其魚之想，而三輔臣只奏分黃導淮事，智遂不及夷夏，若有一個臣如此。回經上莊，士家數十，花事爛斑，蜂喧蝶舞，口稱王相公來，王相公來，一盂水相勞。至永年寺，則僧素菴拉入王咸畹賜莊，看貼梗海棠，如總繡谷者。取酒肉同游拂塵，甚歡暢。去靈福寺里許，街鼓動，而五人踏月還罕山。

松龕一士曰，天下名山寺領之，天下名寺僧領之，天下

名僧勢與利領之。官日游，士日撞，天下僧皆勢利，而京西更甚，其相遇時，面目有迎拒焉，其相揖時，肱膂有敬肆焉，其相飯時，煩簡有器數焉。凡縉紳游，取儀部一檄，勅皂隸和尚先期往，如會同館，符發處處皆應矣。傷哉士也，飽時餉殺，餓時餓死，即至其處，有名勝僧不語也，有精舍僧不止也，游何容易，士何可游，師行而糧食，食不給，師潰矣。予與仲容大然暢游，盡西山之敦化，賫十金而猶餘九金返，則東明月川之力哉。

# 遊滿井記

京師渴處，得水便歡。安定門外五里有滿井，初春，士女雲集，予與吳友張度往觀之。一亭函井，其規五尺，四窪而中滿，故名。滿之貌，泉突突起，如珠貫貫然，如蟹眼睜睜然，又如漁沫吐吐然，藤蓊草翳資其濕。游人自中貴外貴以下，巾者帽者，擔者負者，席草而坐者，引頸勾肩履相錯者，語言嘈雜，賣飲食者，邀訶好火燒，好酒，好大飯，好

果子。貴有貴供，賤有賤鬻，勢者近，弱者遠，霍家奴驅逐態甚熖。有父子對酌，夫婦勸酬者，有高髻雲鬟，覓鞋尋珥者，又有醉詈潑怒，生事禍人，而厥天陪乞者。傳聞昔年有婦卽此坐蓐，各老嫗解襦以帷者，萬目睽睽，一握爲笑。而予所目擊，則有軟不壓驢，厥天扶掖而去者，又有脚子抽登復墮，仰天露醜者，更有喇唬恣橫，强取人衣物，或狎人妻女，又有從旁不平，鬬毆血流，折傷至死者，一國惑狂，予與張友買酌葦蓋之下，看盡把戲乃還。

# 遊敬亭山記

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不道宣城，不知言者之賞心也。姑孰據江之上游，山魁而水怒，從青山討宛則曲曲鏡灣，吐雲蒸媚，山水秀而清矣。曾過響潭，鳥語人流，兩壁互答。望敬亭絳雰浮靄，令我杳然生翼，而吏卒守之不得動，旣束帶竣謁事，乃以青鞋走眺之。一徑千繞，綠霞翳染，不知幾千萬竹樹，黨結寒陰，使人骨面之血，皆爲醫碧，而向

之所謂鳥啼鶯囀者，但有茫然，竟不知聲在何處。廚人尾我，以一觴勞之留雲閣上，至此而又知衆鳥高飛盡，孤雲獨往還造句之精也。朓乎，白乎，歸來乎，吾與爾凌丹梯以接天語也。日暮景收，峰濤沸亂，饑猿出啼，予慄然不能止。歸臥舟中，夢登一大亭，有古柏一本，可五六人圍，高百餘丈，世眼未覩，世想不及，峭崿斗突，逼嵌其中，榜曰敬亭；又與予所游者異。嗟乎，晝夜相半，牛山短而蕉鹿長，回視靈空間，夢何在乎，游亦何在乎，又焉知予向者游之非夢，而夢之非游也，止可以壬寅四月記之爾。

# 上君山記

南龍盡于江陰，予疑君山所止。隶鐸雲間，以送試事，特往察之。下關不鎖，去海洋洋，朝對沙馱，亦無情面，人子須知，詎郭璞哉。會朱青浦惕菴，熊上海南石，醵具以游。石老松長，風踈日美，天籟徐鳴，遙睇三山，可以綠翼飛至。相與尋泉試茗，隨几布棋，吳中秀髦，紅綺藍簪，俱來探視，璧人有幾，汗香粉落。予曰，我師汝者，可與共學。

一揖即行，不通名氏，祇剩夢思。

# 再上虎丘記

西湖月上得眠，虎丘日斜方醉，此兩家者，予之狎友也。天啟丙寅四月十七日，宿其寺下，次日昧爽，舟人括漏，一行人俱起。予約友生盥櫛，趁平旦之氣，往寺禮佛。一蘇不到，兩阜無僧，偶至點頭石上，信手一推，而石搖搖然。沈叔賢陸務滋以手接之，則其指似麻辣辣者，銀鹿王端，大叶石動，談止，再推之不可矣。叔賢吳人，云此常事，後詢

之本地士紳，見未曾有，而予原說了不異石意。叔賢好反駁，爲姑蘇吐氣，言北寺塔高于報恩，務滋忤之，遂大怒，盛稱真娘墓之妙，云真娘當日，色乃絕色，聲乃絕聲，技乃絕技。務滋又忤之曰，兄聞之耶，見之耶，卽何不言墓乃絕墓。予曰真娘墓果絕，有千人盤在可知也。叔賢悶然，而一行人轟然。

# 遊廣陵諸勝記

曰梅花嶺，閣以何遜勝，遜又因少陵之詠勝。今官舍官庖，官酒官腔，官便已耳。吏皂處雜，花不容開，朝言公事，有花不目。而予獨賞其臨池一帖，魚床浸岸水，鳥路入山烟，此王子安語也，不俗。曰邗溝，柳綠隋堤，風光猶媚，葦苕芊眠，亦自楚致。然而不可方舟，惟多罏店，煎鮪燔豚，甜濃惡醞，令人苦趣，而少婦翁不知其解，以爲我生愉也

。曰蜀岡，不見蒙頂之茶，亦不見冰雪之井，北邙蒿里，政是小兒痘上加痘者，人生只合揚州死，何不學仙冢纍纍。曰迷樓，今作鑒，鑒固佳，即仍其迷亦自可。四寶帳雖以七國，然煬帝命名俱文妙，只不合作官家耳。曰九曲池，已湮沒，木蘭水調，至今淒切，則不審當年主何意也。曰司徒廟，清明日，翠鬟朱顏，香燈鐘鼓，游人萬集，筳篿祈卜，至屐錯簪遺。以予目所覩，盡粉本也，揚州實無色。曰法海寺，諸亡賴於此跌博，放風鳶，或拳勇飛星，或獸袿鬼扮，以恐嚇婦女。曰大明寺，水品亞于南冷，特袖吾鄉日鑄，試之亦覺清逸而已。晏元獻憩此得句，無可奈何花落去，苦不能聯

，江都都尉王琪傍侍，應聲曰，似曾相識燕歸來，公即薦辟館職，遂躋侍從，吾家有人。曰平山堂，歐陽公所建者，看江南諸山殊遠暢。適門人吳令則，孫發甫，担具精腆，有二伎能太平曲，人棄我取，盡歡沽醉。燃松呼鑰而啓城闉，邦人亦有後至者。

以上錄文飯小品卷三

# 紀游

台蕩之勝，入懷者廿年，入夢者幾夜。頃子姪輩向累稍謝，偶讀舊部張肅之台游草，遂投袂而起，展及於窒皇，裝及於寢門之外，舟及於五雲之漪，勅一書記，一童子，一庖，一管辦，三粗力人行矣。會鄰友鈕睿孺來船，一言即解冠橫臥，予壯其無隔宿之謀，牽衣之態也，共行之。檢笥中得同年秦觀察一郵符，少借官德，從娥江發，經台甌，訪括蒼

，歷婺睦，順流錢塘而下，如探牛斗畢，浩浩乎元空坐漢槎還也。蓋玄暢於遊者凡兩月。予嘗謂官游不韻，士游不服，富游不都，窮游不澤，老游不前，稚游不解，閑游不思，孤游不語，託游不榮，便游不敬，忙游不慊，套游不情，挂游不樂，勢游不甘，買游不遠，賒游不償，燥游不別，趁游不我，帮游不目，苦游不繼，膚游不賞，限游不逍，浪游不律。而予之所謂游，則酌衷於數者之間，避所忌而趨所吉，釋其回而增其美，游道如海，庶幾蠡測之矣。至於鳥性之悅山光，人心之空潭影，此即彼我共在，不相告語者。今之爲此告語，亦不過山川之形似，登涉之次第云耳。嗟乎，游何容

易也，而亦何容易告語人也。

# 東山

出東關，得箬舟，霧初醒，旭上，望虞山一帶，坦迤縴直，絮綿中埋數角黑幕，是米顛濃墨壓山頭時也。然不可使顛見，恐遂廢其畫。亭午，過蕩墻，江魚入饌。兩岸山各以淺深色媚行，伸脚一眠，小醉而夢。舟子突叫看東山，山麓巉石獸蹲，守江如拒。從謝公棹楔上磴路，每數十武，長松繡天，濤聲百沸。又壑中時有哀玉淙淙，草多遠志。看洗屐

池，一泓不渴，可當萬里流也。池上數級，得薔薇洞，文靖携妓常憩此，李白奉憶東山詞，花開月落；幾度誰家，何物少年輕薄。然致語大是曉語，可以喚起文靖，不必多憾。窈藹曲折入國慶寺，寺僧指點調馬路，英風爽然。上西眺，西眺名韻甚，白天布曳，直入大海，浩然不疑，獨琵琶一洲，宛作當年掩袂態，古今人豈甚相殊，那得不爲情感。東山辨，見宋王坙記甚詳，吾以爲山之所住，偶然四隔耳，何以喜東不喜南也。夫東山之借鼎久矣，足忌之而口祥之，人遂視東山爲南山，絜令家有，從未面識，而輒謂其知情者乎。吾安能倒決曹江之水，一爲洗清兩字寃也，山可矣，去其東而

可矣。

# 剡谿

浮曹娥江上，鐵面橫波，終不快意。將至三界址，江色狎人，漁火村燈與白月相下上，沙明山靜，犬吠聲若豹，不自知身在板桐也。昧爽，過清風嶺，是谿江交代處，不及一唁貞魂。山高岸束，斐綠疊丹，搖舟聽鳥，杳小清絕，每奏一音，則千巒喈答。秋冬之際，想更難爲懷，不識吾家子猷何故興盡，雪谿無妨子猷，然大不堪戴，文人薄行，往往借

他人爽厲心脾，豈其可。過萱圖山，是一蘭苔盆景。自此萬壑相招赴海，如羣諸侯敵玉鳴鞢，逼折久之，始得豁眼一放地步。山城崖立，晚市人稀。水口有壯台作砥柱，力脫幘往登，涼風大飽。城南百丈橋，翼然虹飲，溪逼其下，電流雷語。移舟橋尾，向月磧枕漱取酣，而舟子以爲何不傍彼岸，方喃喃怪事我也。

# 天姥

南明入台山，如剡笋根，又如旋螺頂，漸深遂漸上。過桃墅，谿鳴樹舞，白雲綠坳，略有人間。飯斑竹嶺，酒家胡當壚，艷甚。桃花流水，胡麻正香，不意老山之中，有此嫩婦。過會墅，入太平庵看竹，俱汲桶大，碧骨雨寒，而毛葉離褷，不啻雲鳳之尾，使吾家林得百十本，逃漬去褌其下，自不來俗物敗人意也。行十里，望見天姥峰，大丹鬱起，

至則野佛無家，化爲廢遝，荒烟迷草，斷碣難捫。農僧見人輒縮，不識李太白爲何物，安可在癡人前說夢乎。山是桐栢門戶，所謂半壁見海，空中聞雞，疑意其顚。上至石扇洞天，青崖白鹿，葛洪丹邱俱在明昧之際，不知供奉何以神往。台山如天姥者，僅當兒孫內一魁父，焉能勢拔五岳，掩赤城耶。山靈有力，貧緣入供奉之夢，一夢而吟，一吟而天姥與台山遂爭伯仲席，嗟乎，山哉，人哉。

# 華蓋

海雨在四五月間，如婦人之怒，易搆而難解。又如少年無行子，盟在耳門，須臾翻覆。予旅居鹿城外，去華蓋鳥聲相答，而遂無如此涔涔者何矣。出門敗格，凡十餘舉，不謂容成大玉之天，反忌匀漏令窺識。予友莊使君賓長此洞，言乘漏景必觴予是間，杯入掌而滂沱，建瓴下山，不折眉目。久之得乍霽，遂率輿取道蒙泉，上顛亭，看山海雲物忙甚，

似六國徵調百萬軍騎分路戰祖龍者。大江乃抽匣之劍，光采陸離，然時時閃暗推磨，萬頃不定。正欲呼吸天風，而翩膚薄射，元氣圍人，都無所見，僅有積穀山，恍惚中聊相慰藉耳。而所謂容成洞，春草池，謝岩，郭祠，俱從屐齒下失過。然華蓋能妬予，不能禁予不看風雨之華蓋也。乳柑若火齊時，稻蟹膏流琥珀，吾當來住夢草堂，拄九節短笻，日日踏華蓋頂門，歌呼笑罵，醉則遺溲而去，吾之憤憤於茲山者，庶有豸乎。

# 石門

去青田三十里，惡谿齒齒鋸，張舟鬪縫中，轆轤上，浪大於馬，稍得洄潏，看石門，磧明羅縠，箐棘密蒙，玄熊啼號，猿鳥見人反怪立不去。兩壁劃峙，雲氣往來，譏呵甚憚。折數十步，二員山鐘伏而無懸釜之項，童涸無衣，村朴自守，有田家老瓦盆意。從草畦中又折人數十武，望見天壁，百丈瀑布懸空飛下，雖未敢與台蕩執圭爭霸，然亦是嚙強趙

佗。壁腳潭玄暗不可狎，前一石柱起，而岩下厂曠，可盤植二十人。斜劣而上，舟子縴夫各置一石小洞上，各明其游，以危及潭根者爲勇。此地虛清杳漠，道書稱玄鶴洞天云。予自觀瀑以來，驚於天台，畏於雁蕩，歌舞於仙源，而苦於石門。蓋境物所遇，皆吾性情，此竅塙困源，無線通之地，有箭括之天，凶湍險洑，煙絕人稀，赤筋白汗，邪許萬端，以至於此，亦何爲者。謝康樂席父祖之資，呼其童僕門生，探峻造幽，伐木開逕，既登石門之頂，遂力營所住，其所云乘日用慰營魂者，以爲是皆三萬六千日中之日也。爾時吟中未及飛瀑，豈天故秘之耶。向使得有垂虹滾雪之觀，則功役更

嘗無已，其爲累東甌者不淺矣。夫游之情在高曠，而游之理在自然，山川與性情，一見而洽，斯彼我趣通，可告來者。石門大苦境耳，蹴一丸泥封之，使隱君子長不知名，亦未爲不可，吾不欲附和謝先生矣。

# 小洋

由惡谿登括蒼，舟行一尺，水皆汙也，天為山欺，水求石放，至小洋而眼門一闢。吳閬仲送我，挈睿孺出船口席坐引白，黃頭郎以櫂歌贈之，低頭呼盧，俄而驚視各大叫，始知顏色不在人間也。又不知天上某某名何色，姑以人間所有者彷彿圖之，落日含半規，如胭脂初從火出。溪西一帶山，俱似鸚綠鴉背青，上有腥紅雲五千尺，開一大洞，逗出縹天

，映水如繡鋪赤瑪瑙。日益曶，沙灘色如柔藍懈白，對岸沙則蘆花月影，忽忽不可辨識。山俱老瓜皮色。又有七八片碎剪鵝毛霞，俱金黃錦荔，堆出兩朶雲，居然晶透葡萄紫也。又有夜嵐數層鬭起，如魚肚白，穿入出鑪銀紅中，金光煜煜不定。蓋是際天地山川，雲霞日采，烘蒸鬱襯，不知開此大染局作何製。意者，妬海蜃，凌阿閃，一漏卿麗之華耶。將亦謂舟中之子，既有蕩胸決眥之解，嘗試假爾以文章，使觀其時變乎，何所遘之奇也。夫人間之色僅得其五，五色互相用，衍至數十而止，焉有不可思議如此其錯綜幻變者。曩吾稱名取類，亦自人間之物而色之耳，心未曾通，目未曾覩，

不得不以所覩所通者，達之於口而告之於人，然所謂彷彿圖之，又安能彷彿以圖其萬一也。嗟乎，不觀天地之富，豈知人間之貧哉。

以上錄游喚

# 陳眉公文鈔

# 文娛敘

往丁卯前，璫網告密，余謂董思翁云，吾與公此時，不願爲文昌，但願爲天聾地啞，庶幾免于今之世矣。鄭超宗聞而笑曰，閉門謝客，但以文自娛，庸何傷。近年緣讀禮之暇，搜討時賢雜作小品而題評之，皆芽甲一新，精彩入面，有法外法，味外味，韵外韵，麗典新聲，絡繹奔會，似亦隆萬以來，氣候秀擢之一會也。往弇州公代興，雷轟霆鞫，後生

楚輩重踊而從者，幾類西崑之宗李義山，江右之宗黃魯直。然之袁氏，思出而變之，欲以漢魏易趙𫍯，而人不盡服也。然新陳相變，作者或孤出，或四起，𥙿鷹掣鞲而擊九霄，天馬脫轡而馳萬里，卽使弇州公見之，亦將感得氣之先，發起予之嘆，白樂天有云，天下無正聲，悅耳卽爲娛，豈是之謂耶。超宗曰，吾儕草土，豈敢洋洋將將，批判先覺，但古豪雋必有寄，如皇甫淫，杜預癖，杜下之五千言，毘耶之四十九年法，卽至人累世宿刼，不能斷文字緣，而況吾輩乎。嘗反覆諸賢文，一讀之謂愁，再讀之釋涕，三讀之不覺呻吟疾痛之去體也，其庶幾大祥之援琴乎哉。余日學唯是，開元中，

將軍裴旻居喪，詣吳道子請畫鬼神于東都天宮壁，以資冥福。答曰，將軍試爲我纏結舞劍一曲，庶因猛厲以通幽冥。旻唯唯，脫去縗服，裝束走馬，左旋右轉，揮劍入雲，高數十丈，若電光下射，旻引手執鞘承之，劍透室而入，觀者數千人，無不驚慄。道子于是援毫圖壁，颯然風起，爲天下之壯觀。鄭超宗磊落俠丈夫，文章高邁，名流見之皆辟易，出其精鑒，選爲文娛，斯亦吳道子東都之畫壁耳。若康樂娛于淸讌，玄暉娛于澄江，未足比于文娛之壯觀也。眉道人陳繼儒書于硯廬中。

錄媚幽閣文娛

# 茶董小敘

范希文云，萬象森羅中，安知無茶星，余以茶星名館。每與客茗戰，自謂獨飲得茶神，兩三人得茶趣，七八人乃施茶耳。新泉活火，老坡窺見此中三昧，然云出磨，則屑餅作團矣。黃魯直去芎用鹽，去橘用薑，轉於點茶全無交涉。今旗鎗標格天然，色香映發，岕爲冠，他山輔之，恨蘇黃不及見，若陸季疵復生，忍作毀茶論乎。江陰夏茂卿敘酒，其言

甚豪，予笑曰，觴政不綱，曲爵分愬，詆呵監史，倒置章程，擘斗覆觚，幾於腐脅，何如隱囊紗帽，翛然林澗之間，摘露芽，煑雲腴，一洗百年塵土胃耶。醉鄉網禁疎闊，豪士升堂，酒肉傖父，亦往往擁盾排闥而入。茶則反是，周有酒誥，漢三人聚飲，罰金有律，五代東都有麴禁，犯者族，而於茶，獨無後言。吾朝九大塞著爲令，銖兩茶不得出關，正恐濫觴於胡奴耳，蓋茶有不辱之節如此。熱腸如沸，茶不勝酒，幽韵如雲，酒不勝茶，酒類俠，茶類隱，酒固道廣，茶亦德素。茂卿茶之董狐也，試以我言平章之孰勝，茂卿曰諾，於是退而作茶董。

# 酒顛小敍

夏茂卿撰酒顛，修引東方酈生畢卓劉伶諸人，以策酒勳，辨哉無以應矣。予不飮酒，即飮未能勝一蕉葉，然頗諳酒中風味。大約太醉近昏，太醒近散，非醉非醒，如憨嬰兒，胸中浩浩，如太空無纖雲，萬里無寸草，華胥無國，混沌無譜，夢覺半顛，不顛亦半，此眞酒徒也。畢忘盜，未忘甕，劉忘埋，未忘鍤，俗人治生，道人學死，聖人之教，生榮而

死哀，是皆猶有生死在耳。然則將何如，樂天不云乎，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且飲。

# 牡丹亭題詞

吾朝楊用修，長於論詞，而不嫻於造曲，徐天池四聲猿，能排突元人，長於北而又不長于南，獨湯臨川最稱當行本色。以花間蘭畹之餘彩，刱為牡丹亭，則翻空轉換極矣，一經王山陰批評，撥動髑髏之根塵，提出傀儡之啼笑，關漢卿高則誠曾遇如此知音否。張新建相國，嘗語湯臨川云，以君之辨才，握麈而登皐比，何渠出濂洛關閩下，而逗漏於碧簫

紅牙隊間，將無爲青青子衿所笑。臨川曰，某與吾師終日共講學，而人不解也，師講性，某講情，張公無以應。夫乾坤首載乎易，鄭衛不删於詩，非情也乎哉，不若臨川老人，括男女之思而托之於夢，夢覺索夢，夢不可得，則至人與愚人同矣。情覺索情，情不可得，則太上與吾輩同矣。化夢還覺，化情歸性，雖善談名理者，其孰能與于斯。張長公次公曰，善，不作此觀，大丈夫七尺腰領，畢竟罷殺五慾甕中，臨川有靈，未免叫屈。

# 花史跋

有野趣而不知樂者，樵牧是也，有果窳而不及嘗者，菜傭牙販是也，有花木而不能享者，達人貴人是也。古之名賢，獨淵明寄興，往往在桑麻松菊田野籬落之間，東坡好種植，能手接花果，此得之性生，不可得而強也。強之，雖授以花史，將艴然擲而去之。若果性近而復好焉，請相與偃曝林間，諦看花開花落，便與千萬年與亡盛衰之轍何異，雖謂二

十一史盡在左編一史中可也。

# 游桃花記

南城獨當陽，城下多栽桃花，花得陽氣及水色，大是穠華，居民以細榆軟柳編籬緝墻，花間菜畦，綰結相錯如繡。余以花朝後一日，呼陳山人父子，煖酒提小榼，同胡安甫，宋賓之，孟直夫，渡河梁踏至城以東，有桃花蓊然。推戶闌入，見一老翁具雞黍餉客，余輩衝筵前索酒，請移酒花下，老翁愕視，恭謹如命，余亦不通姓字，便從花板酒杯，老饕

一番。復攀桃枝坐花叢中，以藏鈎輸贏爲上下，五六人從紅雨中作活轆轤，又如孤猿狂鳥，探葉窺果，惟愁枝脆耳。日暮乃散。是日也，老翁以花朝爲生辰，余于酒後作歌贈之，謂老翁明日請坐卮觴爲壽。十四日，余與希周直夫叔意，挈酒榼甫出關，路途得伯靈子猶，拉同往，又遇袁長史披鶴氅入城中，長史得我輩看花消息，遂相與反至桃花溪。至則田先生方握鋤理草根，見余輩便更冠出肅客，客方散踞石上，而安父賓之箕仲父子，俱挈酒榼佐之，董徐何三君，從城上窺見，色爲動，復踉蹌下城，又以酒及鮮筍蛤蜊佐之，是時不速而會凡十八人，田先生之子歸，駢爲十九，榼十一，酒

七八壺觴，酒屈興信，花醉客醒，方苦甌罍相恥，忽城頭以長頸罎酒一尊送城下客，則文卿直卿兄弟是也，余輩大喜，賞爲韵士。時人各爲隊，隊各爲戲，長史伯靈角智局上，紛紛諸子飽毒空拳，主人髮短耳長，龍鍾言笑。時酒瀝尙餘，乃從花籬外要路客，不問生熟妍醜，以一杯酒澆入口中，以一枝桃花簪入鬢角，人人得歡喜吉祥而去。日暮烏倦，余亦言旋，皆以月影中抱持而顧，視紗巾縹袖，大都酒花花瓣而已。昔陶徵君以避秦數語，輪寫心事，借桃源爲寓言，非有眞桃源也，今桃花近在城齒，無一人爲花作津梁，傳之好事者，自余問津后，花下數日間，便爾成蹊。第賞花護花者，

舍吾黨后能復幾人，幾人摧折如慾風甚雨，至使一片赤霞，闌珊狼籍，則小人于桃花一公案，可謂功罪平之矣。

卷之十九

以上錄晚香堂小品

# 李長蘅文鈔

# 紫陽洞

南山自南高峯，邐迤而至城中之吳山，石皆奇秀一色，如龍井烟霞南屏萬松慈雲勝果紫陽，一巖一壁，皆可累日盤桓，而紫陽精巧，頫仰位置，一一如人意中，尤奇也。余己亥歲與淑士同遊，後數至湖上，以畏入城市，多放浪兩山間，獨與紫陽隔闊。辛亥偕方回訪友雲居，乃復一至，蓋不見十餘年，所往來胸中者，竟失之矣。山水勝絕處，每恍惚不

自持，强欲捉之，縱之旋去，此味不可與不知痛痒者道也。余畫紫陽時，又失紫陽矣，豈獨紫陽哉，凡山水皆不可畫，然皆不可不畫也，存其恍惚者而已矣。書之以發孟陽一笑。

# 雲居寺

武林城中招提之勝，當以雲居爲最。繞山門前後皆長松，參天蔽日，相傳以爲中峰手植。歲久浸淫，爲寺僧剪伐，十不存一，見之輒有老成凋謝之感，殆不欲多至其地。去年五月偕方回泛小舟，自小築至清波，訪張懋良寺中，落日坐長廊，沽酒小飲，已裴徊城上，望鳳皇南屏諸山，沿月踏歌而歸。翌日遂爲孟陽畫此，殊可思也。壬子十二月鹿中舟中

題。

# 西泠橋

余嘗爲孟陽題扇云，多寶峯頭石欲摧，西泠橋邊樹不開，輕烟薄霧斜陽下，曾泛扁舟小築來。西泠樹色真使人可念，橋亦自有古色，近聞且改築，當無復舊觀矣，對此悵然。

# 兩峯罷霧圖

三橋龍王堂，望湖西諸山，頗盡其勝，烟林霧障，映帶層疊，淡描濃抹，頃刻變態，非董巨妙筆，不足以發其氣韻。余在小築，時小槳至隄上，縱步看山，領略最多，然動筆便不是，甚矣氣韻之難言也。予友程孟陽湖上題扇詩云，風隄露塔欲分明，閣雨縈煙兩未成，我試畫君團扇上，船窗含墨信風行。此景此時，此人此畫，俱屬可想。癸丑八月清暉

閣題。

# 法相寺山亭圖

去年在法相，有送友人詩云，十年法相松間寺，此日淹留卻共君，忽忽送君無長物，半間亭子一溪雲。時與方回孟陽避暑竹閣，連夜風雨，泉聲轟轟不絕。又有題扇頭小景一詩云，夜半溪閣響，不知風雨歇，起視杳靄間，悠然見微月。一時會心，都不知作何語，今日展此，亦自可思也。壬子十月大佛寺倚醉樓燈下題。

# 勝果寺月巖圖

勝果巖石奇秀，甲於兩山，而月巖尤爲奇勝，不知何人樹一綽楔以障之，又於巖上鑿字作道學語，可笑石丈無靈，見污傖父。余此畫雖不能傳神，亦足爲洗垢矣。壬子臘月十三日書於金閶舟中，時孟陽以送余北上，攜此冊至，同觀者爲方孟旋徐元晦金爾珍翁子遠鄭子野張伯美，舍弟無垢，從子緇仲。

# 六和曉騎圖

燕子磯上臺，龍潭驛口路，昔時並馬行，夢中亦同趣。復來五雲山，遙對西興渡，絕壁瞰江立，恍與此境遇。人生能幾何，江山幸如故，重來復相攜，此樂不可喻。置身畫圖中，那復言歸去，行當尋雲棲，雲深渺何處。此予甲辰與王淑士平仲參雲棲，舟中爲題畫詩，今日展予所畫六和曉騎圖，此境恍然，重爲題此，壬子十月六日定香橋舟中。

# 永興蘭若

壬子正月晦日，同仲錫子與自雲棲翻白沙嶺，至西溪，夾路修篁，行兩山間，凡十里至永興寺。永興山水夷曠，平疇遠村，幽泉老樹，點綴各各成致。自永興至岳廟又十里，梅花綿亙，村落彌望如雪，一似余家西磧山中。是日飯永興，登樓嘯詠，夜還湖上小築，同孟陽印持子將輩痛飲。翌日出冊子畫此，癸丑十月爲鎭舟中題。

# 冷泉紅樹圖

余中秋看月於湖上者三，皆不及待紅葉而歸，湖上故人屢以相嘲，余亦屢與故人期，而連歲不果，每用悵然。前日舟過塘棲時，見數樹丹黃可愛，躍然思靈隱蓮峯之約，今日始得一踐。及至湖上，霜氣未遍，雲居山頭千樹楓柏，尚未有酣意，豈余與紅葉緣尙慳耶。因憶往歲忍公有代紅葉招余詩，余亦率爾有答，聊記於此，二十日西湖，領略猶未了，

一朝別子歸，使我意悄悄。當我欲別時，千山秋已老，更得少日留，霜酣變林杪，子嘗為我言，霽隱楓葉好，千紅與萬紫，亂插向晴昊，爛然列錦繡，森然建旂旐，一生未得見，何異說食飽。至今追昔遊，懊殺歸來早，豈知今復爾，萬事有魔嬈，相率可奈何，是身為籠鳥。歸來十日餘，昨日試閑眺，村邊小紅桃，向人亦嫣嫣，轉憶故人言，西湖攬懷抱，開緘讀素書，因風為子道。

# 斷橋春望圖

往時至湖上，從斷橋一望，便魂消欲絕。還謂所知，湖之瀲灩熹微，大約如晨光之著樹，明月之入廬，蓋山水相映發，他處卽有澄波巨浸不及也。壬子正月以訪舊重至湖上，輒獨往斷橋，裵回終日。翌日爲楊讖西題扇云，十里西湖意，都來在斷橋，寒生梅蕚小，春入柳結嬌。乍見應疑夢，重來不待招，故人知我否，吟望正蕭條。又明日作此圖，小春

四日，同子陽子與夜話偶題。

# 南屏山寺

往歲甲寅，同淑士平仲過南屏居然亭，看石壁題詭，以後數至湖上，或到南屏看友人，輒别去，徘徊兩山，欲一至居然亭而不果矣。見予畫，始恍然如夢中也。

# 雷峯暝色圖

吾友子將嘗言湖上兩浮屠，雷峯如老衲，寶石如美人，予極賞之。辛亥在小築，與方回池上看荷花，輒作一詩，中有云，雷峰倚天如醉翁，印持見之躍然曰，子將老衲。不如子醉翁，尤得其情態也。盖予在湖上山樓，朝夕與雷峯相對，而暮山紫氣，此翁頹然其間，尤爲醉心。然予詩落句云，此翁情澹如煙水，則未嘗不以子將老衲之言爲宗耳。癸丑十

月醉後題。

# 紫雲洞

己酉三月，偕閑孟無際子薪，舍弟無垢，從子緇仲，登爲石峰，尋紫雲洞。洞石甚奇，而惜少南山秀潤之色，然境特幽絕，遊人所罕至也。後三年，在小築，鐙下酒酣，弄筆作水墨山水，覺舊遊歷歷都在目前，遂題云紫雲洞圖，竟不知洞果如是畫否，當以問嘗遊者，余畫大都如此，亦可笑也。

# 澗中第一橋

己酉始至十八澗，與孟陽閑孟無際子薪，舍弟無垢，舍姪緇仲，俱至徐村第一橋。飯于橋上，溪流淙然，山勢迴合，坐久之不能去。余有詩云，溪九澗十八，到處流活活，我來三月中，春山雨初歇，奔流與飛霰，耳目兩奇絕。悠然向溪坐，死對山嵯嵲，我欲參雲棲，此中解諸法，善哉汪子言，閉心隨水滅。無際亦有和余詩，忘之矣。

# 雲棲曉霧圖

壬子正月晦日，與仲錫子與出雲棲，慧法師季和居士送余輩至三聚亭下，是日大霧，山林糢糊，已而霽，至西溪還小築。明日孟陽持冊子索畫，遂圖此意。今又二年矣，爲鎮舟中，子將子與孟陽夜話偶題。

癸丑十月，孟陽及子將兄弟與余同舟至吳門，夜泊爲鎮，酒後題字，距壬子一年耳，茲稱二年，此時真大醉耶。猶

記出雲棲時，霧初合，四望皆空，時見天末一痕兩痕，皆山頂也。日出氤氳，竹樹之影在水中，有寒柯離筵，挺出空濛間，猶帶紅葉，分明可愛。余畫中最得此意，題時草草，故所未及。當遊時畫時題字時，子與皆在，今已作故人，永隔言笑，真可痛也。己未六月重題。

# 烟霞春洞

從烟霞寺山門下眺，林壑窈窕，非復人境，李花時尤奇，真瓊林瑤島也。猶記與閑孟無際，自法相至烟霞洞，小憩亭子，渴甚，無從得酒，見兩傖父擔榼至，閑孟口流涎，遽從乞飲，傖父不顧，予輩大怪，偶見梁間惡詩書一板上，乃抉而擲之，傖父踉蹌而走，念此輒噴飯不已也。

# 江干積雪圖

余春夏秋嘗在西湖，但未見寒山而歸。甲辰同二王參雲樓，時已二月，大雪盈尺，出赤山步，一路瓊枝玉幹，披拂照耀，望江南諸山，皚皚雲端，尤可愛也，庚戌秋，與白民看月兩隄，余既歸，白民獨留遲雪，至臘盡，是歲竟無雪，快快而返。世間事各有緣，固不可以意求也。癸丑陽月題。

甲寅臘月，自新安還，孟陽觴余湖上，大雪，襆被與李

大白孟陽方回宿舟中，時已逍歲入，予將强挽余，欲脫不能。晨起潛呼一小舠而遁，雪已霽，白雲出山，與雪一色，上下光曜，應接不暇，擬作一詩，以歸思卒卒不果，終是一欠事也。己未夏日，虎邱精舍重題。

# 峋嶁雲澗

今年無回在靈鷲，余在小築，無回書來，屢約余看紅葉，云且掃峋嶁山閣以待余，余躍然欲赴，會體中小極不果。比同孟陽至靈鷲，則無回復以事歸矣，爲之悵然。是日至峋嶁，樹庵上人方禁足清音閣上，皋亭大慧長老亦在焉，相與啜茗而去。展此圖，憶峋嶁山水清遠，深恨不得少留，踐無回之約，遂題之以訂後期。

# 孤山夜月圖

曾與印持諸兄弟，醉後泛小艇，從西泠而歸。時月初上，新隄柳枝皆倒影湖中，空明摩盪，如鏡中復如畫中，久懷此胸臆，王子在小築，忽爲孟陽寫出，真是畫中矣。

# 三潭采蓴圖

辛亥四月在西湖，值蓴菜方盛，時以采擷作羹飽啖，有蓴羹歌，長不能載，大意謂西湖蓴菜，自吾友數人而外，無能知其味者。袁石公盛稱湘湖蓴羹，不知湘湖無蓴，皆從西湖采去。又謂非湘湖水浸不佳，不知蓴初摘時，必浸之經宿乃愈肥，凡泉水湖水皆可，不必湘湖也。然西湖人竟無知之者。圖中人舟縱橫，皆蕭山賣菜翁也，可與吾歌並存，以發

好事者一笑。癸丑十月吳江舟中篝燈題。

以上西湖臥游圖題跋一卷

# 張京元文鈔

# 湖上小記

## 九里松

九里松者，僅見一株兩株，如飛龍劈空，雄古奇偉。想當年萬綠參天，松風聲壯於錢塘潮，今已化爲烏有，更千百歲，桑田滄海，恐北高峯頭有螺蚌殼矣，安問樹有無哉。

韜光庵

韜光菴在靈鷲後，鳥道蛇盤，一步一喘。至庵入坐一小室，峭壁如削，泉出石罅，匯爲池，蓄金魚數頭，低窗曲檻，相向啜茗，真有武陵世外之想。

上天竺

天竺兩山相夾，迴合若迷，山石俱骨立石間。更繞松篁，過下竺，諸僧鳴鐘肅客，寺荒落不堪入，中竺如之。至上竺，山巒環抱，風氣甚固，望之亦幽致。

## 斷橋

西湖之勝在近，湖之易窮亦在近。朝車暮舫，徒行緩步，人人可遊，時時可游，而酒多于水，肉高于山。春時肩摩趾錯，男女雜沓，以挨簇爲樂，無論意不在山水，即桃容柳眼，自與東風相倚，遊者何曾一着眸子也。

## 孤山

孤山東麓，有亭翼然，和靖故址。今悉編籬插棘，諸巨家規種桑養魚之利，然亦賴其稍葺亭榭，點綴山容，楚人之

弓，何問官與民也。

## 蘇隄

蘇隄度六橋，隄兩旁盡種桃柳，蕭蕭搖落，想二三月柳葉桃花，遊人闐塞，不若此時之爲淸曠。

## 湖心亭

湖心亭雄麗空闊，時晚照在山，倒射水面，新月挂東，所不滿者半規，金盤玉餅，與夕陽彩翠，重輪交網，不覺狂叫欲絕。恨亭中四字匾，隔句對聯，塡楣盈棟，安得借咸陽

一炬，了此業障。

## 石屋

石屋寺，寺卑下無可觀，巖下石龕方廣十笏，遂以屋稱。屋內，好事者置一石榻可坐，四傍刻石像如傀儡，殊不雅馴，想以幽僻得名耳。出石屋西上下山坂，夾道皆叢桂，秋時着花，香聞數十里，堪稱金粟世界。

## 烟霞寺

烟霞寺在山上，亦荒落，係中貴孫隆易創，頗新整。殿

後開宕取土，石骨盡出，巉峭可觀。由殿右稍上兩三盤，經象鼻峯，東折數十武爲烟霞洞，洞外小亭踞之，望錢塘如帶。

法相寺

法相寺不甚麗，而香火駢集，定光禪師長耳遺蛻，婦人謁之以爲宜男，爭摩頂腹，漆光可鑑。寺右數十武，度小橋，折而上，爲錫杖泉，涓涓細流，雖大旱不竭。經流處，僧置一沙缸，挹注供爨，久之水土鏽結，蒲生其上，厚幾數寸，竟不見缸質，因名蒲缸。倘可劖置研池爐足，古董家不秦

漢不道矣。

龍井

過風篁嶺是爲龍井，即蘇端明米海嶽與辨才往來處也。寺北向，門內外修竹褎褎。井在殿左，泉出石罅，甃小圜池，下復爲方池承之。池中各有巨魚，而水無腥氣，池淙淙下瀉，繞寺門而出。小座與楷亭，㪍一片雲石，山僧汲水供茗，泉味色俱清，僧容亦枯寂，視他山迥異。

# 倪元璐文鈔

# 敘謔菴悔謔抄

此爲王季重觀察滑稽書作也。去此已二十五年，門人簡呈，不覺失笑，謔菴所謔，即是此耳，奪數語識之。

謔菴之謔，似俳似史。其中於人，忽醲忽酖，醉其諧而飲其毒，嶽嶽者折角氣墮，期期者彎弓計窮。於是笑撤爲嗔，嗔積爲釁，此謔菴所謂禍之胎而悔爾。雖然，謔菴既悔謔

禍，將定須莊語乞福。夫向所流傳，按義選辭，摛葩敲韻，要是謔菴所爲莊語者矣，而其中于人，不變其顏，則透其汗，莫不家題影國，人號衙官，南榮棄書，君苗焚硯，暑賦不出，靈光罷吟，在余尹邢，尤嗟瑜亮，蜂蠆之怨，着體卽知，遂有性火上騰，妬河四決，德祖可殺，譚峭宜沉，岌乎危哉，亦謔菴之禍機矣。謔菴不悔莊而悔謔則何也。且夫致有詼而非謾也，不可以刃殺士，而詭之桃以殺之，不可以經斷獄，而引非經之經以斷之。春秋斬然嚴夬，而造語尖寒，有如盜竊，公孫，天王狩，毛伯來求之類，研文練字，已極針錐，正以春秋一書，使宣尼滕乎輔頰，豈容後世復有淳于隱

語，東方雄辯者乎。史遷序贊滑稽，其發言乃曰，易以神化，春秋道義，是其意欲使滑稽諸人，宗祀孔子耳。滑稽之道，無端似神化，有激似義，神化與義，惟諧菴之諧皆有之。諧菴史才，其心豈不曰，世多錯事，春秋亡而史記作，吾諧也乎哉。如此卽宜公稱竊取，正告吾徒而書旣國門，逢人道悔，是則諧菴諧矣。孔子曰，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斯言也，諧也。

# 祁止祥稿序

文章之不治，則由其才膻而體升。才膻而體升者，詭羹酒于太玄，逃燈劍日帷匣，此二托者，其名大尊，而其情如春冰，彈指可破也。且夫太羹爲不味之烹，玄酒即非醨之釀，不味比之生物，非醨幾于濬水，以此二者，享諸眾口，苟其躋嚅唱旨，悅懌騰酣，則亦遂可尊屠手于易牙，貴汲人于儀狄，然固不能，則其用之文章，必有不可者矣。而謂過宜

必做，則有取于帷燈，侈割將傷，是所期乎匣劍，然不知畜米需鹽，養鍔待剸，此以喻字未落紙之時，意尙包胸之會，未聞至幽相察，而憂照深，兩敵相威，而嫌器利，今欲辨層墻之中非漆，襲石之裏無鉛，雖復長號，不可得信，則其用之文章，又必有不可者矣。知其不可而顧爲之者，其力薄而取途于易循，中慚而鶩高名以自壯，旣已爲之，必以笑天下之不爲此者，衰狐升座，而呪龍象之智爲羊鹿，此天下之大痛，志士所務白也。故吾之意，欲使羹人窮羹，酒人窮酒，燈者猶燈，劍者猶劍，則天下之才出，天下之才出，則文章之道大治矣。自吾持其說二十年，不敢以告人，以爲言之，

天下必有劚吾舌者，而今吾友祁止祥，由其道則大效，則是文章之事猶可爲，而言之亦未必禍也。止祥氏之文，棲于奧深，躍爲靈露，觀其入，剌然可寸計心，觀其出，瀉然可斛量血，則其才無不致于其文者矣。夫使止祥氏澹然而唱曉風殘月，或可以歡十七八女郎，信口而長吟，亦可以通曉白香山之老嫗，然止祥氏不爲，止祥氏以爲使天下婦人知之，則不如窮以死耳。觀于止祥氏之爲文，亦足知羹酒燈劍四者之才可得而極，而太玄帷匣之義自聖人言之亦爲多事，庸人托之則大奸而已矣。以止祥氏之才，亦數舉乃售，使吾言晚合，然使止祥氏不大效者，吾舌豈可得保乎。

# 敘蕭爾重盆園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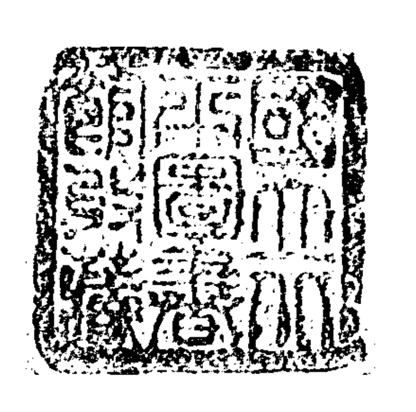
文章之味，螫口慘腹，吾見亦苦矣。而或占其氣，以爲其道可樂。以爲其道可樂者，是有見于其歊蒸翔泳之時，力盡而靈出。然若此者，非其劌心鉥腎，幾竭性命，則不可得遇也。凡物之靈，宅深而趨苦，苟嘻怡笑歌而求之，則遁而走于淵，李贄皇之論文也曰，恍惚而來，不思而至，贄皇之意，以爲是道則蠢與嬰兒也，嬰兒不造啼得啼，不造笑得笑

，蠶蠕蠕蝨蝨沉於深泥，與螺同息，不知其上則詭爲宮闕，怪爲人馬；故爲天下選不思之則，陳恍惚之觀，莫若是二者矣。然是二者，其宰不存，其脈不見，其宰不存其脈不見，則其體不足以持，其體不足以持，則其器不貴也。聖人之未有情，不如傑者之致其性，故平林之呱，不如蘇門之嘯，蘇門之嘯，不如華山之鼾，呱者人寐，嘯者天寐，鼾之謂中於函鍾，極人於寐，而致天于寐。爲蠶之宮闕人馬者，不如注汞而出其眉笏，宮闕人馬多意，而眉笏有思也。故贊皇之學，不及長沙，長沙之悟，發于平原。劉長沙之言曰，勤意之時，唭咳並失，祇祇畏畏，如臨上帝。陸平原之言曰，收視

反聽，耽思旁訊，兀若枯木，豁若涸流。如二子之論，視其中豈有可樂者乎。豫章蕭爾重之文，渾脫瀏灕，鶣翩騰擧，人之讀之者，叫呼起舞，以爲靈至，即不知其覃精厚思，蠲絕肝見，射石取入，穴革取出，所求乎文，苦難如此。故相爾重之文，以爲可樂者，則猶舞兒槊上，擊缶引酒而從之也。夫使爾重取樂，則不可致靈，即使爾重取樂可以致靈，爾重則不爲也。武陵之漁人，溪行無意，忽然入桃林，鄧艾馳陰平七百里，鑿山通道，裹氈緣厓，以趨劍閣。漁人之歸不攻其漁，鄧艾則由之以取天下。即使由漁人之道，可以坐有桃源，然爾重不以易其劍閣者，爾重以爲不犯其難，又何樂

乎。自海內之士，豆鉛俎槧，以事如誠先生，既十餘年，今將去之投誠爾重。先生之文，既已昌爲鳳巘，澍爲雲施，而爾重方且玄求性命，旁極禮樂，竦身而跂天人之詔，故蕭氏之爲文章，其取致用於世者，雖十世可知已。雖然，吾固妬之，杜少陵子宗武，質詩供奉，供奉遺之石斧曰，非取父斤也，欲斫子手，不爾詩名又歸杜家。今其名已歸，則是莫可爲也。

以上錄鴻寶應本



民國廿一年八月付印
民國廿一年九月出版
一——二〇〇〇冊

近代散文鈔　上卷
實售大洋壹元
（外埠酌加寄費）





編選者　沈啓无
發行者　北平人文書店

# 人文書店出版書籍

中國文選……鄭振鐸編……（印刷中）

佩文新韻（國音分韻常用字表）黎錦熙著……（印刷中）

近代散文鈔（下卷）……沈啟无編……（即出）

近代文藝思潮……孫席珍著……（定價洋伍角）

現代中國女作家……草野著……（定價洋四角伍分）

初日樓詩駐夢詞合刊……嚴既澄著……（印刷中）

法西斯主義運動論……張我軍譯……（印刷中）

諾貝爾文學獎金與歷居獲得者……施宏告著……（定價洋貳角伍分）

現代中國政治教育……楊漢輝著……（定價洋壹元貳角）

教育科學之源泉……張岱年 傅繼夏合譯……（定價洋叁角）

日本語法十二講……張我軍譯……（定價洋壹元貳角）

英漢雙注嘉德橋市長……劉泗 趙德先合注……（定價洋壹元貳角）

兒童世界史綱……高元白譯……（印刷中）

人性醫學（附戀愛學）……張我軍譯……（定價洋壹元貳角）

沒有仇恨和虛偽的國度……高素著……（印刷中）

黃昏……丁文著……（定價洋柒角）

英雄……王禾棠譯……（定價洋肆角）

蘋果樹及其他……劉泗譯……（印刷中）

近代散文抄

平伯題

沈啓无編選

# 近代散文鈔 下卷

北平人文書店印行



# 近代散文鈔下卷

# 張宗子文鈔

# 四書遇序

六經四子自有註腳而十去其五六矣，自有詮解而去其八九矣，故先輩有言，六經有解不如無解，完完全全幾句好白文，卻被訓詁講章說得零星破碎，豈不重可惜哉。余幼遵大父教，不讀朱註。凡看經書，未嘗敢以各家註疏橫據胸中，正襟危坐，朗誦白文數十餘過，其意義忽然有省。間有不能強解者，無意無義，貯之胸中，或一年或二年，或讀他書，

或聽人議論，或見山川雲物鳥獸蟲魚，觸目驚心，忽於此書有悟，取而書之，名曰四書遇。蓋遇之云者，謂不於其家，不於其寓，直於途次之中邂逅遇之也。古人見道旁蛇鬬而悟草書，見公孫大孃舞劍器而筆法大進，蓋真有以遇之也。古人精思靜悟，鑽研已久，而石火電光，忽然灼露，其機神攝合，政不知從何處着想也。舉子十年攻苦，於風簷寸晷之中，搆成七藝，而主司以醉夢之餘，忽然相投，如磁引鐵，如珀攝芻，相悅以解，直欲以全副精神注之，其所遇之奧竅，真有不可得而自解者矣。推而究之，色聲香味觸法中間，無不有遇之一竅，特留以待深心明眼之人邂逅相遇，遂成莫逆

耳。余遺亂離兩載，東奔西走，身外長物，委棄無餘，獨於此書，收之篋底，不遺隻字。曾記蘇長公儋耳渡海，遇颶風，舟幾覆，自謂易解與論語解未行世，雖遇險必濟，然則余書之遇知己與不遇盜賊水火，均之一遇也，遇其可易言哉。

卷之一

# 陶庵夢憶序

陶菴國破家亡，無所歸止，披髮入山，駴駴爲野人。故舊見之，如毒藥猛獸，愕窒不敢與接。作自輓詩。每欲引決，因石匱書未成，尚視息人世。然瓶粟屢罄，不能舉火，始知首陽二老直頭餓死，不食周粟，還是後人粧點語也。饑餓之餘，好弄筆墨。因思昔日生長王謝，頗事豪華，今日罹此果報，以笠報顱，以蕢報踵，仇簪履也。以衲報裘，以苧報

綌，仇輕煖也。以藿報肉，以糲報粻，仇甘旨也。以蔫報牀，以石報枕，仇溫柔也。以繩報樞，以甕報牖，仇爽塏也。以烟報目，以糞報鼻，仇香豔也。以途報足，以囊報肩，仇輿從也。種種罪案，從種種果報中見之。雞鳴枕上，夜氣方回，因想余生平，繁華靡麗，過眼皆空，五十年來總成一夢。今當黍熟黃粱，車旋蟻穴，當作如何消受，遙思往事，憶即書之，持向佛前，一一懺悔。不次歲月，異年譜也。不分門類，別志林也。偶拈一則，如遊舊徑，如見故人，城郭人民，翻用自喜，真所謂痴人前不得說夢矣。昔有西陵脚夫為人擔酒，失足破其甕，念無以償，痴坐佇想曰，得是夢便好

。一寒士鄉試中式，方赴鹿鳴宴，恍然猶意非真，自嚙其臂曰，莫是夢否？一夢耳，惟恐其非夢，又惟恐其是夢，其爲痴人則一也。余今大夢將寤，猶事雕蟲，又是一番夢囈。因嘆慧業文人，名心難化，政如邯鄲夢斷，漏盡鐘鳴，盧生遺表，猶思摹搨二王，以流傳後世，則其名根一點，堅固如佛家舍利，劫火猛烈，猶燒之不失也。

卷之一

# 西湖夢尋序

余生不辰，闊别西湖二十八載，然西湖無日不入吾夢中，而夢中之西湖實未嘗一日别余也。前甲午丁酉兩至西湖，如湧金門，商氏之樓外樓，祁氏之偶居，錢氏余氏之别墅，及余家之寄園，一帶湖莊，僅存瓦礫，則是余夢中所有者反為西湖所無。及至斷橋一望，凡昔日之歌樓舞榭，弱柳夭桃，如洪水淹沒，百不存一矣，余乃急急走避，謂余為西湖而

來，今所見若此，反不若保吾夢中之西湖爲得計也。因想余夢與李供奉異，供奉之夢天姥，如神女名姝，夢所未見，其夢也幻。余之夢西湖也，如家園眷屬，夢所故有，其夢也真。余今僦居他氏已二十二載，夢中猶在故居。舊役小傒今已白頭，夢中仍是總角。夙習未除，故態難脫，而今而後，余但向蝶菴岑寂，蘧榻紆徐，惟吾舊夢是保，一派西湖景色猶端然未動也。兒曹詰問，偶爲言之，總是夢中說夢，非魘即囈也。余猶山中人歸自海上，盛稱海錯之美，鄉人競來共舐其眼。嗟嗟，金齏瑤柱，過舌即空，則舐眼亦何救其饞哉？第作夢尋七十二則，留之後世，以作西湖之影。

# 夜航船序

天下學問，唯夜航船中最難對付。蓋村夫俗子，其學問皆預先備辦，如瀛洲十八學士，雲台二十八將之類，稍差其姓名，輒掩口笑之。彼蓋不知十八學士，二十八將，雖失記其姓名，實無害於學問文理，而反謂錯落一人，則可恥孰甚，故道聽途說，只辦口頭數十個名氏，便爲博學才子矣。余因想吾八越，唯餘姚風俗，後生小子無不讀書，及至二十無

及，然後習爲手藝，故凡百工賤業，其性理綱鑑皆全部爛熟，偶問及一事，則人名官爵年號地方，枚舉之未嘗少錯，學問之富眞是兩腳書廚，而其無益於文理考校，與彼目不識丁之人無以異也。或曰，信如此言，則古人姓名總不必記憶矣。余曰，不然，姓名有不關於文理，不記不妨，如八元八凱廚俊顧及之類是也；有關於文理者，不可不記，如四岳三老臧穀徐夫人之類是也。昔有一僧人，與一士子同宿夜航船。士子高談闊論，僧畏懾，拳足而寢。僧聽其語有破綻，乃曰，請問相公，澹臺滅明是一個人，兩個人？士子曰，是兩個人。僧曰，這等，堯舜是一個人兩個人？士子曰，自然是一

個人！僧乃笑曰，這等說起來，且待小僧伸伸脚。余所記載皆眼前極膚極淺之事，吾輩聊且記取，但勿使僧人伸脚則可已矣，故即命其名曰夜航船。

卷之一

# 一卷冰雪文後序

余選一卷冰雪文而何以附有詩也？余想詩自毛詩爲經，古風爲典，四字即是碑銘，長短無非訓誓。摩詰佞佛，世謂詩禪，工部避兵，人傳詩史，由是言之，詩在唐朝用以取士，唐詩之妙，已登峯造極。而若論其旁引曲出，則唐虞之典謨，三王之誥訓，漢魏之樂府，晉之清談，宋之理學，元之詞曲，明之八股，與夫戰國之縱橫，六朝之華贍，史漢之博

文章備于是矣。至於余所選文，獨取冰雪，而今復以冰雪選詩者，蓋文之冰雪在骨在神，故古人以玉喻骨，以秋水喻神，已盡其旨。若夫詩，則筋節脈絡，四肢百骸，非以冰雪之氣沐浴其外，灌溉其中，則其詩必不佳。是以古人評詩者，言靈，言雋，言古，言渾，言厚，言蒼蒨，言烟雲，言芒角，皆是物也，特恨世無解人，其光華不得遽發耳。昔張公鳳翼刻文選纂註，一士夫詰之曰，既云文選，何故有詩？張曰，昭明太子所集，於僕何與？曰，昭明太子安在？張曰，已死。曰，既死不必究他，張曰，便不死亦難究。曰，何故？張

日，他讀得書多。余藉斯語亦以解嘲，故仍題之曰一卷冰雪文。

卷之一

以上錄瑯嬛文集

# 瑯嬛詩集敘

余少喜文長，遂學文長詩。因中郎喜文長，而并學喜文長之中郎詩。文長中郎以前無學也。後喜鍾譚詩，復欲學鍾譚詩，而鹿鹿無暇，伯敬友夏雖好之而未及學也。張毅孺好鍾譚者也，以鍾譚手眼選明詩，遂以鍾譚手眼選余之好鍾譚而不及學鍾譚之明詩，其去取故有在也。毅孺言予詩酷似文長，以其似文長者姑置之，而選及余之稍似鍾譚者，予乃始

知自悔，舉向所爲似文長者悉燒之，而滌胃刮腸，非鍾譚則一字不敢置筆，刻苦十年，乃問所爲學鍾譚者又復不似。蓋語出胞胎，即略有改移，亦不過頭面，而求其骨格，則仍一文長也。余于是知人之詩文，如天生草木花卉，其色之紅黃，瓣之疎密，如印板一一印出，無纖毫稍錯，世人即以他木接之，雖形狀少異，其大致不能盡改也。余既取其似文長者而燒之矣，今又取其稍似鍾譚而終似文長者又燒之，則余詩無不當燒者矣。余今乃大悟，簡余所欲燒而不及燒者悉存之，得若干首，抄付兒輩，使兒輩知其父少年亦曾學詩，亦曾學文長之詩，亦曾燒詩之似文長者，而今又復存其似文長之

詩。存其似者，則存其似文長之宗子，存其似之者，則並存其宗子所似之文長矣，宗子存而文長不得存，宗子文長存而燒文長，文長之縠孺亦不得不存矣。向年余老友吳系曾夢文長說余是其後身，此來專爲收其佚稿。及予選佚稿，而其所刻諸詩，實不及文長以前所刻之詩，則是文長生前已遂不及文長矣。今日舉不及文長之文長，乃欲以籠絡不必學文長而似文長之宗子，則宗子肯復受哉。古人曰，我與我周旋久，則寧學我。甲午八月望日陶菴老人張岱書於快園之渴旦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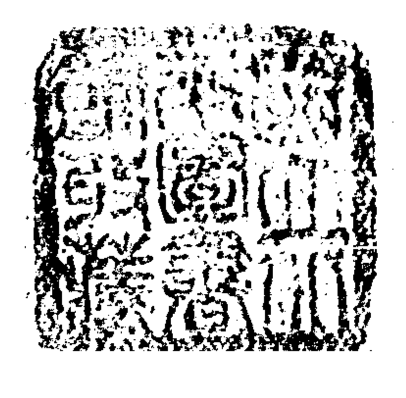
錄瑯嬛詩集

近代散文鈔

四

# 岱志

張子曰，應劭記封禪而岱之事盡，鍾惺記岱而記之事盡，李士登記十六字而詩文之事盡，此外再益一字，是不知岱者也，是不知岱而并不自知者也，世豈有不知岱并不自知之人而可與言封禪，可與言游觀，可與言詩文哉。故余之志岱，非志岱也，木華作海賦曰，胡不於海之上下四旁言之，余不能言岱，亦言岱之上下四旁已耳，一字不及岱，而岱之事



亦緣是而盡。

言泰山高者曰四十里，四十里之內，有盤旋焉，有曲折焉，有下上焉，不全乎其爲四十里也。乃四十里之內，而天時爲之七變，自州城發脚而漆漆大雨，至紅門而霽，至朝陽洞而日出，至御帳崖而陰曀，至一天門而大風，至三天門而雲霧，至登封臺而雪而冰。時凡七變，而天幾不能自主，雨暘寒燠，其聽之天乎，聽之地乎，抑聽之山之高下乎。至半山而日，而日之下又有雨，日之上又有雪，雨暘變幻，寒燠錯雜，天且不自知，而况於人乎。

看泰山，意想之所至，皆山也。至汶河而遂行水道中，

沙際澨大海船三四，留爲夏秋所用。而泰安州十里之外，皆坎塹起伏，洪水衝激之地，人馬走泥峽中四五十里，無非水道。泰山之下雖不見水，而凡石痕沙跡，無非水也。雷墟中而用天下，其汪洋之勢，恍然在目。

離州城數里，牙家走迎。控馬至其門，門前馬廐十數間，妓館十數間，優人寓十數間，向謂是一州之事，不知其爲一店之事也。到店，稅房有例，募轎有例，納山稅有例。客有上中下三等，出山者送，上山者賀，到山者迎。客單數千，房百十處，葷素酒筵百十席，優傒彈唱百十羣，奔走祗應百十輩。牙家十餘姓，合計入山者日八九千人，春初日滿二

萬，山稅每人一錢二分，千人百二十，萬人千二百，歲入二三十萬，牙家之大，山稅之大，總以見吾泰山之大也，嗚呼泰山。

東嶽廟大似魯靈光殿，櫺星門至端禮門，闊數百畝，貨郎扇客，錯雜其間，交易者多女人稺子，其餘空地，鬭雞蹴踘，走解說書，相撲臺四五，戲臺四五，數千人如蜂如蟻，各占一方，鑼鼓謳唱，相隔甚遠，各不相溷也

入儀門，仙官高三丈，顒顒欲動。丹墀下有古松八九顆，蚪盤虬結，空翠偪人。下列奇石數十株，樾暗蒼冥，環行錯愕。入大殿，聖像莊嚴，羅列陰森，不敢久立。

問漢栢在東廡之外，木可兩抱，文紐橫斜，錚錚銕響。六顆皆漢武手植，水經注載赤眉斫一樹，見血而止，今其斧創尙存，葉細如虬，色同翡翠。魯之喬木如孔子檜，獨踞朽壽之外，至若子貢楷，大夫松，嶧陽桐，僅存株朽，老而能壽則輸漢栢矣。西廡唐槐一枝，別具離奇之致，金谷園尺許珊瑚，不足挂齒。

五鼓，簷有滴瀝，余意遲之，牙家促起盥漱，山樏在戶。樏杠曲起，不長而方，用皮條頁肩上，拾山蹬則橫行如蟹，已射而代，則旋轉似螺，自成思理。出門天未曙，山上進香人上者下者，念阿彌陀佛，一呼百和，節以銅鑼，燈火蟬

聯四十里，如星海屈注，又如隋煬帝囊螢火數斛，放之山谷間，燦山熠谷，目眩久之。

甫上輿，牙家以錫錢數千搭㮚杠，薄如榆葉，上鑄阿彌陀佛字，攜以予乞。凡錢一貫七分，而此直其半，上山牙家付香客，下山乞人付牙家，此錢只行於泰山之乞，而出入且數百餘金。出登封門，沿山皆乞丐，持竹筐乞錢，不顧人頭面，入山愈多，至朝陽洞少殺。其乞法扮法叫法，是吳道子一幅地獄變相，奇奇怪怪，真不可思議也。山中兩可恨者，乞丐其一。而又有進香姓氏，各立小碑，或刻之崖石，如萬代瞻仰，萬古流芳等字，處處可厭。乞丐者求利於泰山者也

，進香者求名於泰山者也，泰山淸淨土，無處不受此二項人作踐，則知天下名利人之作踐世界也，與此正等。

紅門望泰山，甚易之，謂高不越吾鄉秦望。過御帳崖，始壁立萬仞，陡上陡下。蓋前所謂泰山者，非泰山，徂來山也。上黃峴嶺，泰山始露其頂，登玉皇閣，泰山始分其身，至快活三，泰山始坦其肩背，至朝陽洞，泰山始出其肺肝，此時徂來山且在巉嶻之下，不能望泰山，敢蔽泰山耶。

大夫松一朽株耳。一天門以上，曾無拱把之木，以泰山風高，木不易長，意當年大夫松，其軀幹亦不甚偉也。今人稱五大夫松，謂是五株樹，至不得其數以爲疑，黃美引史記

秦始皇上泰山封祀，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從封其樹爲五大夫，五大夫秦官名，第九爵也。今此朽株，乞骸亦一。

御帳崖，宋真宗於此駐蹕，故名。前此皆泰山之路，幽道盤旋，未始斗絕，至此緣崖而上，蹬皆壁立，背插百丈崖，大小龍峪，奇石骨支，樹皆鬈瘦，如鳥枝暗塞，一氣直上。至崖頂，望三天門，尚在雲際，行之半日，泰山高仍端然未動。

朝陽洞，泰山之半矣，洞仄砑不可容几，泰山元氣渾厚，絕不以玲瓏小巧示人，故無洞府，無邃壑，凡言崖者洞者

，皆約略形似，取其意可也。上振衣亭，喜晴，見泰山日，濃雲之下，日光逗之，汶河沙，條條如績麻分縷，山下見白雲一股，從半嶺墮地，州城仍漆漆大雨。

大小龍口，夾壁天穿，鳥道猿崖，止劃一縫，如大窖層冰，一斧劈開，萬尋雷烈，走其下者，陰闃冷腥，時有龍氣。

自此上爲盤之始，石蹬險滑。上此者尻脊兼用，肘踝共支，一氣直上，留一步即股慄，不能跂立，至半盤，忽失三天門，爲重雲所護，迷蒙目不見掌，在輿茫茫，謂信輿不若信步。趨而下，見道旁懸鐵鎖，猿引而升，入三天門，罡風

射之，手足木強。

頂上，牙家有土房，延客入向火，余寒顫不能出手，爇炙移時，方出問頂。出門，白雲纏綿如敗絮，從者覿面不相見，摸索而行，手先於趾。

走里許，如入村落。左折而上爲碧霞宮門，左進右出。入門，十數人負予而前，坐其肩上，亂撲香客。導余見元君金面，鐵柵如椽，從窗櫺中見佛像不甚大，蓋天下名山，如補陀武當齊雲天竺前門諸聖像，俱不大，元君像不及三尺，而香火之盛，爲四大部洲所無。

應劭封禪記，漢武帝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爲上跪拜

，置梨棗錢於道，爲帝求福。置錢之例，其來已久，然未有盛於今時，四方香客日數百起，醵錢滿筐，開鐵柵向佛殿傾瀉，則以錢進。元君三座，左司子嗣，求子得子者，以銀範一小兒酬之，大小隨其家計，則以銀小兒進。右司眼光，以眼疾祈得光明者，以銀範一眼光酬之，則以銀眼光進。座前懸一大金錢，進香者以小銀錠或以錢在柵外望金錢擲之，謂得中則得福，則以銀錢進。供佛者以法錦，以綢帛，以金珠，以寶石，以膝褲珠鞋繡帨之類者，則以錦帛金珠鞋帨進。以是堆垛殿中，高滿數尺。山下立一軍營，每夜有兵守宿，一季委一官掃殿，鼠雀之餘，歲尚數萬金，山東合省官，自

巡撫以至州吏目，皆分及之。

出碧霞宮，雲仍纏裹不能步。自念三千里來，不得一認泰山面目，此來何爲，心甚懊恨。謀宿頂，不見人，且不見路，從人飢寒，萬不可住，與人掖之，竟登輿從南天門急下，股速如溜；疑是空墜，余意一失足則虀粉矣，第合眼據輿上，作虀粉觀想，常憶夢中有此境界，從空振落，冷汗一身時也。頃刻下二十里，至朝陽洞，天霽如故，日猶在崖，山上只一片雲，弄我如許，惆悵山靈。

出紅門，牙家擔酒核繞足，謂之接頂。夜戲劇開筵，酌酒相賀，謂朝山歸，求名得名，求利得利，求嗣得嗣，故先

賀也。余怏怏了故事，蚤宿，謀再遊。中夜起，見天高氣肅，簷前星歷歷如杯大，私心甚喜。

黎明，叱蒼頭目山標，牙家喃喃作怪事，謂余曰，朝山後無再上山法，犯者有祟，余佯應之。從間道走至一天門，始得山標。山中兒童婦女昨識一面者，輒指笑曰，是昨日朝頂過者，今日又來何也，走問輿人不住口。蓋從來有一日一宿頂者，無兩日兩朝頂者，千年朝山例，予卒破之。

入山路如逢熟友，一看而饞，再看而飽。過黃峴嶺，望三天門，纖雲不起，輿夫言今日有頂，方知有頂，亦不易得事。

上新盤，皆余身到而目不到之境，昨日幸不失足，思反戰慄。以無山符，不復進見元君。由祠左禮青帝宮，玉皇殿，看唐玄宗磨崖碑，蘇頲東封頌，東封頌字大如拳，蒲田林焞以忠孝廉節四大字劖蓋之，怒不欲觀。再去則無字碑也，高丈許，石潤如玉，秦始皇欲以無字愚萬世，卽泰山二字亦思抹殺，立碑卽焚書之兆矣。余入泰山，見磨巖勒字，無一字堪入眼，而林焞劖蓋蘇許公頌，亦胸中有此四字作祟，故余反以無字碑爲泰山一片石。

登封臺爲泰山絕頂。台上一方石，色青如蛋，與天無二。山後一望，千山萬山皆匐伏趾下，如大海波濤，奔騰蹴踢

，砑雪驚雷，滂薄無際，信是大觀。

日觀望海，實不見海，極目縹緲，恍惚見滄。應劭云，秦觀見長安，吳觀見會稽，周觀見濟。兗州二百里地，尚不能見其郛廓，何況寥廓。然吳門白練，實出自家語，聖賢豈欺我哉。

五花岡一塊頑石，進香燒藏者日數百人，烈山而焚，其火大熾，山下人掃灰燼，淘洗鎔錫者凡十餘家，故石雖煙煤，掃剔甚潔。

回鑾無雲纏，較昨更速，至石經峪，下而復上。山峽中有石五倍虎邱，傳唐三藏曝經於此，又名曝經石。石上鐫漢

隸金剛經，字如斗，隨石所之，盡經而止。聞秋時有水鋪過，晶映可讀。傍有儒者刻大學聖經一章敵之，闢佛尊儒，此刻石人意也。

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是未到泰山者。泰山壁立千丈，不藉尺土，櫛沐甚淨，故山無大木，無深巖，無鳥獸虎狼，應是草昧時洪水漱滌，南方卑窪，土尙粘窴，此則地勢高捲，一盪直去，靡有孑遺耳。余見兗州地土掘下數尺，便見石巖，故其葬法，雖在平洋，具有岳瀆之氣。則是江北地土，其中多有千巖萬壑，特無九年洪水爲之盪滌漱刷，一出其眞面目耳。

到嶽宮尋碑碣讀之，目不給，日亦不給。歸至兗，劉半舫貽予以岱史，卒讀之，自應劭封禪外，亦少快心之作。蓋入史者必大老，必當道，而卑官冷局無力入之，如王季重泰山記，鍾伯敬岱記，俱不得入秩，況其他乎。此一史，其埋沒高文典冊者不可勝計，人而有意於高文典冊，岱史其不讀可也。

張子曰，山高數十仞，盡十里而沒，山高數百仞，盡百里而沒，岱至州城望之，不覺其甚高，及至黃河舟次，七百里而遙矣，然猶及見岱之螺髻焉，則其高可勝計哉。且山東地勢之高出於江南者，不知幾千萬仞，而岱又高出於山東幾

千萬仞，則自江南發足之地，凡從鞋靸下高一咫一尺，皆岱之高也，嗚呼岱哉。

# 海志

張子曰，補陀以佛著，亦以佛勿盡著也。補陀去甬東三百里，海岸孤絕，山無鳥獸，無拱把木，微佛則孰航海者，無佛則無人矣。雖然，以佛來者，見佛則去，三步一揖，五步一拜，合掌據地，高叫佛號而已。至補陀而能稱說補陀者，百不得一焉。故補陀山水奇絕橫絕，而水經不之載，輿考不之及，無傳人則無傳地矣。余至海上，身無長物足以供佛

，猶能稱說山水，是以山水作佛事也。余曰，自今以往，山人文士，欲供佛而力不能辦錢米者，皆得以筆墨從事，蓋自張子岱始。

二月十六日，大風陰曀。登招寶山，風勁甚，巾折角，覆頂上，衣屭屭翻瘤，簸率自旋，偃臥石上，以尻拾磴，一級一臥，見同儕，第睜睛視，口欲言，風塞之輒咽。自辰至未，始抵寺。周寺有城，風大幾不能寺焉。寺後見海，無所辨海，惟見玄黃攫奪，開眦眩瞇而已。坐閣上，視山脚，如俯瞰絕壑，舟如芥，人如豆，聞人聲嚶嚶如甕中蠅，私念少頃舟過，余一芥中豆也。

返舟中，風稍弱。舟人曰，風大却順可出口，余怖惑不能自主，聽之而已。張帆卒過招寶山，舟人撒紙錢水上，僕亟拜，余肅然而恐，毛髮爲豎。問渠何拜，答曰有龍也。舟如下溜，頃刻見蛟門，無去路，前舟出山脅，知有道徑通。抵其下，山且三焉，從前視，或二或一，舟中人自異其見，山故三也。

出蛟門十里許，爲三山大洋。山多磁石，舟板有鐵，傍山恐吸住，故牽舟沙上住。夜潮平水落，舟勿顛動。五鼓潮來岸失，悉爲大洋，賴纜固不漂沒。風號浪激，轟怒非常，或大如五斗甕，躍入空中，墜下碎爲零兩，或如數萬雪獅，

傴人山礁，觸首皆碎。自卯至酉，舟起如簸，人皆瞑眩，蒙被僵臥，懊喪此來，面面相覷而已。

夜半風定，開篷視之，半規月在山峽。風順架帆，余披衣起坐。渡龍潭清水洋，風弱水柔，波紋如縠，月色麗金，鱗鱗波面。山陝月黑，短松怒吼，張鬐如戟，吞吐海氛，蠢蠢如有物蠕動，舟人戒勿抗聲，以驚驪窟。

金塘山，首尾數十里，山下沃野二三萬畝。國初居民繁衍，湯信公奉命備倭，綢繆牖戶，徙其民數十萬戶入內地，立碑山下，子孫朝有奏開金塘山者，全家處死，地遂荒廢。湯信公熔戍數十餘處，其徙金塘固自有見，但舟山昌國皆在

其外，乃不徙舟山昌國，而獨徙金塘，則又何說也。

渡横水洋，水向北注，潮從東來，如出奇兵犯其左翼，故横水洋最險。五鼓過舟山，城頭漆漆，天猶未曙。瀕岸戰船數十艘，軍容甚壯。附舟山者，七十二嶼，人家多居篁竹蘆葦間，或散在沙嶼，田少人多，居人皆入海捕魚及蛸蚌水母，彈塗䗩步，擾嚷沙際。

自青壘頭至十六門，大山四塞，諸小山環列如門者，十有六焉。向謂出蛟門，大海滄漭，縹緲無際耳，乃自定海至此三百里，海爲腸遶，委蛇曲折於層巒疊嶂之中，吞吐縮納，至此一丸泥可封函谷矣，此是入越尾閭，天似設意爲之。

沈家門，日高春矣。門以外是大洋海，帶魚船鱗集，觸鼻作氣，江鷗聞魚腥徊翔不肯去，擲以魚腸，則攫奪如戰鬭，白翎朱味，鶺鴒可愛。余戲曰，或是觀音大士白鸚鵡千百化身。

渡蓮花洋，橫順風，搶風使帆，船傍刺刺入水，檣曲如弓，舟急如箭，梔竿戛戛有損聲，船頭水翻涬如蹴雪，余膽寒股慄，視舟人言笑，心稍安。見瀰外諸山，火餤直豎，如百千駢指，合掌念阿彌陀佛拜向補陀者。過金鉢盂山，進石牛港短姑道頭，則恍如身到彼岸矣。

上岸數百武，董玄宰書入三摩地。石路開霽，夾道多松

楸，疎疎清樾。路凡三折，至梵山，梵山寺案也，縣背達面，梵山盡而殿角始露，蒲牢金碧，灼灼出林薄。後山嵯峨，亂石雜沓，如抱如捧。寺正門有海印池，池以外碟石數仞，勿令見寺，行過寺始見寺門。登永壽橋，橋左有太子塔，是外國太子所造，形如阿育王寺舍利塔，而規大之，石色異常，非中國所有。

橋北有貨郎蘆舍，市海貝蛳螺，風藤風蘭，佛圖山景之屬。寺門佇立，皆四山五岳之人，方言不辨，中多漳州人，絳幘赭衣，是舶船上水手。進山門，禮大士，入方丈，茶罷，歷懷闕亭而北，有大石數株，意甚蒼古，剝蘚視之，有陶

石簣先生及余外祖陶蘭風先生題名，徙倚其下。

坐僧舍少頃，日猶未晡，余縱步從左行，至一門曰法華洞，余徑入，石如殘塔半株，螺旋而上，穴洞玲瓏，有餘地，輒作團瓢佛龕，直上三四層如芙蓉矗起，入其中者從花瓣中穿度，層折見之。鐘定，請看宿山。至大殿，香煙可作五里霧，男女千人鱗次坐，自佛座下至殿廡內外，無立足地。是夜多比邱尼，燃頂，燃臂，燃指，俗家閨秀亦有效之者，爇炙酷烈，惟朗誦經文，以不楚不痛，不皺眉爲信心，爲功德，余謂菩薩慈悲，看人炮烙以爲供養，誰謂大士作如是觀。殿中訇轟之聲，動搖山谷。是夕寺僧亦無有睡者，百炬齊

燒，對佛危坐，睡眼婆娑，有見佛動者，有見佛放大光明者，各舉以爲異，竟夜方散。

蚤命呼笋輿游後寺，度輿未即至，從太子墖而走，渡二小嶺，沙鬆絮，沒鞋轂。先至普同墖，後至潮音洞。洞開頤頦拄水，石敞齧如獠牙，噏海水漱盥，吞吐怒潮，作魚龍吼嘯聲。天窗下瞰，外巉中裂，大石壁紫黑旁礴，而兩岐亂石，斷圭積刀，齒齒相比。再前爲善才礁，龍女洞，排列可厭，余問住僧，誌中言潮音洞大士現種種奇異，若住此，曾見乎？僧曰，向時菩薩住此，因萬曆年間龍風大，吹倒石梁，遂移去梵音洞住矣。余不敢笑，作禮而別。

歸途見日出，天塗碌無光澤，日呆白而扁，類果盒，漸升始滿，方有鋩角射人。吳萊謂日初出大如米篩，薄雲掩蔽，空水弄影，恍若鋪金僧伽黎衣，或見或滅，此言其光滿注射之狀，非初起時狀也。余所言扁，意天際闊大，方升時，遠處倚徙，尙見其仄，昔人云，日如蒸餅，形或似之。

筍輿至，從北走過嶺，至千步沙，沙至海寺，約有千步，故名。海水淘汰，沙作紫金色，日照之有鋩，是沙步爲東大洋海之衝，不問潮之上下，水輒一噴一噏，余細候之，似與人之呼吸相應，無晝無夜，不疾不徐，其殆海之消息於是也。

五里至鎮海寺，是為後寺，壁宇洪麗，不減補陀，而香火荒涼，不及前寺十分之一。蓋前寺自登岸至寺門，有市廛廬舍，近海而實不見海，猶之泰山元君殿，在山而實不見山，形家謂之納氣藏風，遂與城市無別。若後寺，則入門見山，出門見海，寬廠開滌，潮汐煙嵐，一目了曉，地氣於此，未免單薄矣。

過饑飽嶺，緣山皆靜室，嶺上見釣船千艘，鱗次而列，帶魚之利，奔走萬人，大肆殺戮。可恨者，嶺以下礁石巖穴，無不盡被魚腥，清靜法海，乃容其殺生害命如恆河沙等，輪廻報應之說，在佛地又復不靈，奈何。

去後寺又十里，至梵音洞，洞似潮音而狹，石窟中，穿羊腸而下，上懸絙索，磨胸捫石，身如守宮。至洞前，橫亘一石橋，望洞中黝黑，人摩眼日光下，諦視之，見洞中蓬勃有煙氣，從明視暗，見石跡蘚斑，隨人意想所至，便成形相，或見菩薩，或見神道，或見鬼王，所言種種，贊嘆而已。

山上東望，窅窅無際，三韓日本扶桑諸島，青螺一抹，杳靄蒼茫。遠近諸山大者如拳，小者如栗。低而平者如眉，向皆土山碚礧，風濤吞齧之，非石胎不能存活，如礎如限，特其趾耳。近梵音洞有三礁，以其似香爐燭台，遂名香爐石燭台峰。蓋自東天門以來，多奇石，象巖佛手鷹嘴，形皆酷

肖，人人得以意呼之，不必問也

反歡，不及看茶山，直至前寺，殿上嚷嚷打合上齋，僧五六千人皆趺跏坐，遶殿前後，丹墀上下，櫛比如魚鱗，次第食已，有好事者，舁棗梨針線之類，皆來布施，名曰結緣。妙在五六千人雜坐無蚊虻聲，水經注所謂疏班繩坐，器鉢無聲，想見此境。

中食後，窮西天門之勝。繇寺門折而西，壇壝整飭者，盤陁菴也。老僧無邊有才略，言及創菴之始，飯數僧不給，因發願曰，四方齋僧者日月至，合山齋百兩百斛，爲寺僧一飽，曷節此一飧，得金二百，可墾山下田五十畝，歲可得米

五十斛，用以齋僧，永叙不斷，施主多從其說。今垂二十年，墾田至千畝矣，盤陀香火之盛埒常住，行此法也。余謂常住各房，何不共行此法。自舟山循至金塘，有田可佃，稽其數可至二三萬畝，田上止設蘆舍，倭至可燬，歲升其科，可飽戍卒，不開金塘而金塘已開矣，謀國者曾弗籌之

白象菴石奇橫，所嫌者庵太逼石，然不逼亦無所爲庵矣。剪拂數十年，青蘙碧蘚，爲之衣食，當大發光怪。

西天門，棖闑皆具，宛若人爲。過此則盤陀石也，石類吾鄉吼山雲石，此特委蛇可上。坐石上，南望桃花馬秦諸小山，嵌空玲瓏，屹立巨浸，風尘海白，如一幅鵝綾鋪設几上

，磊磊置米顛袖石數十餘座，令楊次公見，便當攫奪

再前爲三龜聽法石，一龜在石上回頭視，一龜直立崖下作蹣跚起勢，肖其情理。觀音洞有鸚哥石，飛動如生，皆曹能始所謂天戲成之，人戲名之者也。至必以觀音卷細細配合，如盤陀石前有五十三石，必配五十三參，則勞而拙矣。

倦歸僧房茶話，更定矣，聞炮聲；或言賊船與帶魚船在蓮花洋廝殺。余亟往，據梵山岡上，見釣船千艘，聞警皆避入千步沙，十餘艘在外洋後至者，賊襲之，斫殺數十人，搶其三舟去，焚其二舟，火光燭天，海水如沸，此來得見海戰尤奇。

次日歸，風大順，比晚下舟，雞未喔，已泊招寶山下矣。余素清饞，不能茹素，補陀之行，家人難之，余先到四明，禮天童阿育雪竇諸古刹。計海上往來，持齋一月餘矣，至定海，小傒市黃魚食新，余下箸即嘔，不謂老饕如余，亦有素緣。

山中無古碑，無名人手跡，無文人題詠，寥寥一志，記感應祥異興建沿革而已。吳淵潁甬東山水古蹟記，稍可讀，今陵谷遷變，如史官說盤古前事，荒唐不可信也。屠長卿碑記數篇，志在宣揚佛法，了不及山水。余謂天下之水，至海則觀止，而更有奇峰絕壑，足以副海之奇，四大名山無出其

右。

天童寺，飯僧三千，觀其廚庽庫廄，茶者飯者，汲者柴者，菜者搗者磨者，各以數十人領之。今補陀常住食者，不過數百人，又皆不常住食者也，似遜天童。後觀補陀分房五十七，而緣山淨室二百餘所，使皆共鍋而食，則天童焉敢頡頏。

裘萊曰，海際山童無草木，或小樹如筯，輒刈以鬻鹽，事亦有之，但海風寒冽，至春深，松鬣尚赤而虬，經數十年，長不能大，補陀山在在有之。松鬣瘦，幹短而多瘿，似黃山松而針稍長。歷年多，豈無喬木，乃海上類多童阜，因知

斥鹵磽确，風雪虐之，木不能壽，亦不能大也。泰山上松亦如之。

下香船是現世地獄。香船兩槅，上坐善男子，下坐信女人，大篷綑縛，窈不通氣，而中藏不盥不潄遺溲遺溺之人數百輩，及爲之通嗜欲言語飲食水火之事，皆香頭爲之。香頭者何，某寺和尚也，備盡種種醜態，種種惡臭，如何消受。余謂有事補陀，非唬船不可。唬船有官艙，既可行立坐臥，而日間收斂箬篷，合數艙成一戰場，兩傍用十八槳，蕩槳者水營精勇，其領袖捕盜，又慣習水戰，出沒波濤者也。遇風浪則棄帆而槳，百足之蟲，死而不殭，以其扶之者眾也，唬船

以之矣。余游必拉件，語及補陀，輒訥縮不應。諸友中聞招即赴，冠及於寢，佩及於堂，履及於閭門之外者，則秦一生也。一生坐臥舟中，詬誶負約諸友，余曰莫怪，蔡端明尋夏得海甚難，孔門三千弟子，乘桴浮於海，也只得子路一人，一生噓然大笑。

村中夫婦說朝海，便菩薩與俱，偶失足一躉，謂是菩薩推之，躉而仆，又謂是菩薩扶之也。至舟中失篙失楫，纖芥失錯，必舉以爲菩薩禍福之驗，故菩薩之應也如響。雖然，世人頑鈍，護惡如痛，非斯佛法，孰與提撕，世人莫斬者囊橐，佛能出之，莫溺者貪淫，佛能除之，王法所不能至者婦

女，佛能化之，聖賢所不能及者後世，佛能主之，故佛法大也。

山中所產者，風蘭，風藤，白杜鵑，白瑞香。極繁衍者紅薯，方言蕃薯也，味甘而易飽，謂藏之複壁，可以救荒。最奇者相思石，相思石石也，用醋浸之則能移動，兩石置東西，必移向一處，故名相思，但不曉當時何見而知之石能移，又何見而知醋之能移石也，無意無義，不可解也。

小洛伽，蓮花洋南，有僧守山，五十餘年，根盡舉火，常住令漁船送之。僧與一大蛇同起居，飯熟輒與蛇同食，夜即臥其榻傍。

灌門雷在海北，大石立海中，石底蓬蓬有聲，風雷卽至，漁船至，以食物投之，得穩渡。

桃花山，安期生煉藥於此，以墨汁灑石上成桃花，雨過則鮮艷如生。

北海有沙山，細沙所積，手攪則霏屑，下漸成窪穴，潮過又補，終不少損。旁有石能蒼白，角爪鱗鬣皆具，蜿蜒跨亘百餘丈，舟過見之。

昌國北界，有蓬萊山，衆山四圍峙立，中有小嶼，如千大樓臺，通明層摺。潮水退，人可入游，或云，人不可到，隱隱有神仙題墨，漫不能辨。

張子曰，余登泰山，山麓稜層起伏，如波濤洶涌，有水之觀焉。余至南海，冰山雪巘，浪如嶽移，有山之觀焉。山澤通氣，形分而性一。泰山之雲，不崇朝雨天下，爲水之祖，而補陀又蕞居山窟之中，水之不能離山，性也。使海徒瀚漫，而無山焉，爲之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是有血而無骨也，有血而無骨，天地亦不能生人矣，而海云乎哉。

# 五異人傳

張岱曰，岱嘗有言，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疵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余家瑞陽之癖於錢，髯張之癖於酒，紫淵之癖於氣，燕客之癖於土木，伯凝之癖於書史，其一往深情，小則成疵，大則成癖。五人者皆無意於傳，而五人之負癖若此，蓋亦有不得不傳之者矣，作五異人傳。

族祖汝方，號瑞陽，長余大父數歲。讀書不成，去學手藝經紀俱不成，貧薄無所事事。娶某氏，不能養，爲富家𦍝辮縫紉，借以餬口，一日坐草育長兒守正，方三朝，度不得朝食，乃泣曰，我與若一貧如洗，若再戀棧豆，塡溝壑必矣，欲北上經營數年，以無路費輒止，今至此，出亦死，不出亦死，與其不出而死，吾寧出而死也。我身無長物，見汝衣領尚有銀鈕二副，盍與我措置之，孺人翦其鈕與瑞陽，瑞陽急走銀鋪鎔之，得銀三錢許，瑞陽與孺人各取其半曰，汝以是爲數日糧，孺十日仍往富家餬口，吾以是爲路費，明日行矣，二人哭別。次日昧爽，擔簦即行，渡錢塘，至北關門，

買一繂措，應糧船募爲水夫。數月抵京師，投報房抄邸報，食其飯，日得銀一分。落魄者二十年，居積得百餘金。辦事禮部，爲王府科掾史，禮部諸司極其燻灼，而王府科爲冷局，門可羅雀。諸掾史到司公幹者月不過幾日，其餘則閉門却掃，闃其無人。瑞陽獨無事，亦復無家，無日不坐臥其中。又十餘年爲掾史長。一日晝寢方寤，聞樑上羣鼠曳紙，踤[illegible]聲甚厲，急起叱逐，有文書一卷墮地，拾起視之，乃楚王府報生公移也，瑞陽藏之簏底。又一日無事晝寢，有數人扣門急，問之，則尋掾史查公案，瑞陽出見之，曰，掾史焉往？瑞陽曰，我卽是也。來人曰，吾儕楚府校餘，爲承襲國王事

、至宗人府失去報生文書，特來貴司查取，乞掾史向文卷中用心一查，倘得原案，願以八千金爲壽。瑞陽曰，我向曾見過，不知落何所，第酬金少，不厭人意耳。來人曰，果得原文，爲加倍之。瑞陽方小遺，寒顫作搖頭狀。來人曰，如再嫌少，當滿二十千數。瑞陽私喜，四顧，乃附來人耳曰，莫高言，明蚤齎銀某處，付爾原案，來人謝去。次日瑞陽攜案潛出付之，得銀二萬兩。人勸其納官出仕，瑞陽歎曰，人苦不知足，視吾婦領上釦，相去幾何，將爲田舍翁，苟得溫飽，足矣足矣。乃覓京衞，幕告身一道，冠進賢，錦衣歸里。孺人初生兒三十餘歲，已列青衿，爲娶婦生孫，父子相見，

膜不相識，瑞陽爲置田宅，家居二十餘年，裒然稱爲富人，年踰八十，夫婦齊眉。

諸孫岱曰，瑞陽伯祖，貧如黔婁，嗟來之食，尙不能着口，乃以赤手如都，堅忍三十餘年，於故紙堆中，取二萬金易如反掌。昔日牛衣對泣，今乃富比陶朱，人之名利場中，謂非魁梧人傑也哉。乃其厚資入手，遂賦歸來，爲租橘俸，永享素封，霸越之後，不復相齊，其廣懷達見，較之范少伯又高出一等矣。

族祖汝森，字衆之，貌偉多髯，人稱之曰髯張。好酒，自曉至暮無醒時。午後岸幘開襟，以髯結轍，翹然出領下，

逢人輒叫噱，拉至家，閉門轟飲，非至夜分，席不得散。月夕花朝，無日不酩酊大醉，人皆畏而避之。然性好山水，聞余大父出游，杖履追陪，一去忘返。庚戌年，大父開九里山，取道直上爐峯，命髯張董其役。至張公嶺，力不繼，髯張記是年從大父游雁宕，入羅漢洞，見聖像末，設一老人像，二鬟立其側，僧云此劉處士像也，處士發願洗此洞，力窘乏，遂鬻二女以畢役，故到今莊嚴之，二鬟即二女也。髯張遂慨然欲鬻其姬以自附於劉處士，大父謔之曰，妾婦之道君子不由，於是聞者噴飯。顧因此稍有助髯張者，路遂成，而姬亦免去。踰年壬子，築室於龍山之陽，先搆一軒以供客飲。

問名於大父，大父題以引勝，爲作引勝軒說曰：吾弟眾之，性嗜酒，一斗貯腹即頹然臥，不知天爲席而地爲幕也，余嘗許眾之得步兵之趣。卜居龍山之陽，居未成，先搆一軒以供客曰，吾不可以一日無酒，因問名於余，余題以引勝，眾之瞪目視曰，此何語？我不解義，毋作義語相向。予徐舉王衛軍，酒正是引人着勝地，語未絕，眾之跳曰，義即不解，但道酒即得。夫世人爲文義纏結，至咿唔作苦，曾不得半字之用者，殆以義縛耳。且文義至細者也，麤至於富貴，大至於死生，糾縣結約，膠不可解，甚或慕富貴，將捐死生，尊死生，又將脫富貴，而不知兩皆縛也，深於酒者有之乎。眾之

嘗云，天子能驚人以富貴，吾無官吏輕，何畏天子。閻羅老子能嚇人以生死，吾舉攝即行，何畏閻羅，此所得於酒者全矣。全於酒者其神不驚，虎不咋也，墜車不傷也，死生且芥之矣，而况於富貴，又况於文義，然則眾之即不解義，已解矣，余因顏其軒爲之說而簡來善，又爲之記。吾兩人方操觚舐墨，而眾之又跳曰，曷來飲酒，余笑謂來善曰，酒是眾之勝場，安可與爭鋒。且彼但知酒，而吾與爾復冥搜沈想，墮於義中，是爲義縛也。來善聞余言，口有流涎，遂棄觚趣眾之飲焉。來善與眾之掐浮酒中曰，吾欲以鯨飲也，余量最下，效東坡老盡一十五琖爲鼠飲而已矣。聳張笑傲於引勝軒

中幾二十餘年，後以酒致病，年六十七而卒。

諸孫岱曰，不善飲酒者得其氣，善飲酒者得其趣。若真能得趣者，則自月夕花朝，青山綠水，同是一酒中之趣，但恨世人不能領略耳。昔人云，痛飲讀離騷，可稱名士。凡人果能痛飲，何必更讀離騷，毋張㗳不解文義，吾謂其滿腹盡是離騷也。

十叔煜芳，號紫淵，爲九山伯同母弟。少孤，母陳太君鍾愛，性剛愎，難與語。及長，乖戾益甚，然好學能文章，弱冠補博士弟子。文宗慕蓼王公識拔之，食餼於黌序者三十餘年。叔目空一世，無一人可與往來，其所稱相知者王耿西

，劉迅侯，張全叔與王修仲兄弟四五人而已。此四五人者，一年之內以玉帛相見者亦不過數日，其餘又皆弓矢加遺，劍戟相向者矣，數年後又皆成世仇，誓不相見。戊辰兄九山成進士，送旗扁至其門，叔嫚罵曰，區區鼈進士，怎入得我紫淵眼內，乃裂其旗作廝養褌，鋸其幹作薪炊飯，碎其扁取束豬柵。九山筮仕閩之南平，恳妙執猶子禮甚恭，百計將順以媚其叔，紫淵大喜，乃曰，吾爲爾往南平省母，一看汝父。墨妙遣捷足馳告九山，九山集車馬迎於仙霞嶺下，衙役胥吏俱於百里外伏道左迎候，十叔見母夫人後，與九山一揖，不復開言，九山以好言餂之，只不應。一日走書室，見所收狀

詞，有武舉某，告某者，大怒，撳播几案，持武舉狀句胥謀誤而出，廝役奔告九山，九山大驚，急走問曰，第何故震怒，紫淵氣哼哄不出聲，第指武舉名曰，此人可惡，亟使使縛來！九山唯唯，亦不敢問，囑胥吏曰，出票，紫淵頓足曰，何慢事若此，用鐵拘猶緩，乃出票耶！九山掣籤呼武舉至。走問曰，武舉縛到矣，作何發落，紫淵曰痛杖三十，發死囚牢牢之。九山曰責時如何措詞，紫淵曰第痛責之是已，何必措詞！九山不得已，一如其意。紫淵在署內聽敲朴聲，叫呼慘烈，撫其膺曰，方吐吾氣。九山進署覆之，紫淵曰杖否，曰杖三十，曰創否，曰創甚，曰牢否，曰發重牢牢之矣。紫

淵曰好好，方與九山通話。越數日，九山乘其有喜色，乃低聲問曰，武舉某誠死無赦，但不知渠於何地得罪吾弟，痛恨若此。紫淵笑曰，渠何曾得罪於我，我恨紹興武舉張全叔與我作難，阿兄爲我痛杖此人，使全叔知武舉也是我張紫淵打得的。九山亦不覺失笑，乃出武舉，縱之使去。武舉受此重創，終身不解其故。不數日紫淵束裝遽去，九山唯唯從命，亦不敢留。庚辰以歲進士赴廷試。思宗皇帝恨廷臣不任事，欲破格用人，乃命吏部考選科道，兼取科貢以收人才之用。已而以吏部考選仍不列科貢，遂命貢士與歲貢士六十三名，一榜盡賜進士。查京官現缺，悉爲填補。紫淵名次第十九，

得補刑部貴州司主事。紫淵淹蹇半生，遭此殊遇，意欲大展所學，以報答聖明。凡理部務，必力爭曲直，稍有犄角，輒以盛氣加人，爲寮屬所畏。嘗與大司寇公堂議事，語稍婀阿，輒加叱辱，至破口詈之，大司寇怦怦不平。在部數月，例當提牢，獄中多有縉紳兩榜，紫淵至必譙訶之不置，有冒犯者命加鞭朴，獄吏力爭之始已。秘署當設門簿，有見訪者書其名號，夜繳簿入，紫淵必署其名上某鬼薪，某大辟，某凌遲，次日即以門簿發出，有見之者，皆咋舌去。或規之曰，不可，紫淵曰，某刑官也，法應定罪，恨目中人無有可赦者耳。部中舊例，貴州司稽察各部書辦賢否，紫淵有所聞，輒

語人曰，某罪大惡極，必死我手。書辦有權謀者曰，盍先下手，遂嗾言官劾之。解任去，紫淵恚怒，得臌疾，腹大如斛，至淮安病甚。時揚州郡司馬二酉叔駐淮安，理船政。寓紫淵於清江浦禪寺，延醫調治，見醫則詈醫，見藥則詈藥，送薪米則詈薪米，送肴核則詈肴核，撥祗應人役則詈祗應人役，胥吏承值，見即唾罵，送二酉叔懲創之，日必數次猶不暢，二酉叔乃送夏楚請紫淵自懲，日撻之不足，又夜撻之，承值人皆逃去，又勒二叔更代之，如是者兩月。一日疾革，口猶詈人，喃喃而死。未死前半月，陽羨李仲芳在二酉叔署中，製時大彬沙礶，紫淵囑其燒宜興瓦棺一具，囑二酉叔多買

松脂曰，我死則斂衣冠殮我，鎔松脂灌滿瓦棺，俟千年後松脂結成琥珀，內見張紫淵如蒼蠅山蚻之留形琥珀，不亦晶映可愛乎，其幻想荒誕，大都類此。

姪岱曰，紫淵叔剛戾挨拗，至不可與接談，則叔一妄人也，乃好讀書，手不釋卷，其所爲文，又細潤縝密，則叔又非妄人也。是猶荊軻身爲刺客，而太史公獨表而出之曰，深沉好書，則荊軻之使氣剛狠，實與叔無異，而後能受魯勾踐之叱而不與之校，則其陶鑄於詩書頗爲得力，而遂使世人不得徒以刺客目之矣。

弟萼，初字介子，又字燕客，海內知爲張葆生先生者其

父也。母王夫人止生一子，溺愛之，養成一躁暴鶩拗之性。性之所之，師莫能諭，父莫能解，虎狼莫能阻，刀斧莫能劫，神鬼莫能驚，雷霆莫能撼。年六歲，飲旨酒而甘，偷飲數升，醉死甕下，以水浸之至次日始甦。七歲入小學，書過口卽能成誦。長而穎敏異常人，涉覽書史，一目輒能記憶，故凡詩詞歌賦，書畫琴棋，笙簫絃管，蹴踘彈棊，博陸鬬牌，使鎗弄棍，射箭走馬，撾鼓唱曲，傅粉登場，說書諧謔，撥阮投壺，一切游戲撮弄之事，匠意爲之，無不工巧入神。以是門多狎客弄臣，幫閑蔑騙，少不當意，輒訶叱隨之，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至於妾媵侍御，傒奴臧獲，無不皆

然。嘗以數百金買妾，過一夜不愜意卽出之，只以眼前不復見爲快。不擇人，不論價，雖贈與門客，賜與從人，亦不之惜也。臧獲有觸其怒者輒鞭之數百，血肉淋漓，未嘗心動，時人比之李匡達之肉鼓吹焉。自第婦商夫人死後，性益卞急，嘗以非刑毆其出婢，其夫服毒以死殉之，其族人舁屍排闥入，瘞其屍於廳事之方中，不之動，觀者數千人，見其婢皮開肉爛，喊聲雷動，幾燬其廬，亦不之動，使非婦翁商等軒先生，姻婭祁世培先生出與調帖，舉國洶洶，幾成民變矣。然猶躁暴如昨，卒不之改。有犯之者必訟，訟必求勝，雖延一二十年不倦，費數千金不吝也。先是辛未，以住宅之西有奇

石，搗數百，開掘洗刷，搜出石壁數丈，巉峭可喜。人言石壁之下，得有深潭映之尤妙，遂於其下掘方池數畝，石不受鍤，則使石工鑿之，深至丈餘，畜水澄靛。人又有言亭池固佳，恨花木不得卽大耳。燕客則徧尋古梅果子松滇茶梨花等樹，必選極高極大者，拆其牆垣，以數十人舁至種之，種不得活，數日枯槁，則又尋大樹補之，始極蓊鬱可愛，數日之後，僅堪供爨，古人伐桂爲薪，則又過其值數倍矣。恨石壁新開，不得苔蘚，多買石青石綠，呼門客善畫者以筆皴之，雨過湮沒，則又皴之如前。偶見一物，適當其意，則百計購之，不惜濫錢。在武林見有金魚數十頭，以三十金易之，畜

之小盎，途中泛白，則擲棄之，過江不剩一尾，歡笑自若。極愛古玩，稍有破綻，必使修補。嘗以五十金買一宣銅爐，顏色不甚佳，或言火煏之自妙，燕客用炭一簍，以猛火扇煏之，頃刻鎔化，失聲曰呀！昭慶寺以三十金買一靈壁硯山，峯巒奇峭，白堊間之，名曰青山白雲，石黝潤如着油，真數百年物也。燕客左右審視，謂山脚塊磊，尚欠透瘦，以大釘搜剔之，砉然兩解，燕客恚怒，操鐵鎚，連紫檀座椎碎若粉，棄於西湖，囑侍童勿向人說。故二酉叔所畜古董甚多，其斷送燕客之手者不知其凡幾也。二酉叔授燕客田產五百畝，白鏹數千金，緣手盡。叔父宦游，公田當八百畝，所儲租二

十餘年，燕客縛紀綱，欲置之死地，抄其家，盡略出之，公田斥賣，緣手盡。並嬸娘所藏寶玩，綢緞衣飾之類，不下二三萬金，亦緣手盡。二叔父卒於清江浦，岱與燕客奔喪，其積俸萬餘金，古玩幣帛貨物可二萬餘金，擕歸未及半年，又緣手瓢盡，時人比之魚弘四盡焉。乙酉江平師起，燕客以策干魯王，擬授官職，燕客釋屩，即欲腰玉，主者難之，燕客怒不受職，尋附戚畹，破格得掛印總戎，丙戌清兵入越，燕客遂以死殉。臨刑語僕從曰，我死棄我於錢塘江，恨不能裹尸馬革，乃得裹鴟夷皮足矣，後果如其言。

兄岱曰，陶石梁先生曰，秦檜千古奸人，亦有一言可取

謂做官如讀書，速則易終而少味。吾弟自讀書做官以至山水園亭骨董伎藝，無不以欲速一念，乃受鹵莽滅裂之報，其間趣味削然，實實不堪咀嚼也，譬猶米石宣爐，入手即壞，不期速成，祇速朽耳，孰意吾弟之智，乃出秦檜下哉。

弟培，字伯凝，乳名曰獅，五歲從大父芝亭公爲南直休寧縣令。伯凝性嗜飴，休寧多糖食，晝夜啖之，以疳疾壞雙目，大母王夫人鍾愛，求天下名醫醫之，費數千金不得療，識者以獅者師也，或爲先兆云。伯凝雖瞽，性好讀書，倩人讀之，入耳輒能記憶，朱晦庵綱目百餘本，凡姓氏世系，地名年號，偶舉一人一事，未嘗不得其始末，昧爽以至丙夜，

頻聽之不厭，讀者舌敝，易數人不給。所讀書自經史子集以至九流百家稗官小說無不淹博。尤喜談醫書，黃帝素問，本草綱目，醫學準繩，丹溪心法，醫案丹方，無不畢集，架上醫書不下數百餘種，一一倩人讀之，過耳亦輒能記憶，遂究心脈理，盡取名醫張景岳所輯諸書日夕研究，遂得其精髓。凡診切諸病，沉靜靈敏，觸手即知。伯凝有力，多儲藥材，復精於炮製，凡煎熬蒸炙，一遵雷公古法，故藥無不精，服無不效。且伯凝誠敬詳慎，不盥手不開藥囊，凡有病者至其齋頭，未嘗費一錢而取藥去者積數十人不厭，捨數百劑不吝，費數十金不惜也。嗣是壽花堂丸散刀圭，傾動越中。伯凝

十世祖鑑湖府君爲越郡名醫，所開藥肆，甲於兩浙，後以陰功，子孫昌大。昔人云，公侯之家必復其祖，伯凝殆卽其後身矣。伯凝尊人六符叔去世早，不得於我嬸娘，屢遭家難，伯凝號泣旻天，卒得賦隧，而大父高年，問安視膳，大得歡心。族中凡修葺宗祠，培植墳墓，解釋獄訟，評論是非，分析田產，拯救患難，一切不公不法可駭可愕之事皆於伯凝取直，故伯凝之戶履常滿，伯凝皆一一分頭應之，無不滿志以去。而伯凝有一隙之暇，則喜玩古董，葺園亭，種花木，講論書畫，更喜養鵓鴿，養黃頭，養畫眉，養驢馬，鬪骨牌，著象棋，制服飾，畜傒僮，知無不爲，與無不盡。其舅督兵

江干，伯凝爲之措糧餉，校鎗棒，立營伍，講陣法，真有三首六臂千手千眼所不能盡爲者，而伯凝以一瞽目之人掉臂爲之，無不咄嗟立辦，則其雙眼真可矐而五官真不必備矣。癸卯八月以暴下之疾，遂至不起，舉國之人，無不搤腕歎惜。惜之者曰，使伯凝而具有雙目，其聰明才略不知奚似。有解之者曰，使伯凝而具有雙目，其聰明才略未必至此，何也，則以世人具有雙目者比比皆是也，而能似伯凝者則有幾人也哉。

兄岱曰，余至雲間，有唐士雅者，五歲失明，耳受詩書，不下萬卷，其所著有唐詩解，人物考諸書，援引箋註，雖

至隱僻之書，無不搜到，其所作詩文則出口如注，而繕寫者手不及追。嘗請余曰，某空有萬卷，實不識一丁，使果有輪廻，則某之下世仍爲不識一字之人，不其枉此一世哉。余觀其人，貌甚樸陋，閉戶枯坐，無異木偶，其欲如吾伯嶷之多材多藝，機巧揮攉，博洽精敏，蓋萬不及一者矣。故吾謂伯嶷學問似左邱明，才識似晉師曠，慷慨俠烈似高漸離，咄咄伯嶷，蓋以一身而兼有之矣。

# 自爲墓誌銘

蜀人張岱，陶菴其別號也。少爲紈絝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烟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書蠹詩魔，勞碌半生，皆成夢幻。年至五十，國破家亡，避跡山居，所存者破牀碎几，折鼎病琴，與殘書數帙，缺硯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斷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

隔世。常自許之，有七不可解，向以韋布而上儗公侯，今以世家而下同乞丐，如此則貴賤紊矣，不可解一。產不及中人，而欲齊驅金谷，世頗多捷徑，而獨株守於陵，如此則貧富舛矣，不可解二。以書生而踐戎馬之場，以將軍而翻文章之府，如此則文武錯矣，不可解三。上陪玉皇大帝而不諂，下陪卑田院乞兒而不驕，如此則尊卑溷矣，不可解四。弱則唾面而肯自乾，強則單騎而能赴鹵，如此則寬猛背矣，不可解五。奪利爭名，甘居人後，觀場游戲，肯讓人先，如此則緩急謬矣，不可解六。博奕樗蒲，則不知勝負，啜茶嘗水，則能辨澠淄，如此則智愚雜矣，不可解七。有此七不可解，自

且不解，安望人解，故稱之以富貴人可，稱之以貧賤人亦可，稱之以智慧人可，稱之以愚蠢人亦可，稱之以強項人可，稱之以柔弱人亦可，稱之以卞急人可，稱之以懶散人亦可，學書不成，學劍不成，學節義不成，學文章不成，學仙學佛學農學圃俱不成，任世人呼之爲敗子，爲廢物，爲頑民，爲鈍秀才，爲瞌睡漢，爲死老魅也已矣。初字宗子，人呼之爲石公，即字石公。好著書，其所成者有石匱書，張氏家譜，義烈傳，瑯嬛文集，明易，大易用，史闕，四書遇，夢憶，說鈴，昌谷解，快園道古，傒囊十集，西湖夢尋，一卷冰雪文行世。生於萬曆丁酉八月二十五日卯時，魯國相大滌翁之

樹子也。母曰陶宜人。幼多羸疾，養於外太母馬太夫人者十年，外太祖雲谷公官兩廣，藏生牛黃丸盈數簏，自余囡地以至十有六歲，食盡之而厥疾始瘳。六歲時，大父用若翁攜余之武林，遇眉公先生，跨一角鹿，爲錢唐縣游客。對大父曰，聞文孫善屬對，吾面試之，指屏上李白騎鯨圖曰，太白騎鯨，采石江邊撈夜月；余應曰，眉公跨鹿，錢唐縣裏打秋風。眉公大笑躍起曰，那得靈雋若此，吾小友也。欲進以千秋之業，豈料余之一事無成也哉。甲甲以後，悠悠忽忽，既不能聊生，又不能覓死，白髮婆娑，猶視息人世，恐一旦溘先朝露，與草木同腐，因思古人如王無功，陶靖節，徐文長，

皆自作墓銘，余亦效顰爲之。甫搆思，覺人與文俱不能佳，輟筆者再。雖然，第言吾之癖錯則亦可傳也已。去年嘗生壙於項王里之鷄頭山，友人李研齋題其壙曰，嗚呼有明著述鴻儒陶菴張長公之壙。伯鸞高士塚近要離，余故有取於項里也。明年，年躋七十有五，死與葬，其日月尚不知也，故不書。銘曰，

窮石崇，鬬金谷；盲卞和，獻荊玉；老廉頗，戰涿鹿；贗龍門，開史局；饞東坡，餓孤竹，五羖大夫，焉肯自鬻？空學陶潛，枉希梅福？必也尋三外野人，方曉我之衷曲。

# 跋寓山注二則

寓山作記，作解，作述，作涉，作贊，作銘者多矣，然皆人而不我，客而不主，出而不入，予而不受，忙而不閑。主人作注，不事鋪張，不事雕繪，意隨景到，筆借目傳，如數家物，如寫字書，如殷殷詔語家之兒女僮婢，間中花鳥，意外煙雲，真有一種人不及知，而己獨知之之妙。不及收藏，不能持贈者，皆從筆底勾出，如蘇子瞻鳳翔寺觀王摩詰壁

上書僧，殘燈孜然，踽踽欲動。非其筆墨之妙，特其聞見之真也。區區門外漢，何足談與深語。

古人記山水手，太上酈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時則袁中郎。讀注中遒削蒼老，以酈為骨；深遠冷淡，以柳為膚；靈動俊快，以袁為修目燦眉。立起三人，奔走腕下，近來此事，不得不推重主人。

# 跋徐青藤小品畫

唐太宗曰，人言魏徵崛強，朕視之更覺其嫵媚耳。夫崛強之與嫵媚，天壤不同，太宗合而言之，余畜疑頗久。今見青藤諸畫，離奇超脫，蒼勁中姿媚躍出，與其書法奇崛略同，則太宗之言爲不妄矣。故昔人謂摩詰之詩，詩中有畫，摩詰之畫，畫中有詩；余亦謂青藤之書，書中有畫，青藤之畫，畫中有書。

卷之十三　以上錄瑯嬛文集

# 金山夜戲

崇正二年中秋後一日，余道鎮江往兗。日晡，至北固，艤舟江口，月光倒囊入水，江濤吞吐，露氣吸之，噀天為白。余大驚喜，移舟過金山寺，已二鼓矣，經龍王堂，入大殿，皆漆靜。林下漏月光，疎疎如殘雪。余呼小僕攜戲具，盛張燈火大殿中，唱韓蘄王金山及長江大戰諸劇，鑼鼓喧填，一寺人皆起看。有老僧以手背撥眼翳，翕然張口，呵欠與笑

嚏俱至，徐定睛，視爲何許人，以何事何時至，皆不敢問。劇完，將曙，解纜過江，山僧至山脚，目送久之，不知是人是怪是鬼。

# 閔老子茶

周墨農向余道閔汶水茶不置口。戊寅九月至留都，抵岸，卽訪閔汶水於桃葉渡。日晡，汶水他出，遲其歸，乃婆娑一老，方敘話，遽起曰，杖忘某所，又去。余曰，今日豈可空去，遲之又久，汶水返，更定矣，睨余曰，客尙在耶？客在奚爲者？余曰，慕汶老久，今日不暢飲汶老茶，決不去。汶水喜，自起當罏。茶旋煑，速如風雨。導至一室，明窗淨

几，荆溪壺成宣窯瓷甌十餘種，皆精絕。燈下視茶色，與瓷甌無別，而香氣逼人，余叫絕。余問汶水曰，此茶何產？汶水曰，閬苑茶也。余再啜之曰，莫紿余，是閬苑製法而味不似。汶水匿笑曰，客知是何產？余再啜之曰，何其似羅蚧甚也。汶水吐舌曰，奇！奇！余問，水何水？曰，惠泉。余又曰，莫紿余，惠泉走千里，水勞而圭角不動，何也？汶水曰，不復敢隱，其取惠水，必淘井，靜夜候新泉至，旋汲之，山石磊磊藉瓮底，舟非風則勿行，故水之生磊，即尋常惠水猶遜一頭地，况他水耶。又吐舌曰，奇！奇！言未畢，汶水去。少頃持一壺滿斟余曰，客啜此！余曰，香撲烈，味甚渾

厚，此春茶耶？向綸者的是秋採。汶水大笑曰，予年七十，精賞鑒者無客比。遂與定交。

# 湖心亭看雪

崇禎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鳥聲俱絕。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擁毳衣爐火，獨往湖心亭看雪。霧凇沆碭，天與雲與山與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長隄一痕，湖心亭一點，與余舟一芥，舟中人兩三粒而已。到亭上，有兩人鋪氈對坐，一童子燒酒爐正沸。見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飲，余强飲三大白而別。問其姓氏

，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說相公癡，更有癡似相公者！

# 金山競渡

看西湖競渡十二三次，己巳競渡於秦淮，辛未競渡於無錫，壬午競渡於瓜州，於金山寺。西湖競渡，以看競渡之人勝，無錫亦如之；秦淮有燈船無龍船，龍船無瓜州比，而看龍船亦無金山寺比。瓜州龍船一二十隻，刻畫龍頭尾，取其怒；傍坐二十人持大楫，取其悍；中用綵篷，前後旌幢繡傘，取其絢；撞鉦撾鼓，取其節；艄後列軍器一架，取其鍔；

龍頭上一人足倒豎，敁敠其上，取其危；龍尾掛一小兒，取其險。自五月初一至十五，日晝地而出，五日出金山，鎮江亦出。驚湍跳沫，羣龍格鬭，偶墮洄渦，則百蚨捷捽，蟠委出之。金山上人團簇，隔江望之，螘附蜂屯，蠢蠢欲動。晚則萬艓齊開，兩岸沓沓然而沸。

# 姚簡叔畫

姚簡叔畫千古，人亦千古。戊寅，簡叔客魏爲上賓，余寓桃葉渡，往來者閔汶水曾波臣一二人而已。簡叔無半面交，訪余，一見如平生歡，遂榻余寓。與余料理米鹽之事，不使余知。有空拉余飲淮上舘，潦倒而歸。京中諸勳戚大老朋儕緇衲高人名妓與簡叔交者，必使交余無或遺者。與余同起居者十日，有蒼頭至，方知其有妾在寓也。簡叔塞淵，不露

聰明，爲人落落難合，孤意一往，使人不可親疏。與余交不知何緣，反而求之不得也。訪友報恩寺，出冊葉百方，宋元名筆。簡叔眼光透入重紙，據梧精思，面無人色。及歸，爲余倣蘇漢臣一圖，小兒方據澡盆浴，一脚入水，一脚退縮欲出，宮人蹲盆側，一手挾兒，一手爲兒擤鼻涕，旁坐宮娥，一兒浴起伏其膝，爲結繡褊。一圖，宮娥盛粧端立有所俟，雙鬟尾之，一侍兒捧盤，盤列二甌，意色向客，一宮娥持其盤爲整茶鍬，詳視端謹。覆視原本，一筆不失。

# 柳敬亭說書

南京柳麻子，黧黑，滿面疤瘤，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善說書，一日說書一回，定價一兩，十日前先送書帕下定，常不得空。南京一時有兩行情人，王月生柳麻子是也。余聽其說景陽岡武松打虎白文，與本傳大異。其描寫刻畫，微入毫髮，然又找截乾淨，並不嘮叨，𪡏夬聲如巨鐘，說至筋節處，叱咤叫喊，洶洶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內無人，謈地

一吼，店中空缸空甓皆甕甕有聲，閒中著色，細微至此。主人必屏息靜坐，傾耳聽之，彼方掉舌。稍見下人呫嗶耳語，聽者欠伸有倦色，輒不言，故不得強。每至丙夜，拭桌翦燈，素甆靜遞，款款言之，其疾徐輕重，吞吐抑揚，入情入理，入筋入骨，摘世上說書之耳而使之諦聽，不怕其不齰舌死也。柳麻子貌奇醜，然其口角波俏，眼目流利，衣服恬靜，直與王月生同其婉孌，故其行情正等。

# 彭天錫串戲

彭天錫串戲妙天下，然齣齣皆有傳頭，未嘗一字杜撰。曾以一齣戲，延其人至家，費數十金者，家業十萬緣手而盡。三春多在西湖。曾五至紹興。到余家串戲五六十場，而窮其技不盡。天錫多扮丑淨，千古之姦雄佞倖，經天錫之心肝而愈狠，借天錫之面目而愈刁，出天錫之口角而愈險，設身處地，恐紂之惡不如是之甚也。皺眉眡眼，實實腹中有劍，

笑裏有刀，鬼氣殺機，陰森可畏，蓋天錫一肚皮書史，一肚皮山川，一肚皮機械，一肚皮磥砢不平之氣，無地發洩，特於是發洩之耳。余嘗見一齣好戲，恨不得法錦包裹，傳之不朽，嘗比之天上一夜好月，與得火候一盃好茶，祇可供一刻受用，其實珍惜之不盡也。桓子野見山水佳處，輒呼奈何奈何，真有無可奈何者，口說不出。

# 西湖七月半

西湖七月半，一無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看七月半之人，以五類看之。其一，樓船簫鼓，峨冠盛筵，燈火優傒，聲光相亂，名爲看月而實不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樓，名娃閨秀，攜及童孌，笑啼雜之，環坐露臺，左右盼望，身在月下而實不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聲歌，名妓閑僧，淺斟低唱，弱管輕絲，竹肉相發，亦在月下，亦看

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看之；其一，不舟不車，不衫不幘，酒醉飯飽，呼羣三五，躋入人叢，昭慶斷橋，嘄呼嘈雜，裝假醉，唱無腔曲，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實無一看者，看之；其一，小船輕幌，淨几煖爐，茶鐺旋煮，素瓷靜遞，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樹下，或逃囂裏湖，看月而人不見其看月之態，亦不作意看月者，看之。

杭人游湖，巳出酉歸，避月如仇。是夕好名，逐隊爭出，多犒門軍酒錢，轎夫擎燎，列俟岸上。一入舟，速舟子急放斷橋，趕入勝會。以故二鼓以前，人聲鼓吹，如沸如撼，如魘如囈，如聾如啞，大船小船，一齊湊岸，一無所見，止

見篙擊篙，舟觸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少刻興盡，官府席散，皂隸喝道去，轎夫叫，船上人怖以關門，燈籠火把如列星，一一簇擁而去。岸上人亦逐隊趕門，漸稀漸薄，頃刻散盡矣。吾輩始艤舟近岸，斷橋石磴始涼，席其上，呼客縱飲。此時月如鏡新磨，山復整妝，湖復頮面，向之淺斟低唱者出，匿影樹下者亦出，吾輩往通聲氣，拉與同坐，韻友來，名妓至，杯箸安，竹肉發，月色蒼涼，東方將白，客方散去。吾輩縱舟，酣睡於十里荷花之中，香氣拍人，清夢甚愜。

# 龐公池

龐公池歲不得船，況夜船，況看月而船。自余讀書山艇子，輒留小舟於池中，月夜，夜夜出。緣城至北海坂，往返可五里，盤旋其中，山後人家，閉門高臥，不見燈火，悄悄冥冥，意頗淒惻。余設涼簟臥舟中看月，小傒船頭唱曲，醉夢相雜，聲聲漸遠，月亦漸淡，嗒然睡去。歌終忽寤，唅糊讚之，尋復鼾齁。小傒亦呵欠歪斜，互相枕藉。舟子回船到

岸，篙啄丁丁，促起就寢。此時胸中浩浩落落，並無芥蒂，一枕黑甜，高舂始起，不曉世間何物謂之憂愁。

# 及時雨

壬申七月，村村禱雨，日日扮潮神海鬼，爭嘩之。余里中扮水滸，且日晝水滸者，龍眠，松雪，近章侯，總不如施耐庵。但如其面勿黛，如其髭勿鬣，如其兜鍪勿紙，如其刀杖勿樹，如其傳勿杜撰，勿弋陽腔，則十得八九矣。於是分頭四出，尋黑矮漢，尋梢長大漢，尋頭陀，尋胖大和尚，尋茁壯婦人，尋姣長婦人，尋青面，尋歪頭，尋赤鬚，尋美髯

，尋黑大漢，尋赤臉長鬚，大宗城中，無則之郭之村之山僻之鄉府州縣，用重價聘之，得三十六人。梁山泊好漢，個個呵活，臻臻至至，人馬稱娖而行。觀者兜截遮攔，直欲看殺衛玠。五雪叔歸自廣陵，多購法錦宮緞，從以臺閣者八：雷部六，大士一，龍宮一。華重美都，見者目奪，氣亦奪，蓋自有臺閣，有其華無其重，有其美無其都，有其華重美都，無其思致，無其文理。輕薄子有言，不替他謙了也，事事精辦。季祖南華老人喃喃怪問余曰，水滸與禱雨有何義味相近？余山盜起，迎盜何爲耶？余頫首思之，果誕而無謂，徐應之曰，有之，天罡盡，以宿太尉殿焉。用大牌六，書奉旨招

安者二，書風調雨順者一，盜息民安者一，更大書及時雨者二，前導之。觀者歡喜贊歎，老人亦匿笑而去

# 龍山雪

天啓六年十二月，大雪深三尺許。晚霽，余登龍山，坐上城隍廟山門，李岕生，高眉生，王畹生，馬小卿，潘小妃侍。萬山載雪，明月薄之，月不能光，雪皆呆白。坐久清冽，蒼頭送酒至，余勉強舉大觥敵寒，酒氣冉冉，積雪欱之，竟不得醉。馬小卿唱曲，李岕生吹洞簫和之，聲爲寒威所懾，咽澀不得出。三鼓歸寢，馬小卿潘小妃相抱從百步街旋滾

而下，直至山趾，浴雪而立。余坐一小羊頭車，拖冰凌而歸。

# 張東谷好酒

余家自太僕公稱豪飲，後竟失傳，余父余叔不能飲一蠡殼，食糟茄面即發頳，家常宴會，但留心烹飪，庖廚之精，遂甲江左。一簋進，兄弟爭啖之立盡，飽即自去，終席未嘗舉杯，有客在，不待客辭，亦即自去。山人張東谷酒徒也，每悒悒不自得。一日起謂家君曰：「爾兄弟奇矣！肉只是吃，不管好吃不好吃，酒只是不吃，不知會吃不會吃。」二語頗韻，

有晉人風味。而近有倉父載之舌華錄曰，張氏兄弟賦性奇哉，肉不論美惡，只是吃，酒不論美惡，只是不吃。字字板實，一去千里，世上真不少點金成鐵手也。東谷善滑稽，貧無立錐，與惡少訟，指東谷爲萬金豪富，東谷忙忙走愬大父曰，紹興人可惡，對半說謊，便說我是萬金豪富！大父常舉以爲笑。

# 阮圓海戲

阮圓海家優，講關目，講情理，講筋節，與他班孟浪不同，然其所打院本，又皆主人自製，筆筆勾勒，苦心盡出，與他班鹵莽者又不同，故所搬演，本本出色，脚脚出色，齣齣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余在其家看十錯認，摩泥珠，燕子箋三劇，其串架鬬笋，插科打諢，意色眼目，主人細細與之講明，知其義味，知其指歸，故咬嚼吞吐，尋味不盡

，至於十錯認之龍，燈之紫姑，摩泥珠之走解，之猴戲，之燕子箋之飛燕，之舞象，之波斯進寶，紙札裝束，無不盡情刻畫，故其出色也愈甚。阮圓海大有才華，恨居心勿靜。其所編諸劇，罵世十七，解嘲十三，多詆毀東林，辯宥魏黨，為士君子所唾棄，故其傳奇不之著焉。如就戲論，則亦鏃鏃能新，不落窠臼者也。

卷之八

以上錄陶菴夢憶

# 明聖二湖

自馬臻開鑑湖，而由漢及唐，得名最早。後至北宋，西湖起而奪之，人皆奔走西湖，而鑑湖之澹遠，自不及西湖之冶豔矣。至于湘湖，則僻處蕭然，舟車罕至，故韻士高人無有齒及之者。余弟毅孺，常比西湖為美人，湘湖為隱士，鑑湖為神仙。余不謂然，余以湘湖為處子，眡娗羞澀，猶及見其未嫁之時，而鑑湖為名門閨淑，可欽而不可狎，若西湖，

則爲曲中名妓，聲色俱麗，然倚門獻笑，人人得而媟褻之矣。人人得而媟褻，故人人得而豔羨，人人得而豔羨，故人人得而輕慢。在春夏則熱鬧之至，秋冬則冷落矣。在花朝則喧闐之至，月夕則星散矣。在晴明則萍聚之至，雨雪則寂寥矣。故余嘗謂，善讀書無過董遇三餘，而善遊湖者亦無過董遇三餘。董遇曰，冬者歲之餘也，夜者日之餘也，雨者月之餘也。雪巘古梅，何遜烟隄高柳？夜月空明，何遜朝花綽約？雨色涳濛，何遜晴光灩瀲？深情領略，是在解人。即湖上四賢，余亦謂樂天之曠達，固不若和靖之靜深，鄴侯之荒誕，自不若東坡之靈敏也。其餘如賈似道之豪奢，孫東瀛之華贍

，雖在西湖數十年，用錢數十萬，其于西湖之性情，西湖之風味，實有未曾夢見者在也，世間措大，何得易言遊湖。

# 大佛頭

大石佛寺，考舊史秦始皇東遊入海，纜舟于此石上。後因賈平章住裏湖葛嶺，宋大內在鳳凰山，相去二十餘里，平章聞朝鐘響，即下湖船，不用篙檝，用大錦纜絞動盤車，則舟去如駛，大佛頭其繫纜石椿也。平章敗後，人鐫為半身佛像，飾以黃金，構殿覆之，名大石佛院。至元末燬。明永樂間，僧志琳重建，勅賜大佛禪寺。賈秋壑為誤國奸人，其于

山水書畫骨董，凡經其鑒賞，無不精妙。所製錦纜，亦自可人。一日，臨安失火，賈方在半閒堂鬬蟋蟀，報者絡繹，賈殊不顧，但曰，至太廟則報。俄而報者曰，火直至太廟矣。賈從小肩輿，四力士以椎劍護，舁輿人里許卽易，倏忽至火所，下令肅然不過曰，焚太廟者斬殿帥！于是帥率勇士數十人，飛身上屋，一時撲滅。賈雖奸雄，威令必行，亦有快人處。

# 冷泉亭

冷泉亭在靈隱寺山門之左，丹垣綠樹，翳映陰森。亭對峭壁，一泓冷然，淒清入耳。亭後西栗十餘株，大皆合抱，冷颸暗樾，偏體清涼。秋初栗熟，大若櫻桃，破苞食之，色如蜜珀，香若蓮房。天啟甲子，余讀書岣嶁山房，寺僧取作清供，余謂雞頭實無其鬆脆，鮮胡桃遜其甘芳也。夏月乘涼，移枕簟就亭中臥月，澗流淙淙，絲竹並作。張公亮聽此水

聲，吟林丹山詩，流出西湖載歌舞，回頭不似在山時，言此水聲帶金石，已先歌舞聲矣。不入西湖，安入乎？余嘗謂住西湖之人，無人不帶歌舞，無山不帶歌舞，無水不帶歌舞，脂粉紈綺，即村婦山僧亦所不免。因憶眉公之言曰：西湖有名山無處士，有古剎無高僧，有紅粉無佳人，有花朝無月夕。曹娥雪亦有詩嘲之曰：燒鵝羊肉石灰湯，先到湖心次岳王；斜日未曛客未醉，齊抛明月進錢塘。余在西湖多在湖船作寓，夜夜見湖上之月，而今又避囂靈隱，夜坐冷泉亭，又夜夜對山間之月，何福消受。余故謂西湖幽賞，無過東坡，亦未免遇夜入城，而深山清寂，皓月空明，枕石漱流，臥醒花

影，除林和靖李岣嶁之外，亦不見有多人矣。卽慧理賓王，亦不許其同在卧次。

卷之二

以上錄西湖夢尋

# 沈君烈文鈔

# 考卷懺序

窗下命，場中文，自是閒花草，不消十分認真，從旁論，則窗下文，場中命，亦是冷鼓板，不消十分接定。只如開口時，鬧瑎瑎，若個不了事，下手時，黑漆漆，又若個了事來。讀書時，悠悠汎汎，若箇不一味靠天，奔競時，潑潑喳喳，又若個肯靠天來。故酸子談文，政如盲子談命，會排八字，自然猜着兩句，會學八股，自然逗着兩篇。世人不知命

造文章，而妄意文章造命，抵死將胡盧樣看做定盤星，則是以酸子談命，又如以盲子談文，可謂痴絕。然科策一出，四方畢竟炙手，却又何曰，文壇閧市也。遇合之文狂泉也。但稍落魄，奇字卽怪魁，佳話卽笑柄，卽回頭自檢一番，頗亦自疑。但稍戰勝，憎者亦首點，忌者亦神伏，卽回頭自讀，頗亦自喜。且勿論此種奴態，真有平時扣鉢，就而一夕聲枯，平時擁被蹋壁苦不休，而一日長廊可掃，仔細思量，是誰調弄人，端的小小得失，各有一小勢利之鬼，牽人之肘，而集人之鼻端，此乃所謂命乎。僕于虎鼠滋味，險些嘗透，初似苦海，久之直作逍遙遊矣，急爲傳語世曰，文耶命耶，兩

杖皮燈，一條鐵限，遇不遇皆須撞破，不然，不被悶殺，恐被瞞殺也。卷一

# 贈偶伯瑞序

嘗博考古冊書傳紀所載，姓氏如林，但曰名某某，字某某，而不聞曰號某某。何以故，大約古人朴略，里中三老，其名子弟也，並得與父師等，而其間雁行執友，或難斥呼，則稍稍取義而別爲字，字非正嫡矣，而不出乎宗，則猶在名之支庶間也，故古人多以字行。至于近古，有別號者，不過畸人韵士，實實眼界前有此景，胸堂前有此癖，借湖山雲樹

作美題目以擬話耳，即不然者，亦時人慕其風流，後人追其軼事，而村墟市巷，兩兩三三，信口指點相傳，以爲某子，某翁，某先生，某居士，初非利齒兒可多啖得也。末葉浮薄，始成濫觴，而吳儂好事，更飲狂藥，家在烟火闤闠，而生扭海外不經見之名山，身爲財虜金夫，而僑裝遨遊五嶽之勝概，往往灶下廝養，橫取嘉稱，洋洋大人君子上。每見歲時社臘，杯酒相喧，主賓雜坐，擎拳齲齒，曰橋曰樓，曰松曰竹，嘈嘈耳根，令人欲嘔，自古高隱所以逃名避世，掉頭而不顧，真有激乎。余不幸，愧以名姓落人齒牙，譽不勝誹，年來頗學痴聾家翁法，應世大足逍遙。會客有盛稱伯瑞偶君

者，伯瑞似字，而客曰號誠字也，綽有古人風，即號亦不至

學樵樓松竹口頭活樣子，遂喜而贈之以言。

# 雲彥小草敘

余所居，膝頭支壁，矮窗冒秋莽中，客至幽轄，不能竟一語。一日雲彥入訪，解衣坐戶限上，呼主人曰，來來，吾有近草在，子謂我何，三年磨鐵，袖裏蛟飛，筆若不靈，終當燒作灰吞耳。因縱論當今逢年伎倆，雙眼俱白，鬚髯怒張，快風簌簌穿窗紙而出，荳花瓜葉齊響，予釋筆尾，抗聲謂曰，時無英雄，故獳子成名，咄咄奇文，不可共世欣賞耶，

請版行一二，立望國門塵起，是吾黨吐氣之秋也。雲彥大喜，携其草便去。

# 贈高學師叙

書生不知宦味，但憶幼年時，睨館中賓，着危巾，踞清几，啜粱肉，私以為尊如神明。迨長，稍稍領略一二，索然嚼蠟。尤有甚者，非倚市則無媒，非搖尾則無寵，酸俗成腥，冷氈幾于炙手。於是遂妄意古畸人，閉門枯坐，酌水自喜。親戚僚友，愛者怪其癖，忌者笑其鈍，而懶情不作解嘲。今年春，某號老師高，慊然謝教，束圖書，策杖還山，妻人

士留之不得，爭爲詩歌美之。夫廣文，大西席也，雅步徐言，坐虎皮，鼓吹絃誦，上不必託東翁之辛醎，下不必攖友生之偪軋，中不必乞靈有力之推挽，願長嘯而起，悟蕉鹿，憶蒪鱸，豈其宦味中亦有不堪多嚼者歟。天道人事可解不可解，而淺嘗熟識正難耳。措大走里塾如鶩，而師屣一官如脫，則賢不肖之相去何如也。師歸理三徑，臥聽江流，宦至或亦有心怪而目笑者，請出此冊示之。



以上錄卬山集

# 祭震女文

萬曆乙未年冬下浣之三日，沈承之長女阿震以痘不發而殤，藁葬北邙之次，其母薄氏，日稱念梵書，資其冥福，復促作一疏詞，筆不忍下也。於其三七，當薦熟食，乃爲文哭之，焚其所生前跳弄之場。曰嗚呼痛哉，汝名阿震，生于丙辰，以丙辰字，故取震名。汝生之初，我寔不喜，三十許人，不男而女。追汝未期，汝卽可憐，以領招汝，汝笑啞然，

當此之時，周嫗褓汝，衣不解帶，一夜十起，飽就嫗眠，饑就母乳，嫗因汝故，亦幾委曲，移濕就乾，補瘡剜肉，煩則母嗔，省則汝哭。昨歲戊午，我命不濟，頻出就試，割汝而去，周嫗既死，試又不利，歸來牽袖，索物而戲，有汝在側，愁亦快意。汝齒日添，汝慧日多，呼爹呼姆，音不少訛。常手彈門，自問誰何，我侄來時，汝呼曰哥，戲攫汝物，汝竄而波。我舅來時，汝以衣拖，呼聲曰母，旋笑呵呵。汝伯來時，作賓主陪，擎杯曰請，笑者如雷。汝祖入鄉，汝又往蘇，經年不值，問汝識無，應聲曰識，白帽白鬚。汝有外翁，一面未曾，問客何方，即曰北京。汝之外姑，視如身生，

凡三五次，挈汝蘇行，三更索玩，五更索果，父母留汝，汝反不可，顧謂我曰，阿婆思我。今年六月，汝有癬災，我特往蘇，挈汝歸來，摩沙患處，其色甚哀，然不敢哭，恐哭不該。每持果餌，必窺意旨，不色授之，不遽入齒。每手玩弄，誤有損傷，小目怒之，斂手退藏。汝母過嚴，時加楢束，懼汝長大，習慣成熟，我意亦然，但私相囑，嬰孩何知，且隨其欲。汝昔在蘇，父母歸婁，問汝何依，欲去欲留，言雖不決，意在兩頭。頃汝歸斯，喜不自持，誘汝怖汝，假面作癡，小筐提棗，矮座啜糜，口誦大學，手拜阿彌，握枚賭勝，遶屋爭馳，咍咍拍掌，自喜爲奇。不勻半月，卽汝死期，

天乎命乎，神仙莫知。汝未死頃，召醫診視，或云風邪，或云瘢子，風不可必，瘢似有理，至今思之，不測所以。汝善話言，此際不語，聲嘶氣斷，張目而已，環汝而泣，汝淚亦泚，嗚呼，痛可忍言哉。論世俗情，女死何哭，論我生年，壯大窮獨，汝又頗慧，雖女亦足，誰知鬼神，虐我太酷。先汝十日，汝妹阿巽，少汝二歲，與汝同病，同三日亡，汝所狎認，今汝無伴，嘗與妹並。汝稍能行，妹立未定，往來攜手，相好無競。若逢汝嫗，可更一問，父有室願，父有妣閔，但往依之，必汝提引，所以權厝，亦近顧側。妹小汝攜，汝小願掖，他年卜地，葬汝同宅。我今思汝，不能去懷，汝

若有知，常人夢來，緣或未盡，可再投胎。所謂金剛，併諸經咒，設囊燔錢，付汝領受。汝見冥王，操手哀叩，儂實不壽，儂實無咎，儂生貧家，儂甘粗陋，糝粒必拾，以畏雷吼，襦履必惜，以爬微垢，神有誅求，儂年實幼，鬼有陵轢，望神爲佑。但可如是，莫啼莫譁，地府之中，不比在家。我今作文，汝不識字，但呼阿震，汝父在此，哭汝一聲，呼汝一次。

# 祁世培文鈔

# 寓山注小序

予家梅子真高士里，固山陰道上也。方干一島，賀監半曲，惟予所恣取，顧獨於家旁小山，若有夙緣者，其名曰寓。往予童稚時，季超止祥兩兄，以斗粟易之，剔石栽松，躬荷畚鍤，予足爲之胼胝，予時亦同拏小艇，或捧土作嬰兒戲。迨後二十年，松漸高，石亦漸古，季超兄輒棄去事宗乘，止祥兄且搆柯園爲菟裘矣。捨山之陽，建麥浪大師塔，餘則

委置於叢篁灌莽中。予自引疾南歸，偶一過之，於二十年前之情事，若有感觸焉者，於是卜築之興，遂勃不可遏，此開園之始末也。卜築之初，僅欲三五楹而止，客有指點之者，某可亭，某可榭，予聽之漠然，以爲意不及此。及於徘徊數四，不覺向客之言，耿耿胸次，某亭某榭果有不可無者。前役未罷，輒於胸懷所及，不覺領異拔新，迫之而出，每至路窮徑險，則極慮窮思，形諸夢寐，便有別闢之境地，若爲天開，以故興愈鼓，趣亦愈濃，朝而出，暮而歸，偶有家冗，皆於燭下了之。枕上望晨光乍吐，即呼奚奴駕舟，三里之遙，恨不促之於跬步，祈寒盛暑，體栗汗浹，不以爲苦，雖遇

大風雨，舟未嘗一日不出，摸索牀頭金盡，略有懊喪意，及於抵山盤旋，則購石庀材，猶怪其少，以故兩年以來，橐中如洗，予亦病而愈，愈而復病，此開園之癡癖也。園盡有山之三面，其下平田十餘畝，水石半之，室廬與花木半之，爲堂者二，爲亭者三，爲廊者四，爲臺與閣者二，爲堤者三，其他軒與齋類，而幽敞各極其致，居與菴類，而紆廣不一其形，室與山房類，而高下分標其勝。與夫爲橋爲樹爲徑爲峰，參差點綴，委折波瀾，大抵虛者實之，實者虛之，聚者散之，散者聚之，險者夷之，夷者險之，如良醫之治病，攻補互投，如良將之治兵，奇正並用，如名手作畫，不使一筆不

靈，如名流作文，不使一語不韻，此開園之營搆也。園開於乙亥之仲冬，至丙子春孟，草堂告成，齋與軒亦已就緒，迨於仲夏，經營復始，樹先之，閣繼之，迄山房而役以竣，自此則山之頂趾，鏤刻殆徧。惟是泊舟登岸，一徑未通，意猶不慊也，於是疏鑿之工，復始於十一月，自冬歷丁丑之春，凡一百餘日，曲池穿牖，飛沼拂几，綠映朱欄，丹流翠壑，乃可以稱園矣。而予農圃之興尚殷，於是終之以豐莊與豳圃，蓋已在孟夏之十有三日矣。若八求樓，溪山草閣，抱甕小憩，則以其暇，偶一爲之，不可以時日計，此開園之歲月也。至於園以外，山川之麗，古稱萬壑千巖，園以內，花木之

繁，不止七松五柳，四時之景，都堪泛月迎風，三徑之中，自可呼雲醉雪，此在韻人縱目，雲客宅心，予亦不暇縷述之矣。

# 水明廊

園以藏山，所貴者反在於水。自泛舟及園，以爲水之事盡，迨循廊而西，曲沼澄泓，繞出青林之下，主與客似從琉璃國來，鬚眉若浣，衣袖皆濕，因憶杜老殘夜水明句，以廊代樓，未識少陵首肯否。

# 讓鷗池

寓之爲山，善能藏高於卑，取遠若近，而園足以貯之，池又足以涵之。池南折於水明廊，北盡豐莊，中引踏香堤，而以聽止橋爲素湍迴合之所。風動清波，縠文細展，影接巒岫，若三山之倒水下。及於夕靄斜暉，迷離蘆蓼，金波注射，纖玉騰驚，四顧泱漭，恍與天光一色。主人於此亦云樂矣，終不若輕鷗容與，得以飽挹波光，任是雪練澄泓，雲濤飛

潄，在鷗不作兩觀，翻覺濠濮之想，猶有機心未淨，主人故不敢自有其池，而以讓之鷗，但恐鷗亦見猜，避而不受耳。

# 踏香堤

園之外堤爲柳陌，園之內堤爲踏香，踏香堤者，呼虹幌所由以渡淨影臺也。兩池交映，橫亘如綫，夾道新槐，負日俛仰。春來士女，聯袂踏歌，屐痕輕印青苔，香汗微醺花氣，以方西子六橋，則吾豈敢，惟是鑑湖一曲，差與分勝耳。

# 小斜川

當鑿池時，畚鍤纔興，石趾已稜然欲起，及深入丈許，岝崿怒出，若渴驥奔泉，俊鶻決雲者。水入鋒齒間，微風激之，噌吰響答，似坡老所記石鐘山狀。淵明春日之遊，摩詰輞川所築，將無是耶。舟泛讓鷗池，比及岸，有別徑可達太古亭，川上多種老梅，素女淡妝，臨波自照，從讀易居相望，不止聽隔壁落釵聲矣。

# 芙蓉渡

自草閣達瓶隱有曲廊，俯檻臨流，見奇石兀起，石畔篔簹寒玉，瑟瑟秋聲，小沼澄碧照人，如翠鳥穿弄枝葉上。吾園長於曠，短於幽，得此地一嘯一咏，便可終日。廊及半，東面有小沼，自此而臺而橋而嶼，紅英浮漾，綠水斜通，都不是主人會心處，惟是冷香數朶，想像秋江寂寞時，與遠峰寒潭，共作知己，遂以芙蓉字吾渡。

# 迴波嶼

煙波深處，有蠶結焉，一似峰隨潮湧，岸接天迴。客乍見者，驚謂海上三神山，乃爲魚龍移至此耶，懼不可褰裳以涉，則曲橋是其一葦矣。自橋而亭得石梁，策杖過之，微徑欲絕，從亂磊中峰綴猿引，遂穿石門以上，迴清弄影，便欲頡頏吾寓，幾於夜郎王不知有漢大者。昔吳僧披金山根下云，莖漸孤細，如菌仰托，此嶼似之。當腹鉧趾折，水穿入其

下，石踞之若浮焉，環迴相抱，曳帶煙雲，謝康樂孤嶼媚中川，便是此中粉本矣。其或怒而鬬，水嚙石如追蠡，石不欲北，則出其雄桀者與敵，訇匉鏜答，如三萬浴鐵馬上作鼓吹聲，王季重評潤州兩點，謂金宜游，焦宜隱，金宜月，焦宜雨，配此嶼而爲三，試問當置何語。

# 妙賞亭

寓山之勝，不能以寓山收，蓋緣身在山中也，子瞻於匡盧道之矣。此亭不曬於山，故能盡有山。幾登樓臺，嵌入蒼崖翠壁，時有雲氣，往來縹緲，掖層霄而上，仰面貪看，恍然置身天際，若幷不知有亭也，倏然迴目，乃在一水中。激石穿林，泠泠轉響，非但可以樂飢，且滌十年塵土腸胃。夫置嶼於池，置亭於嶼，如大海一漚，然而衆妙都焉，安得不

動高人之欣賞乎。

# 遠閣

閣以遠名，非第因目力之所極也，蓋吾閣可以盡越中諸山水，而合諸山水不足以盡吾閣，則吾之閣始尊，而踞於園之上。閣宜雪宜月宜雨，銀海瀾迴，玉峰高立，澄暉弄景，俄看濯魄冰壺，微雨欲來，共詫空濛山色，此吾閣之勝槩也。然而態以遠生，意以遠韻，飛流夾巘，遠則媚景爭奇，霞蔚雲蒸，遠則孤標秀出，萬家煙火，以遠故盡入樓臺，千疊

溪山，以遠故都歸簾幕。若夫村煙乍起，漁火遙明，蓼汀唱款乃之歌，柳浪聽睍睆之語，此遠中之所孕含也。縱觀瀛嶠，碧落蒼茫，極目胥紅，洪潮激射，乾坤直同一指，日月有似雙丸，此遠中之所變幻也。覽古蹟依然，禹碑鵠峙，嘆霸圖已矣，越殿烏啼，飛蓋西園，空愴斜陽衰草，迴觴蘭渚，尙存修竹茂林，此又遠中之所吞吐，而一以魂消，一以懷壯者也。蓋至此而江山風物，始備大觀，覺一壑一邱，皆成小致矣。

# 柳陌

出寓園，由南堤達薌圃，其北堤則豐莊所從入也，介於兩堤之間，有若列屏者，得張靈墟書曰柳陌。堤旁間植桃柳，每至春日，落英繽紛，微颸偶過，紅雨滿遊人衣裾。予以爲不若數株垂柳，綠影依依，許漁父停橈碧陰聽黃鸝弄舌，更不失彭澤家風耳，此主人不字桃而字柳意也。若夫一堤之外，荇藻交橫，竟川含綠，濤雲聳忽，煙雨霏微，撥棹臨流

，無不率爾休暢矣。

以上錄寓山注

# 金聖歎文鈔

# 貫華堂古本水滸傳序

人生三十而未娶，不應更娶，四十而未仕，不應更仕，五十不應爲家，六十不應出游，何以言之，用違其時，事易盡也。朝日初出，蒼蒼涼涼，澡頭面，裹巾幘，進盤飱，嚼楊木，諸事甫畢，起問可中，中已久矣。中前如此，中後可知，一日如此，三萬六千日何有，以此思憂，竟何所得樂矣。每怪人言，某甲於今若干歲，夫若干者，積而有之之謂，

今其歲積在何許，可取而數之否，可見已往之吾，悉已變滅。不寧如是，吾書至此句，此句以前，已疾變滅，是以可痛也。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快莫若談，其誰曰不然。然亦何會多得，有時風寒，有時泥雨，有時臥病，有時不值，如是等時，真住牢獄矣。舍下薄田不多，多種秫米，身不能飲，吾友來需飲也。舍下門臨大河，嘉樹有蔭，爲吾友行立蹲坐處也。舍下執炊爨，理盤槅者，僅老婢四人，其餘凡畜童子大小十有餘人，便於馳走迎送傳接簡帖也。舍下童婢稍閑，便課其縛帚織席，縛帚所以掃地，織席供吾友坐也。吾友畢來當得十有六人，然而畢來之日爲少，非甚風雨而盡不來

之日亦少，大率日以六七人來爲常矣。吾友來，亦不便飲酒，欲飲則飲，欲止先止，各隨其心不以酒爲樂，以談爲樂也。吾友談不及朝廷，非但安分，亦以路遙傳聞爲多，傳聞之言無實，無實即唐喪津唾矣。亦不及人過失者，天下之人本無過失，不應吾詆誣之也。所發之言不求驚人，人亦不驚，未嘗不欲人解，而人卒亦不能解者，事在性情之際，世人多忙，未曾嘗聞也。吾友既皆蕭淡通闊之士，其所發明，四方可遇，然而每日言畢即休，無人記錄，有時亦思集成一書，用贈後人，而至今闕如者，名心既盡，其心多懶一，微言求樂，著書心苦二，身死之後，無能讀人三，今年所作，明年

必悔四也。是水滸傳七十一卷則吾友散後燈下戲墨爲多，風用甚無人來之時半之。然而經營于心，久而成習，不必伸紙執筆，然後發揮，蓋薄莫籬落之下，五更臥被之中，垂首撚帶，睇目觀物之際，皆有所遇矣。或若問，言既已未嘗集爲一書，云何獨有此傳，則豈非此傳成之無名，不成無損一，心閑試弄，舒卷自若二，無賢無愚，無不能讀三，文章得失，小不足悔四也。嗚呼哀哉，吾生有涯，吾烏乎知後人之讀吾書者謂何，但取今日以示吾友，吾友讀之而樂，斯亦足耳。且未知吾之後身讀之謂何，亦未知吾之後身得讀此書者乎，吾又安所用其眷念哉。東都施耐庵序。

# 水滸傳序三

施耐庵水滸正傳七十卷，又楔子一卷，原序一篇亦作一卷，共七十二卷，今與汝釋弓，序曰，吾年十歲，方入鄉塾，隨例讀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書，意惛如也。每與同塾兒竊作是語，不知習此將何爲者，又窺見大人徹夜吟誦，其意樂甚，殊不知其何所得樂，又不知盡天下書，當有幾許，其中皆何所言，不雷同耶，如是之事，總未能明於心。明年十一

歲，身體時時有小病，病作，輒得告假出塾，吾既不好弄，大人又禁不許弄，仍以書爲消息而已，吾最初得見者，是妙法蓮華經，次之則見屈子離騷，次之則見太史公史記，次之則見俗本水滸傳，是皆十一歲病中之創獲也。離騷苦多生字，好之而不甚解，記其一句兩句，吟唱而已。法華經，史記，解處爲多，然而胆未堅剛，終亦不能常讀。其無晨無夜不在懷抱者，吾與水滸傳可謂無間然矣。吾每見今世之父兄，類不許其子弟讀一切書，亦未嘗引之見於一切大人先生，此皆大錯。夫兒子十歲，神智生矣，不縱其讀一切書，且有他好，又不使之列於大人先生之間，是驅之與婢僕爲伍也。汝

昔五歲時，吾卽容汝出坐一隅，今年始十歲，便以此書相授者，非過有所寵愛，或者敎汝之道當如是也，吾猶自記十一歲讀水滸後，便有於書無所不窺之勢，吾實何曾得見一書，心知其然，則有之耳。然就今思之，誠不謬矣。天下之文章，無有出水滸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無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學者誠能澄懷格物，發皇文章，豈不一代文物之林，然但能善讀水滸，而其爲人已綽綽有餘也。水滸所敍，敍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氣質，人有其形狀，人有其聲口，夫以一手而畫數面，則將有兄弟之形，一口而吹數聲，斯不免再映也。施耐庵以一心所運，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

無他，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斯以一筆而寫百千萬人，固不以爲難也。格物亦有法，汝應知之，格物之法，以忠恕爲門，何爲忠，天下因緣生法，故忠不必學而至於忠，天下自然無法不忠。火亦忠，眼亦忠，故吾之見忠。鐘忠，耳忠，故聞無不忠。吾既忠，則人亦忠，盜賊亦忠，犬鼠亦忠，盜賊犬鼠無不忠者，所謂恕也，夫然後物格，夫然後能盡人之性，而可以贊化育參天地。今世之人吾知之，是先不知因緣生法，不知因緣生法，則不知忠，不知忠，烏知恕哉。是人生二子而不能自解也，謂其妻曰，眉猶眉也，目猶目也，鼻猶鼻，口猶口，而大兒非小兒，小兒非大兒者何故，而不自知

實與其妻親造作之也。夫不知子，問之妻，夫妻因緣是生其子，天下之忠，無有過扵夫妻之事者，天下之忠，無有過扵其子之面者，審知其理，而覩天下人之面，察天下夫妻之事，彼萬面不同，豈不甚宜哉。忠恕量萬物之斗斛也。因緣生法，裁世界之刀尺也。施耐庵左手握如是斗斛，右手持如是刀尺，而僅乃敘一百八人之性情氣質，形狀聲口者，是猶小試其端也。若其文章，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又何異哉。吾既喜讀水滸，十二歲便得貫華堂所藏古本，吾日夜手鈔，謬自評釋，歷四五六七八月，而其事方竣，即今此本是已。如此者，非吾有讀水滸之法，若水滸固

自爲讀一切書之法矣。吾舊聞有人言，莊生之文放浪，史記之文雄奇，始亦以之爲然，至是忽啞然其笑，古今之人，以瞽語瞽，真可謂一無所知，徒令小兒腸痛耳。夫莊生之文何常放浪，史記之文何嘗雄奇，彼殆不知莊生之所云，而徒見其忽言化魚，忽言解牛，尋之不得其端，則以爲放浪，徒見史記所記皆劉項爭鬬之事，其他又不出於我人報仇，捐金重義爲多，則以爲雄奇也，若誠以吾讀水滸之法讀之，正可請莊生之文精嚴，史記之文亦精嚴，不寧惟是而已，蓋天下之書，誠欲藏之名山，傳之後人，即無有不精嚴者。何謂之精嚴，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是也。夫以

莊生之文，雜之史記，不似史記，以史記之文，雜之莊生，不似莊生者，莊生意思，欲言聖人之道，史記攄其怨憤而已。其志不同，不相爲謀，有固然者，毋足怪也。若復置其中之所論，而直取其文心，則惟莊生能作史記，惟子長能作莊子，吾惡乎知之，吾讀水滸而知之矣，夫文章小道，必有可觀，吾黨斐然，尙須裁奪，古來至聖大賢，無不以其筆墨爲身光耀，只如論語一書，豈非仲尼之微言，潔淨之篇節，然而善論道者論道，善論文者論文，吾嘗觀其製作，又何其甚妙也。學而一章，三唱不亦。歎觚之篇，有四觚字，餘者一不兩哉而已。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其文交互而成。知

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其法傳接而出。山水動靜樂壽，譬禁樹之對生，子路問聞斯行，如晨鼓之頻發，其他不可悉數，約略皆佳搆也。彼莊子史記，各以其書獨步萬年，萬年之人，莫不歎其何處得來，若自吾觀之，彼亦豈能有多才者乎，皆不過以此數章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者也。水滸所敍，敍一百八人，其人不出綠林，其事不出劫殺，失教喪心，誠不可訓，然而吾獨欲略其形跡，伸其神理者，蓋此書七十回數十萬言，可謂多矣，而舉其神理，正如論語之一節兩節，瀏然以清，湛然以明，軒然以輕，濯然以新，彼豈非莊子史記之流哉，不然，何以有此。如必欲苛其形跡

，則夫十五國風，淫汚居半，春秋所書，弑奪十九，不聞惡神奸而棄禹鼎，憎檮杌而誅倚相，此理至明，亦易曉矣。嗟乎，人生十歲，耳目漸吐，如日在東，光明發揮。如此書，吾卽欲禁汝不見，亦豈可得，今知不可相禁，而反出其舊所批釋，脫然授之於手也，夫固以爲水滸之文精嚴，讀之卽得讀一切書之法也。汝眞能善得此法，而明年經業既畢，便以之遍讀天下之書，其易果如破竹也者，夫而後歎施耐庵水滸傳，眞爲文章之總持，不然，而猶如常兒之泛覽者而已，是不惟負施耐庵，亦殊負吾，汝試思之，吾如之何其不鬱鬱乎哉。

以上錄七十回本水滸傳

# 答王道樹

松樹子便已如法種訖，今初離立如人也。誠得天假弟二十年，無病無惱，開眉喫飯，再將胸前數十本殘書，一一批註明白，即是無量幸甚，如何敢望老作龍鱗歲月哉，謝謝。尊教諷弟書注當以世說劉孝標爲最勝者，此語人所同習，弟豈不聞，但弟今愚意，且重分解，分解本是唐律詩中一定平常之理，何足嘵嘵多說，特無奈比來不說既久，驟說便反見

然怪，故弟不避醜拙，試欲盡出唐人諸詩，與之逐首分之，然則先生謂弟與唐人分解則可，謂弟與唐人注詩實非也。王摩詰十二首先馳覽，願洞照愚意之所存，其辭則皆兒子之所筆受，最似荒略，宜應稍加潤澤，然而弟意則都不在此。

# 與吳稽蒼

昨弟偶遇閩人說及律詩分解一事，弟衝口遽以弓之來體往體爲喻。旣歸而轉思轉快也，因更奉述。夫弓體則何來往之有，祇爲射箭人拽之盡來，所以放之乃疾去也。且人又正知射箭人之祇爲欲其放之疾去，故特地拽之盡來也。先生試細思此喻，便可直透老杜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尙有村，與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之四句二十八字。弟

眼中豁達開悟，未見有如先生者，故不覺又津津言之也。外人蜀記未如吳船錄，當覓出呈覽。

# 與家文昌

詩非異物，只是人人心頭舌尖所萬不獲已必欲說出之一句說話耳。儒者則又特以生平爛讀之萬卷，因而與之裁之成章，潤之成文者也。夫詩之有章有文也，此固儒者之所矜爲獨能也，若其原本，不過只是人人心頭舌尖萬不獲已而必欲說出之一句說話，則固非儒者之所得矜爲獨能也。承示新作，便欲人許用海之室矣。

# 與顧掌丸

詩非異物，只是一句真話，弟近日所以決意欲與唐律詩分解也。弟見世人說到真話，即開口無不鬱勃注射者，轉口無不自尋出脫，自生變換者，此不論英靈之與懵懂，但是說到真話，即天然有此能事，天然有此平吐出來一句，連忙收拾一句，又天然必是二句，必不是一句。今唐律詩正復如此，前解便是平吐出來之一句，所謂鬱勃注射之句也，後解便

是遑忙收拾之一句，所謂自尋出脫自生變換之句也，所謂真語也。然不與分解，却如何可認？承快許與弟共事，便請携篋相過，弟顒望顒望。

# 與許青嶼

詩如何可限字句，詩者人之心頭忽然之一聲耳，不問婦人孺子，晨朝夜半，莫不有之。今有新生之孩，其目未之能晌也，其拳未之能舒也，而手支足屈，口中啞然，弟熟視之，此固詩也，天下未有不動于心而其口有聲者也，天下未有已動於心而其口無聲者也，動於心聲於口謂之詩，故子夏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故志之爲字，從之從心，謂心之所

之也。詩之爲字，從言從之，謂言之所之也。心之所之，謂之志焉，言之所之，斯有詩焉，故詩者未有多于口中一聲之外者也。唐之人撰律，而勒令天下之人必就其五言八句，或七言八句，若果篇必八句，句必五言七言，斯豈又得稱詩乎哉。弟固知唐律詩乃斷斷不出天下人人口中之一聲，弟何以知之，弟與之分解而後知之。曾桐聲今在何處，弟欲與之往返十許日，搜盡此老詩學。

# 答韓貫華

辱亞注，弟比來體中粗好，連日日常無事，止是閉分唐人律詩前後二解，自言樂耳。乃復有人謂弟奇特，不知弟正復扯淡，何奇特也。弟因尋常見世間會說話人，先必有話頭，既必有話尾，話頭者，謂適開口，渠則必然如此說起，蓋如此說起，便是說話，不如此說起，便都不是說話是也。話尾者，既已說過正話，便又亟自轉口云，如今且合云何是也

。亦頗見人說話無頭尾者，一時眾人便笑為此是不會說話人。今弟所分唐律詩之前後二解，正即會說話人之話頭話尾也。弟亦誠恐人作詩直至無頭無尾，故不自惜出手相為也。夫作詩無頭無尾，而又苦作不休，此極似一人問云。今早某人特來，有何說話，其人笑云，我亦曾細聽之，直是不會說話也。佳醞拜領，如何可謝。

# 答沈匡來

作詩須說其心中之所誠然者，須說其心中之所同然者，說心中之所誠然，故能應筆滴淚，說心中之所同然，故能使讀我詩者應聲滴淚也。今如作中四句詩。此爲心中之所誠然者乎，此爲心中所同然者乎，若唐律詩亦只作得中之四句，則何故今日讀之猶能應聲滴淚乎。

# 與許祈年

弟詩唐人七言近體，隨手閱自鈔出，多至六百餘章，而其中間乃至並無一句相同。弟因坐而思之，手之所捻者筆，筆之所蘸者墨，墨之所着於紙者，前之人與後之人，大都不出雲山花木沙草蟲魚近是也，舍是即更無所假託焉。而今我已一再取而讀之，是何前之人與後之人，雲山花木沙草蟲魚之猶是，而我讀之之人之心頭眼底，反更一一有其無方者乎

，此豈非一字未構以前，胸中先有渾成之一片，此時無論雲山乃至蟲魚，凡所應用，彼皆早已盡在一片渾成之中乎，不然，而何同是一雲一山一蟲一魚，而入此者不可借彼，在彼者更不得安此乎。

# 答沈永令

詩非無端漫作，必是胸前特地有一緣故，當時欲忍更忍不住，於是而不自覺衝口直吐出來，即今之一二起句是也。但其衝口直吐出來之時，必要借一發端，或指現景，或引故事，或竟直敘，或先空歎，當其作勢振落之際，法更不得不先費去十數來字，而於是其胸前所有特地之一緣故，乃竟只存得三四字矣，因而緊承三四，快與疏說，所固萬萬不得不

然，一定之常理，亦初非奇事也。

以上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甲集

# 李笠翁文鈔

# 海棠

海棠有色而無香，此春秋責備賢者之法，否則無香者衆，胡盡恕之，而獨於海棠是咎。然吾又謂海棠不盡無香，香在隱躍之間，又不幸而爲色掩，如人生有二技，一技稍粗，則爲精者所隱，一術太長，則六藝皆通，悉爲人所不道。王義之善書，吳道子善畫，此二人者，豈僅工書善畫者哉。蘇長公不善棋酒，豈遂一子不拈，一卮不設者哉，詩文過高，

棋酒不足稱耳。吾欲證前人有色無香之說，執海棠之初放者嗅之，另有一種清芬，利於緩咀而不宜於猛嗅。使盡無香，則蜂蝶過門不入矣，何以鄭谷詠海棠詩云，朝醉暮吟看不足，羨他蝴蝶宿深枝，有香無香，當以蝶之去留爲證。且香之與臭敵國也，花譜云海棠無香而畏臭，不宜灌糞，去此者必即彼，若是則海棠無香之說，亦可備證於前而稍白於後矣。噫，大音希聲，大羹不和，奚必如蘭如麝，撲鼻薰人，而後謂之有香氣乎。

王禹偁詩話云，杜子美避地蜀中，未嘗有一詩及海棠，以其生母名海棠也。生母名海棠，予空疎未得其考，然恐子

美卽善吟，亦不能物物吟到，一詩偶遺，卽使後人議及父母，甚矣才子之難爲也。鼎革以前，吾鄉杜姓者，其家海棠絕勝，予歲歲縱覽，未嘗或遺。嘗贈以詩云，此花不比別花來，題破東君着意培，不怪少陵無贈句，多情偏向杜家開，似可爲少陵解嘲。

秋海棠一種較春花更媚，春花肖美人，秋花更肖美人，春花肖美人之已嫁者，秋花肖美人之待年者，春花肖美人之綽約可愛者，秋花肖美人之纖弱可憐者，處子之可憐，少婦之可愛，二者不可得兼，必將娶憐而割愛矣。相傳秋海棠初無是花，因女子懷人不至，涕泣灑地，遂生此花，名爲斷腸

花。噫同一淚也，灑之林中，卽產斑竹，灑之地上，卽生海棠，淚之爲物神矣哉。

春海棠顏色極佳，凡有園亭者不可不備。然貧士之家，不能必有，當以秋海棠補之。此花便於貧士者有二，移根卽是，不須錢買一也，爲地不多，墻間壁上皆可植之，性復喜陰，秋海棠所取之地，皆群花所棄之地也。

笠翁偶集卷五

# 芙蕖

芙蕖與草本諸花似覺稍異，然有根無樹，一歲一生，其性同也。譜云產於水者曰草芙蓉，產於陸者曰旱蓮，則謂非草本不得矣。予夏季倚此爲命者，非故效顰於茂叔而襲成說於前人也，以芙蕖之可人，其事不一而足，請備述之。羣葩當令時，只在花開之數日，前此後此皆屬過而不問之秋矣。芙蕖則不然，自荷錢出水之日，便爲點綴綠波，及其莖葉既

生，則又日高日上，日上日妍，有風既作飄颻之態，無風亦呈嬝娜之姿，是我於花之未開，先享無窮逸致矣。迨至菡萏成花，嬌姿欲滴，後先相繼，自夏徂秋，此則在花爲分內之事，在人爲應得之資者也。及花之既謝，亦可告無罪於主人矣，乃復蒂下生蓬，蓬中結實，亭亭獨立，猶似未開之花，與翠葉並擎，不至白露爲霜而能事不已，此皆言其可目者也。可鼻則有荷葉之清香，荷花之異馥，避暑而暑爲之退，納涼而涼逐之生。至其可人之口者，則蓮實與藕皆並列盤餐而互芬齒頰者也。只有霜中敗葉，零落難堪，似成棄物矣，乃摘而藏之，又備經年裹物之用。是芙蕖也者，無一時一刻不

適耳目之觀，無一物一絲不備家常之用者也。有五穀之實而不有其名，兼百花之長而各去其短，種植之利，有大於此者乎。予四命之中，此命爲最，無如酷好一生，竟不得半畝方塘爲安身立命之地，僅鑿斗大一池，植數莖以塞責，又時病其漏，望天乞水以救之，殆所謂不善養生，而草菅其命者哉。

笠翁偶集卷五

# 竹

俗云早間種樹，晚上乘涼，喻詞也。予於樹木中，求一物以實之，其惟竹乎。種樹欲其成陰，非十年不可，最易活者莫如楊柳，求其陰可蔽日，亦須數年。惟竹不然，移入庭中，即成高樹，能令俗人之舍，不轉盼而成高士之廬，神哉此君，真醫國手也。種竹之方，舊傳有訣云，種竹無時，雨過便移，多留宿土，記取南枝。予悉試之，乃不可盡信之書

也。三者之內，惟一可遵，多留宿土是也。移樹最忌傷根，土多則根之盤曲如故，是移地而未嘗移土，猶還人者，併其臥榻而還之，其人醒後，尚不自知其還也。若俟雨過方移，則沾泥帶水，有幾許未便，泥濕則鬆，水沾則濡，我欲留土，其如土濕而蘇，隨鋤隨散之不可留何。且雨過必晴，新移之竹，晒則葉捲，一捲即非活兆矣。予易其詞曰，未雨先移。天甫陰而雨猶未下，乘此急移，則宿土未濕，又復帶潮，有如膠似漆之勢，我欲多留而土能隨我，先據一籌之勝矣。且栽移甫定而雨至，是雨爲我下，坐而受之，枝葉根本無一不沾滋潤之利，最忌者日，而日不至，最喜者雨，而雨即來

，去所忌而投以喜，未有不欣欣向榮者。此法不止種竹，是花是木皆然。至於記取南枝一語，尤難遵奉。移竹移花，不易其向，向南者仍使向南，自是草木之幸，然移草木就人，當隨人便，不能盡隨草木之便。無論是花是竹，皆有正面有反面，正面向人，反面向空隙，理也，使記南枝而與人相左，猶娶新婦進門，而聽其終年背立，有是理乎，故此語只當不說，切勿泥之。總之，移花種竹，只有四字當記，宜陰忌日是也，瑣瑣繁言，徒滋疑擾。

# 柳

柳貴乎垂，不垂則可無柳，柳條貴長，不長則無嫋娜之致，徒垂無益也。此樹爲納蟬之所，諸鳥亦集，長夏不寂寞，得時聞鼓吹者，是樹皆有功，而高柳爲最。總之，種樹非止娛目，兼爲悅耳，目有時而不娛，以在臥榻之上也，耳則無時不悅。鳥聲之最可愛者，不在人之坐時，而偏在睡時，鳥音宜曉聽，人皆知之，而其獨宜於曉之故，人則未之察也

。鳥之防弋，無時不然，卯辰以後，是人皆起，人起而鳥不自安矣，慮患之念一生，雖欲鳴而不得，鳴亦必無好音，此其不宜於晝也。曉則是人未起，即有起者，數亦寥寥，鳥無防患之心，自能畢其能事，且捫舌一夜，技癢於心，至此皆思調弄，所謂不鳴則已，一鳴驚人者是也，此其獨宜於曉也。莊子非魚，能知魚之樂，笠翁非鳥，能識鳥之情，凡屬鳴禽，皆當呼予爲知己。

種樹之樂多端，而其不便於雅人者亦有一節，枝葉繁冗，不漏月光，隔嬋娟而不使見者，此其無心之過，不足責也。然匪樹木無心，人無心耳，使於種植之初，預防及此，留

一線之餘天，以待月輪出沒，則晝夜均受其利矣。

笠翁偶集卷五

# 隨時卽景就事行樂之法

行樂之事多端，未可執一而論，如睡有睡之樂，坐有坐之樂，行有行之樂，立有立之樂，飲食有飲食之樂，盥櫛有盥櫛之樂，卽袒裼裸裎，如厠便溺，種種穢褻之事，處之得宜，亦各有其樂。苟能見景生情，逢場作戲，卽可悲可涕之事亦變歡娛，如其應事寡才，養生無術，卽徵歌選舞之場亦生悲戚。茲以家常受用起居安樂之事，因便制宜，各存其說

於左。

## 睡

有專言法術之人，徧授養生之訣，欲予北面事之。予訊益壽之功，何物稱最，頤生之地，誰處居多，如其不謀而合，則奉爲師，不則友之可耳。其人曰，益壽之方，全憑導引，安生之計，惟賴坐功。予曰，若是則汝法最苦，惟修苦行者能之，予懶而好動，且事事求樂，未可以語此也。其人曰，然則汝意云何，試言之，不妨互爲印政。予曰，天地生人

以時，動之者半，息之者半，動則旦而息則暮也，苟勞之以日而不息之以夜，則旦旦而伐之，其死也可立而待矣。吾人養生亦以時，擾之以半，靜之以半，擾則行起坐立，而靜則睡也，如其勞我以經營，而不逸我以寢處，則岌岌乎殆哉，其年也不堪指屈矣。若是則養生之訣，當以善睡居先。睡能還精，睡能養氣，睡能健脾益胃，睡能堅骨壯筋，如其不信，試以無疾之人與有疾之人合而驗之，人本無疾，而勞之以夜，使累夕不得安眠，則眼眶漸落，而精氣日頹，雖未即病而病之情形出矣。患疾之人，久而不寐，則病勢日增，偶一沉酣，則其醒也必有油然勃然之勢，是睡非睡也，藥也，非

療一疾之藥，乃治百病救萬民無試不驗之神藥也。茲欲從事導引，併力坐功，勢必先遣睡魔，使無倦態而後可，予忍棄生平最效之藥而試未必果驗之方哉。其人艴然而去，以予不足教也，予誠不足教哉，但自陳所得，實爲有見而然，與强辯飾非者稍別。前人睡詩云，花竹幽窗午夢長，此中與世暫相忘，華山處士如容見，不覓仙方覓睡方。近人睡訣云，先睡心，後睡眼。此皆書本唾餘，請置弗道，道其未經發明者而已。睡有睡之時，睡有睡之地，睡又有可睡不可睡之人。請條晰言之，由戌至卯，睡之時也。未戌而睡謂之先時，先時者不祥，謂與疾作思臥者無異也。過卯而睡，謂之後時，

後時者犯忌，謂與長夜不醒者無異也。且人生百年，夜居其半，窮日行樂，猶苦不多，况以睡夢之有餘，而損宴游之不足乎。有一名士善睡，起必過午，先時而訪，未有能晤之者。予每過其居，必俟良久而後見，一日悶坐無聊，筆墨具在，乃取舊詩一首，更易數字而嘲之曰，吾在此靜睡，起來常過午，便活七十年，止當三十五，同人見之，無不絕倒，此雖謔浪，頗關至理。是當睡之時止有黑夜，舍此皆非其候矣。然而午睡之樂倍於黃昏，三時皆所不宜，而獨宜於長夏，非私之也。長夏之一日可抵殘冬之二日，長夏之一夜，不敵殘冬之半夜，使止息於夜而不息於晝，是以一分之逸，敵四

分之勞，精力幾何，其能堪此，況暑氣鑠金，當之未有不倦者，倦極而眠，猶飢之得食，渴之得飲，養生之計未有善於此者。午飡之後，略踰寸晷，俟所食既消，而後徘徊近榻，又勿有心覓睡，覓睡得睡，其爲睡也不甜，必先處於有事，事未畢而忽倦，睡鄉之民自來招我，桃源天台諸妙境，原非有意造之，皆莫知其然而然者。予最愛舊詩中有手倦拋書午夢長一句，手書而眠，意不在睡，拋書而寢，則又意不在書，所謂莫知其然而然也。睡中三昧，惟此得之，此論睡之時也。睡又必先擇地，地之善者有二，曰靜曰涼，不靜之地，止能睡目，不能睡耳，耳目兩岐，豈安身之善策乎。不涼之

地，止能睡魂，不能睡身，身魂不附，乃養生之至忌也。至於可睡不可睡之人，則分別於忙閑二字。就常理而論之，則忙人宜睡，閑人可以不必睡，然使忙人假寐，止能睡眼不能睡心，心不睡而眼睡，猶之未嘗睡也。其最不受用者在將覺未覺之一時，忽然想起某事未行，某人未見，皆萬萬不可已者，睡此一覺，未免失事妨時，想到此處，便覺魂趨夢繞，膽怯心驚，較之未睡以前更加煩躁，此忙人之不宜睡也。閑則眼未闔而心先闔，心已開而眼未開，已睡較未睡為樂，已醒較未醒更樂，此閑人之宜睡也。然天地之間能有幾個閑人，必欲閑而始睡，是無可睡之時矣，有暫逸其心以妥夢魂之

法。凡一日之中急切當行之事，俱當於上半日告竣，有未竣者則分遣家人代之，使事事皆有着落，然後尋床覓枕以赴黑甜，則與閉人無別矣，此言可睡之人也。而尤有吃緊一關，未經道破者，則在莫行歹事，半夜敲門不吃驚，始可於日間睡覺，不則一聞剝啄，即是邏倅到門矣。

## 坐

從來善養生者莫過於孔子，何以知之，知之於寢不尸居不容二語。使其好飾觀瞻，務修邊幅，時時求肖君子，處處

欲爲聖人，則其寢也居也，不求尸而自尸，不求容而自容，則五官四體不復有舒展之刻，豈有泥塑木雕其形而能久長於世者哉。不尸不容四字，繪出一幅時哉聖人，宜乎崇祀千秋而爲風雅斯文之鼻祖也。吾人燕居坐法當以孔子爲師，勿務端莊而必正襟危坐，勿同束縛而爲膠柱難移。抱膝長吟，雖坐也而不妨同於箕踞，支頤喪我，行樂也而何必名爲坐忘。但見面與身齊，久而不動者，其人必死，此圖畫真容之先兆也。

## 行

貴人之出，必乘車馬，逸則逸矣，然於造物賦形之義，略欠周全，有足而不用，與無足等耳。反不若安步當車之人，五官四體皆能適用，此貧士驕人語。乘車策馬，曳履搴裳，一般同是行人，止有動靜之別。使乘車策馬之人，能以步趨爲樂，或經山水之勝，或逢花柳之妍，或遇戴笠之貧交，或見負薪之高士，欣然止馭，徒步爲歡，有時安車而代步，有時安步以當車，其能用足也又勝貧士一籌矣。至於貧士驕

人，不在有足能行，而在緩急出門之可恃，事屬可緩，則以安步當車，如其急也，則以疾行當馬，有人亦出，無人亦出，結伴可行，無伴亦可行，不似富貴者假足於人，人或不來，則我不能即出，此則有足若無，大悖謬於造物賦形之義耳。興言及此，行殊可樂。

## 立

立分久暫，暫可無依，久當思傍。亭亭獨立之事，但可偶一為之，旦旦如是，則筋骨皆懸，而脚跟如砥，有血脈膠

擬之患矣。或倚長松，或凭怪石，或靠危欄作軾，或扶瘦竹爲笻，既作羲皇上人，又作畫圖中物，何樂如之。但不可以美人作柱，慮其礎石太纖，而致棟梁皆仆也。

## 飲

宴集之事，其可貴者有五，飲量無論寬窄，貴在能好，飲伴無論多寡，貴在善談，飲具無論豐嗇，貴在可繼，飲政無論寬猛，貴在可行，飲候無論短長，貴在能止，備此五貴，始可與言飲酒之樂，不則麯糵賓朋，皆鑿性斧身之具也。

予生平有五好，又有五不好，事則相反，乃其勢又可並行而不悖。五好五不好維何，不好酒而好客，不好食而好談，不好爲長夜之歡而好與明月相隨而不忍別，不好爲苛刻之令而好受罰者欲辨無辭，不好使酒罵坐之人，而好其於酒後盡露肝膈。坐此五好五不好，是以飲量不勝蕉葉，而日與酒人爲徒。近日又增一種癖好癖惡，癖好音樂，每聽必至忘歸，而又癖惡座客多言，與竹肉之音相亂。飲酒之樂備於五貴五好之中，此皆爲宴集賓朋而設，若夫家庭小飲，與燕閒獨酌，其爲樂也全在天機逗露之中，形迹消忘之內，有飲宴之實事，無酬酢之虛文，睹兒女笑啼，認作斑斕之舞，聽妻孥勸誡

，若聞金縷之歌，苟能作如是觀，則雖謂朝朝歲旦，夜夜元宵可也，又何必座客常滿，罇酒不空，日藉豪舉以爲樂哉。

談

讀書最樂之事，而嬾人常以爲苦，清閒最樂之事，而有人病其寂寞，就樂去苦，避寂寞而享安閒，莫若與高士盤桓，文人講論。何也，與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既受一夕之樂，又省十年之苦，便宜不亦多乎。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既得半日之閒，又免多時之寂，快樂可勝道乎

。善養生者，不可不交有道之士，而有道之士多有不善談者，有道而善談者，人生希覯，是當時就日招，以備開聾啟聵之用者也。即云我能揮麈，無假於人，亦須借朋儕起發，豈能若西域之鐘簴，不叩自鳴者哉。

## 沐浴

盛暑之月，求樂事於黑甜之外，其惟沐浴乎。潮垢非此不除，濁汙非此不淨，炎蒸暑毒之氣亦非此不解。此事非獨宜於盛夏，自嚴冬避冷不宜頻浴外，凡遇春溫秋爽，皆可借

此爲樂。而養生之家則往往忌之，謂其損耗元神也。吾謂沐浴既能損身，則雨露亦當損物，豈人與草木有二性乎。然沐浴損身之說，亦非無據而云然，予嘗試之，試于初下浴盆時，以未經澆灌之身，忽遇澎湃奔騰之勢，以熱投冷，以濕犯燥，幾類水攻，此一激也，實足以衝散元神，耗除精氣。而我有法以處之，慮其太激，則勢在尚緩，避其太熱，則利於用溫。解衣磅礴之秋，先調水性，使之略帶溫和，由腹及胸，由胸及背，惟其溫而緩也，則有水似乎無水，已浴同於未浴，俟與水性相習之後，始以熱者投之，頻浴頻投，頻投頻攪，使水乳交融而不覺，漸入佳境而莫知，然後縱橫其勢，

反側其身，逆灌順澆，必至痛快其身而後已，此盆中取樂之法也。至於富室大家，擴盆爲屋，注水於池者，冷則加薪，熱則去火，自有以逸待勞之法，想無俟貧人置喙也。

聽琴觀棋

奕棋儘可消閑，似難藉以行樂，彈琴實堪養性，未易執此求歡。以琴必正襟危坐而彈，棋必整槊横戈以待。百骸盡放之時，何必再期整肅，萬念俱忘之際，豈宜復較輸贏。常有貴祿榮名付之一擲，而與人圍棋賭勝，不肯以一着相饒者

隨時即景就事行樂之法

，是與讓千乘之國，而爭簞食豆羹者何異哉。故喜彈不若喜聽，善奕不若善觀，人勝而我爲之喜，人敗而我不必爲之憂，則是常居勝地也。人彈和緩之音，而我爲之吉，人彈噍殺之音，而我不必爲之凶，則是長爲吉人也。或觀聽之餘，不無技癢，何防偶一爲之，但不寢食其中而莫之或出，則爲善彈善奕者耳。

看花聽鳥

花鳥二物，造物生之以娟人者也，既產嬌花嫩蕊以代美

人，又病其不能解語，復生羣鳥以佐之，此段心機，竟與購覓紅粧，習成歌舞，飲之食之，教之誨之，以媚人者同一周旋之至也。而世人不知，目爲蠢然一物，常有奇花過目而莫之睹，鳴禽閱耳而莫之聞者，至其捐資所買之侍妾，色不及花之萬一，聲僅竊鳥之緒餘，然而睹貌卽驚，聞歌輒喜，爲其貌似花而聲似鳥也，噫，貴似賤真，與葉公之好龍何異。予則不然，每值花柳爭姸之日，飛鳴鬬巧之時，必致謝洪鈞，歸功造物，無飲不奠，有食必陳，若善士信嫗之佞佛者。夜則後花而眠，朝則先鳥而起，惟恐一聲一色之偶遺也，及至鶯老花殘，輒怏怏如有所失，是我之一生可謂不負花鳥，

而花鳥得予，亦所稱一人知己，死可無恨者乎。

畜養禽魚

鳥之悅人以聲者，畫眉鸚鵡二種。而鸚鵡之聲價高出畫眉上，人多癖之，以其能作人言耳。予則大違是論，謂鸚鵡所長，止在羽毛，其聲則一無可取。鳥聲之可聽者，以其異於人聲也。鳥聲異於人聲之可聽者，以出於人者爲人籟，出於鳥者爲天籟也。使我欲聽人言，則盈耳皆是，何必假口籠中，況最善說話之鸚鵡，其舌本之强，猶甚於不善說話之人

，而所言者又不過口頭數語，是鸚鵡之見重於人，與人之所以重鸚鵡者，皆不可詮解之事。至於畫眉之巧，以一口而代衆舌，每效一種，無不酷似，而復纖婉過之，誠鳥中慧物也。予好與此物作緣，而獨怪其易死，既善病而復招尤，非殘於己，即傷于物，總無三年不壞者，殆亦多技多能所致歟。

鶴鹿二種之當蓄，以其有仙風道骨也。然所耗不貲，而所居必廣，無其資與地者，皆不能蓄。且種魚養鶴，二事不可兼行，利此則害彼也。然鶴之善唳善舞，與鹿之難擾易馴，皆品之極高貴者，麟鳳龜龍而外，不得不推二物居先矣。乃世人好此二物，又分輕重於其間，二者不可得兼，必將舍

鹿而求鶴矣。顯貴之家，匪特深藏苑囿，近置衙齋，即倩人寫真繪像，必以此物相隨。予嘗推原其故，皆自一人始之，趙清獻公是也。琴之與鶴，聲價倍增，詎非賢相提攜之力歟。

家常所蓄之物，雞犬之外，又復有貓。雞司晨，犬守夜，貓捕鼠，皆有功於人，而自食其力者也。乃貓爲主人所親暱，每食與俱，尙有聽其搴帷入室，伴寢隨眠者。雞棲於塒，犬宿於外，居處飲食皆不及焉，而從來叙禽獸之功，談治平之象者，則止言雞犬，而並不及貓，親之者是，則略之者非，親之者非，則略之者是，不能不惑於二者之間矣。日有

說焉，暱貓而賤鷄犬者，猶癖諸臣媚子，以其不呼能來，開叱不去，因其親而親之，非有可親之道也。鷄犬二物，則以職業爲心，一到司晨守夜之時，則各司其事，雖豢以美食，處以曲房，使不卽彼而就此，二物亦守死弗至，人之處此，亦因其遠而遠之道也。卽其司晨守夜之功，與捕鼠之功，亦有間焉，鷄之司晨，犬之守夜，忍饑寒而盡瘁，無所利而爲之，純公無私者也。貓之捕鼠，因去害而得食，有所利而爲之，公私相半者也。清勤自處，不屑媚人者，遠身之道，假公自爲，密邇其君者，固寵之方，是三物之親疏，皆自取之也。然以我司職業於人間，亦必效鷄犬之行，而以貓之舉動

爲戒。噫，親疏可言也，禍福不可言也，貓得自終其天年，而鷄犬之死皆不免於刀鋸鼎鑊之罰，觀於三者之得失，而悟居官守職之難，其不冠進賢而脫然於宦海浮沉之累者幸也。

## 澆灌竹木

築成小圃近方塘，菓易生成菜易長，抱甕太癡機太巧，從中酌取灌園方，此予山居行樂之詩也。能以草木之生死爲生死，始可與言灌園之樂，不則一灌再灌之後，無不畏途視之。殊不知草木欣欣向榮，非止耳目堪娛，亦可爲藝草植木

之家助祥光而生瑞氣，不見生財之地，萬物皆榮，退運之家，羣生不遂，氣之旺與不旺，皆於動植驗之，若是則汲水澆花，與聽信堪輿修門改向者無異也。不視爲苦，則樂在其中，督率家人灌溉，而以身任微勤，節其勞逸，亦頤養性情之一助也。

笠翁偶集卷六

# 廖柴舟文鈔

# 小品自序

己未春，予僦居城東隅，茅屋數椽，簷低于眉，稍昂首過之則破其額。一巷深入，兩墻夾身而臂不得轉，所見無非小者。屋側有古井一，壞甃狹淺，僅可供三四爨，天雨，晴則已竭。井邊有圃，雖稍展，然多瓦礫瘠瘦，蔬植其中，則短細苦澀不可食，予每大嚼之不厭。巷口數家，爲樵汲藝圃與拾糞賣菜傭所居，其家多小雛，大亦不至五六歲，時入嬉

戲，或偷弄席上紙筆畫眉頰戲者，予頗任之。門外有古槐一株，頗怪，時有翠衣集其上。旁有小石墩數塊，客至則坐其下談笑。客多鄉市雜豎，所談皆米鹽菜豉，無有知肉食大言者，予雖欲大言之而客莫能聽也，以故凡筆之於文者皆稱是。辛酉七月日，偶搜破簏中舊稿，得文九十三首，類多短幅雜著，零星散亂，因稍爲校次，付奚錄過，目爲小品，附二十七松堂集刻之。時予適攻燕生單名燕，燕者小鳥也，古燕字從鳥從乙，或曰鳦蓋得天地巨靈者。越一歲爲壬戌春正月，刻成，是歲德星見於北。

# 丁戊詩自序

丁巳五月二日，予避亂南岸土圍內，住險地如斗大，雜几榻炊爨之屬于其中，人畜喧填，穢氣蒸爲癘疫，而予內人與次女相繼死矣，予時亦幾不起。越十月賊退，始得扶疴入城，就醫故人陳某家，而一女復病死，嗚呼痛哉。予既孑然一身，病亦稍痊，友人過候，間出詩見慰，勉爲和答，或愁悶無聊，時吟數句以自遣，而詩遂與淚爭多矣。又越歲戊午

，爲人授館作塾師，訓二三童子外，兀然無一事可作，輒以詩爲工課，塗乙縱橫，几壁爲黑，久之積爲成帙，題曰丁戊詩，記實也。嗚呼，此豈其得已者耶，雖然，境遇苦而性情深，性情深而學問入，詩不能爲變境遇之物，而境遇反爲深性情入學問之物，故記年以驗境遇之順逆，記詩以驗性情學問之淺深，又安可忽乎哉。古人於通仕後，嘗錄其生平困塞事以自警，矧予猶在困塞時耶。因錄此卷以爲警惕之助，亦以見予年來困阸流離，骨肉煙消，室家甑破，遇比前加逆，心比前加苦，叢人間不堪之境，無不盡聚於一人一時之身爲可悲也。

# 選古文小品序

大塊鑄人，縮七尺精神於寸眸之內，嗚呼盡之矣。文非以小爲尙，以短爲尙，顧小者大之樞，短者長之藏也。若言猶遠而不及，與理已至而思加，皆非文之至也，故言及者無繁詞，理至者多短調。巍巍泰岱，碎而爲嶙礪沙礫，則瘦漏透雛見矣，滔滔黃河，促而爲川瀆溪澗，則淸漣激灔生矣。蓋物之散者多漫，而聚者常斂，照乘粒珠耳，而燭物更遠，

予取其遠而已。匕首寸鐵耳，而刺人尤透，予取其透而已。大獅搏象用全力，搏兎亦用全力，小不可忽也。粤西有修蛇，蜈蚣能制之，短不可輕也。

# 自題刻稿

居恒多愁，弄筆破悶，舉以示人，舌撟而首不點，此耳之過耳，耳有成習而目遂爲所掩。夫璞未有不欲自見其寶者，而見棄于途人，則習者寡也。然人日習粟而知粟矣，又鮮能知味者何哉，物莫賤扵所知而寶扵所不知，因題以刻焉，此豈有習之者乎，習不習則任之，吾惟寶吾寶。

# 自題竹籟小草

竹圃初葺，微雨一過，苔潔蘿鮮，予坐其中，頹如塊雪耳，何與筆墨事，而顧相引以深也。蕉紙蟲書，似以韻勝，不欲落烟食朶頤，舉向花間，倩鳥哦之，公冶子何在，聽此泠然，世無忌人，容我仙去。

# 半幅亭試茗記

亭在韻軒西之南，聲影寂寥，方嫌花翻鳥語之多事也。蘿垣苔砌，修竹掩繞，亭贅其中，而缺其半，如郭恕先畫，雲峯縹緲僅得半幅而已，因以爲名。亭空閒甚，似無事於主，主亦無事於客，然客至不得不須主，主亦不能不揖客。客之來，勇於談，談渴則宜茗，而亭適空閒無事，遂以茗之事委焉，安鼎甌瓷瓶汲器之屬於其中，主無僕，恆親其役。每

當琴罷酒闌，汲新泉一瓶，篁動爐紅，聽松濤颼颼，不覺兩腋習習風生，舉甌徐啜，味入襟解，神魂俱韻，豈知人間尙有烟火哉。地宜竹下，宜莓苔，宜精廬，宜石砰上。時宜雨前，宜明月，宜書倦吟成後。侶則非眠雲跂石人不預也。品茗之法甚微，予從高士某得其傳，備錄藏之，不述也。獨記其清冷幽寂，茗之理儻宜如是乎。　卷之七

以上二十七松堂文集

# 各家小傳

# 三袁　鍾譚

明史文苑傳：

袁宏道，字中郎，公安人，與兄宗道，弟中道，並有才名，時稱三袁。宗道字伯修，萬曆十四年會試第一，授庶吉士，進編修，卒官右庶子，泰昌時追錄光宗講官，贈禮部右侍郎。宏道年十六爲諸生即結社城南，爲之長，間爲詩歌古

文，有聲里中。舉萬曆二十年進士，歸家下帷讀書，詩文主妙悟。選吳縣知事，聽斷敏決，公庭鮮事，與士大夫談說詩文，以風雅自命。已而解官去，起授順天教授，歷國子助教禮部主事，謝病歸。久之起故官，尋以清望擢吏部驗封主事，改文選，尋移考功員外郎，立歲終考察羣吏法，吉外官三歲一察，京官六歲，武官五歲，此曹安得獨免，疏上報可，遂爲定制。遷稽勳郎中，後謝病歸，數月卒。中道字小修，十餘歲作黃山雪二賦，五千餘言。長益豪邁，從兩兄宦游京師，多交四方名士，足跡半天下。萬曆三十一年始舉于鄉，又十四年乃成進士。由徽州教授歷國子博士南京禮部主事，

天啓四年進南京吏部郎中，卒于官。先是王李之學盛行，袁氏兄弟獨心非之，宗道在館中，與同館黃輝力排其說，於唐好白樂天，於宋好蘇軾，名其齋曰白蘇。至宏道益矯以清新輕俊，學者多舍王李而從之，目爲公安體。然戲謔嘲笑，間雜俚語，空疎者倣之。其後王李風漸息，而鍾譚之說大熾。

鍾譚者，鍾惺譚元春也。惺字伯敬，竟陵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行人，稍遷工部主事，尋改南京禮部，進郎中，擢福建提學僉事，以父憂歸，卒于家。惺貌寢羸不勝衣，爲人嚴冷，不喜接俗客，由此得謝人事。官南都，僦秦淮水閣，讀史恆至丙夜，有所見卽筆之，名曰史懷。晚逃於禪以卒。

自宏道矯王李詩之弊，倡以淸眞，惺復矯其弊，變爲幽深孤峭。與同里譚元春評選唐人之詩爲唐詩歸，又評選隋以前詩爲古詩歸，鍾譚之名滿天下，謂之竟陵體。然兩人學不甚富，其識解多僻，大爲通人所譏。元春字友夏，名輩後于惺，以詩歸故與齊名，至天啓七年始舉鄉試第一，惺已前卒矣。

公安縣志：

袁宗道，字伯修，號石浦，公安人。曾祖暎以任俠聞，祖大化，斌斌爲退讓君子，性慷慨，周人之急，每得糴直，擇其贋金擲之，秤金于人，昂則喜。嘉靖中，邑大饑，公出

母栗二千石，金千兩以貸，盡焚其劵，家遂落。明年封公士瑜生，後娶龔方伯女，連生伯修中郎小修三先生。初先生生之夜，祖母余夢一美人頭自天飛來，若今所畫天人菩薩之飾，寶絡交垂，以襟承之，甫覺而伯修生，實嘉靖庚申二月十六日也。先生生而慧甚，十歲能詩，十二列鄉校，見鄉先達祠曰，吾終當俎豆其間。二十舉于鄉，以曹太安人病，未就春官試，回里後益喜讀先秦兩漢之書。是時濟南瑯琊之集盛行，先生一閱悉能熟誦，甫一操觚，即肖其語，然已疑詩文之道不盡于是矣。弱冠已有集，自謂此生以文章名世也。性耽賞適，文酒之餘，每夜以繼日。踰年抱奇病，病幾死，有

道人教以數息靜坐之法有效，閉門鼻觀，棄去文字障，遍閱養生家言，是時海內有譚沖舉之事者，先生欣然信之，謂神仙可望而得也。移家長安里中，栽花蒔藥，不問世事。癸未，父強之赴試，行至黃河而返，一夕舍于荊門逆旅，夜半夢有神人語之曰，公速起，如是者三，先生醒復寐，神人又語之曰，公何不起，吾老人爲公特來，何得不見念也，微以杖敲其足，隱隱痛，擁被大呼而出，甫出，屋崩，床碎爲塵，人以此識先生非常人，然先生亦翻然若有所悟曰，吾其以幾死之身，修不死之道也。歸而妻死，不復娶，父強之娶，則娶田家女曰，吾求可與偕隱者耳。先生習靜久，體氣愈充。

父謂之曰，昔淨名依於忠孝，自古之冲舉者，豈盡枯槁耶。先生曰諾，時復拈筆爲制舉義，窮工極變，丙戌遂舉會試第一，年甫二十七，官翰林，求道愈切。時同年汪儀部可受，同館王公圖，蕭公雲舉，吳公用賓，皆有志于養生之學，得三教林君艮背行庭之旨，先生勤而行焉。己丑焦公竑首制科，瞿公汝稷官京邸，先生就之問學，共引以頓悟之旨，而僧深有爲龍潭高足，數以見性之說啟先生，乃遍閱大慧中峯諸錄，得參求之訣，久之稍有所豁，於是研精性命，不復談長生事矣。是年以冊書歸里，中郎與小修皆知向學，先生語以心性之說，亦各有省，互相商証，先生精勤，甚或終夕不寢

。逾年偶於張子韶與大慧論格物處有所入，急呼中郎與語，甫擬開口，中郎卽躍然曰不必言，相與大笑而罷，至是始復讀孔孟諸書，乃知至寶原在家內，何必向外尋求，吾試以禪詮儒，使知兩家合一之旨，著海蠡篇。旣報命，旋卽乞歸，七八年間，屢悟屢疑，癸巳走黃州龍潭問學，歸而復自研求。戊戌先生再入京師，官春坊，中郎亦解官至，小修入大學，乃於城西崇國寺蒲桃林結社論學，往來者爲潘尚寶士藻，劉尚寶日升，黃太史輝，陶太史望齡，顧太史天峻，李太史騰芳，吳儀部用先，蘇中舍惟霖諸公，先生見地愈明，大有開發。當是時，海內談妙悟之學者日眾，多不修行，先生深

惡圓頓之學，爲無忌憚之所託，而同學矯枉太過者，至食素持珠，先生以爲不可曰，三教聖人根本雖同，至于名相設施，決不可相濫，於是益悟陽明先生不肯遷漏之旨。其學方浸浸乎如川之方至，而先生卒矣。先生素切歸山之志，以東宮講官，久不獲補，僅得三人，先生曰，當此危疑之際，而拂衣去，吾不忍也。是時東宮未立，中外每有言，先生聞之，輒私泣于室。嘗上疏乞進講大學衍義，啟沃最得要領，如疏稱衍義所載一言一藥而稽之今日於症最合者，則莫切乎重妃匹令嫡媵有分，定國本令睹聽無惑，嚴內治令巨璫無竊柄，辭均懇切。先生爲人極修潔，生平不妄取人一錢，居官十五

年，不以一字干有司，讀書中秘貧甚。時鄉人有主銓者，謂所知曰，我知伯修貧，幸主銓可爲地，千金無害也，所知以語先生，先生笑而謝之。某邑令以三百金交先生，期爲汲引，竟不發函，急以原金還其人，小修偶見之，問爲何令，先生秘之，竟不知爲何如人也。生平卻百金者累累，或饋遺至十金，則惶愧不受。自丁酉充東宮講官至庚子秋以病卒于京師，年甫四十一歲，檢囊中僅得數金，棺木皆門生斂金成之，及妻孥歸不能具裝，乃盡賣生平書畫几硯之類始得歸，歸尚無宅可居，其清如此。然先生爲人，平恕亦不以此望人且自多也。與致甚高，慕白樂天蘇子瞻爲人，所之以白蘇名齋

。居常省交游，簡應酬，蕭然栽花種竹掃地焚香而已。每有月，則邀同學諸公，步至射堂看月，率以爲常。躭嗜山水，燕中山刹及城內外精藍無不到，遠至小方小西天之屬，皆窮覽其勝。詩清潤和雅，文尤婉妙，然性嬾不多作，著有白蘇齋集若干卷。先生與同學友黃公輝交若兄弟，先生卒，黃公哭之甚慟。及葬黃公請告歸，迂道登壟哭之，爲誌其墓。逾年先生舊社友董公其昌，涖楚視學政，因諸生之請，祠先生於學宮，卒如素志云。萬曆丁酉戊戌間，有東倭關白之警，時議封貢，先生歎曰，石尚書其不免乎。李卓吾刻藏書成，先生曰禍在是矣。已而皆驗，如此者不可枚舉，大都量與識

皆全者也。天不假以年，未得盡抒其用世之略，惜哉。書法遒媚，畫山水人物有遠致，作小詞樂府，依稀辛稼軒柳七郎風味。舊有傳奇二種，置之笥中，爲鼠子嚼壞，鳳毛龍甲，竟不存于世，可爲永歎。光廟御極，以東宮講讀晉詹事贈禮部右侍郎，予祭葬，蔭一子。

公安縣志：

袁宏道，字中郎，號石公，公安人。先生之生也，母夢月入懷，故小字月。少時卽具倍年之覺，母卒，先生不數哭一哭卽痛絕，人以是知其有隱慧焉。總角工爲時藝，塾師大

奇之。入鄉校，年方十五六，即結文社於城南，自爲社長，社友年三十以下者皆師之，奉其約束不敢犯。時於舉業外，爲聲歌古文辭，已有集成帙矣。戊子舉于鄉，主試者爲馮卓庵太史，見其後場出入周秦間，急拔之。明年上春官，時伯修方爲太史，初與聞性命之學，以啓先生，先生深信之。下第歸，伯修亦以使事返里，相與朝夕商榷，索之華梵諸典，轉覺茫然，後乃于文字中言意識不行處，極力參究，時有所解，終不欲恃爝火微明以爲究竟，如此者屢年，一日見張子韶論格物處，忽然大豁，以證之太史，太史喜曰，弟見出蓋纏，非吾所及也。然後以質之古人微言，無不妙合，且洞見

前輩機用；一一提唱，聊示鞭影，命名曰金屑。時聞龍湖李老，冥會教外之旨，走西陵質之，李老大相契合，賜以詩，中有云，誦君玉屑句，執鞭亦欣慕，早得從君言，不當有老苦，蓋龍湖以老年無朋作書曰老苦故也，仍爲之序以傳，留三月餘，殷殷不捨，送之武昌而別。壬辰舉進士，不仕，復與太史還里，居石浦之上，偕外祖春所龔公，及舅惟學惟長輩，終日以論學爲樂。當是時，太史與公雖於千古不傳之秘，符同水乳，而於應世之跡，微有不同，太史則謂居人間當斂其鋒鍔，與世抑揚，萬石周慎，爲安親保身之道，公則謂鳳凰不與凡鳥同巢，麒麟不與凡馬伏櫪，大丈夫當獨往獨來

，自舒其逸耳，豈可逐世啼笑，聽人穿鼻絡首，意見各不同如此。已復同太史與小修遊楚中諸勝，再至龍湖晤李老，李老謂伯也穩實，仲也英特，皆天下名士也，然至于入微一路，則諄諄望之公，蓋謂其識力胆力皆迥絕於世，真英靈男子，可以担荷此一事耳。乙未謁選爲吳縣令，始以其學試之政，人皆謂吳門繁劇，而公超脫，或足以困之，乃公洒然澹然，不言而物自綜，事自集。吳賦甲于天下，猾胥朱紫其籍，莫可致詰，飛洒民間，溢于額而不知，公一目了然，摘其影射之條若干，呼猾胥曰，此何爲者，胥不敢欺，皆俯首曰弊，公俱置之法，而清額外之征凡巨萬，吳民大悅。又不折徵

收之封，惟苛免者許民告白，以其所贏代輸者爲償瀉費，上官聞而便之，下其例諸邑，悉如吳縣。機神朗徹，遇一切物態，如鏡取影，卽巧幻莫如吳而終不得遁，故遁詞恆片語而折，咄嗟獄具，吳人謂之升米公事，自非重情，無所罰贖，杖之示懲而已，以故署門酒家蕭條皆移去。縣胥隸之類，或三四爲曹共一役，不食縣官，惟借公事漁獵里閭，公揀其宜用者食之，無所差遣，終日兀坐，不能糊口，皆逃去歸農。有屢投匿名牘者，公出見縣前占星人，覺黠甚，念必此人也，呼來占星一紙，視手跡與匿名牘無二，訊之立伏，其妙於得情皆此類。公爲令淸次骨，才敏捷甚，一縣大治。宰相申

公時行聞而歎日，二百年來無此令矣。居常不發私書，塵羃函數寸。期年而政已成，會吳中有天池山之訟，公意見與當路相左，居恆不樂，遂閉門有拂衣之志，當事知其不可强，姑令予告，俟病痊補職。公旣得請，走吳越訪故人陶周望諸公，同覽西湖天目之勝，觀五泄瀑布，登黃山齊雲，戀戀烟嵐如饑渴之於飲食。時與石簣諸公商証，遞相取益，而間發爲詩文，俱從真源中溢出，別開手眼，一掃王李雲霧，天下才人文士始知疏瀹心靈，搜剔慧性，以蕩滌摹擬塗飾之病，其功偉矣。戊戌太史宇趣公入都，始復就選，得京兆校官，時太史官春坊，小修亦入太學，復相聚論學，結城西之崇國

寺名曰蒲桃社。庚子補禮部儀制司主事，數月即請告歸，歸未幾，太史下世，公感念絕葷血者累年，無復宦情，時於城南得下窪地，可三百畝，絡以重隄，種柳萬株，號曰柳浪，潛心道妙，閒適之餘，時有揮灑，皆從慧業流出，新綺絕倫，而遊屐所及，如匡盧太和桃花源皆窮極幽遐，人所不至者無不到，發于詩文，煙嵐溢毫楮間，蓋自花源後詩，字字鮮活，語語生動，新而老，奇而正，又進一格矣。丙午入都，補儀曹主事，曹務清簡，蕭然無事，乃以存問蒲圻謝公之便歸里。戊申春暮入都，補驗封司主事，攝選曹事，猾吏多舞文，屬當急選之期，故事掣籤時，凡瑣屑事皆曹郎躬爲之，

吏無敢近者，一老吏忽排闥而入曰，每次大選，例與都吏一二美缺，今有某驛缺，已予都吏百金矣，幸以見與，公目攝之，叱之出，私念曰銓事一至此乎，誓爲國家除此大蠹。少宰楊公喬曰，吾輩身爲大臣，受制胥吏，切齒久矣。會猾吏私一姻戚，已罷官而仍留之，刻報至，公廉得其故，大憤曰，如此則銓柄盡歸此輩矣，時冢宰擬以疏文而後逮治之，公曰此胥吏也，但置之於法，以一知會疏上，則疾雷不及掩耳，雖有奧援，將安用之，遂如言具疏，而猾吏未知也，公令兩隸持之曰去，送汝入刑部，即繩之以往，疏下，竟以欺罔坐重辟，銓曹設刑具自公始，冢宰孫公知公爲大用器，甚重

之。己酉公主試秦中，試官以避嫌不過搜求，公通場皆自取閱，所取士大半得之落卷中，及出榜多名士，試錄爲天下第一。公典試後，與左轄汪公可受，密以道相證，遍游秦中諸勝，歷中嶽嵩山，登華山絕頂而還，著華嵩游記。居吏曹二年，會考事竣，遂給假南歸，定居沙市，中治一樓，名曰硯北，取段成式杯灑之餘常居硯北意也。庚戌卒，年四十三，海內知己，謂其識如王文成，胆如張江陵，而不逮下壽以歿，天下惜之。所著詩文有敝篋集，錦帆集，解脫集，廣陵瓶花齋，瀟碧堂，破破齋，華嵩游草，若干卷行世。吳縣祀名宦，公邑祀鄉賢

公安縣志：

袁中道，字小修，伯修中郎同母弟也。萬曆癸卯魁北闈，丙辰成進士。牧齋錢先生謙益爲之傳曰，小修十歲著黃山雪二賦，凡五千餘言，長而通輕俠，游于酒人，以豪傑自命，視妻子如鹿豕之相聚，視鄉里小人如牛馬之尾行，而不可與一日居也。泛舟西陵，走馬塞上，窮覽燕趙齊魯吳越之地，足跡幾半天下，而詩文亦因以日進。歸而學於李龍湖，有志出世，操觚應舉，懷利刃切泥之嘆。久之數困鎖院，而兩兄皆膴仕，流離世故，有憂生之嗟。萬曆丙辰始舉進士，攻

徽州府教授，遷國子博士，乞南得禮部儀制，歷南吏部文選司郎中，旋乞休。小修嘗自叙珂雪齋集，謂其詩文不及古人者有五，欲付之一炬，而名根未忘，不忍棄擲。又謂出世則以超悟讓人，而修香光之業，用世則以經濟讓人，而爲仕隱之閒，修辭則以經國垂世讓人，姑存其緒言以當過雁之一唳，皆實語也。余嘗語小修，子之詩文有才多之患，若游覽諸記，放筆芟薙，去其强半，便可追配古人，小修曰善哉，子能之我不能也，吾嘗自患泱河放溜，發揮有餘，淘練無功，子能爲我芟薙，序而傳之，無使有後世誰定吾文之感，不亦可乎。小修之通懷樂善若此，而予逡巡未果，實自愧其言。

小修嘗語予，杜之秋興，白之長恨，元之連昌宮詞，皆千古絕調，文章之元氣也，楚人不知，妄加評竄，吾與子當昌言擊排，點出手眼，無令後生墮彼雲霧，蓋小修兄弟間師承議論如此，而今之持論者，彝公安于竟陵，等而排之，不亦過乎。公與牧齋及黃之梅公客生爲至交，故其言如此。深于禪理，卒時鼻垂玉筯，人以爲禪定云。所著詩文有珂雪齋二十卷，游居杮錄二十卷

景陵縣志：

鍾惺字伯敬，號退谷，武進學訓鍾一貫子也。中萬曆癸

卯科舉人，庚戌科進士。公爲人羸寢，力不能勝布褐。性深靖，如一泓定水，披其帷，如含冰霜，不與世俗交接，而專致積于書史。庚戌闈中，爲夷陵雷公思霈所深賞。初授行人者八年，中間使四川山東及典貴州乙卯鄉試者凡三差，所過各有著作。擬部者二年，改授工部主事，疏願改南曹部，持不覆者又二年，授南禮部儀制司主事，轉祠祭司郎中者又一年。在南都讀書，評閱詩歸史懷，多所發明，有古賢所不逮者。陞福建提學僉事，考校興化延平福州三府者一年，尋丁父憂去職，居家服闋凡三年而卒，壽五十有二矣，所著述有隱秀軒詩文集，楞嚴如說，酒雅，及評選左史漢書等行世。

按公讀書學道爲念，通籍十四年，簡淡自持，恥事生產，自著述外，無酬酢主賓，人以是多忌之。然與文士接，終日談論不輟，與邑名士譚元春爲性命友，每商榷古今文章詩史，不襲人唾餘，而兩家各勉爲孝友，儼如通家，有雍睦古道焉。

# 劉同人　于奕正

麻城縣志：

劉侗字同人，號格菴，崇禎進士，知吳縣令，之任卒于維揚舟次，時年四十有四，文章事業未竟其志，海內傷之。初為諸生，見賞于督學葛公，禮部以文奇奏參，同竟陵譚元春黃岡何閎中降等，自是名著聞。楚埸數不利，復以公事忤

鄉先輩。入學成均，癸酉舉北闈，甲戌捷南宮。客都門，取燕人于奕正所抄集著爲書，名帝京景物略，屬同里友周損采詩，共成之，刻行世。所爲詩制舉藝，先是爲武昌孟登刻于蘭陽，名龍井崖詩及雜草，後韜光三十二義爲景陵譚元禮刻于德清。其生平全集，尚俟收緝。爲人以千秋自命，不苟同于世，具見詩文中。

因樹屋書影：

王敬哉曰，于奕正，初名繼魯，字司直，宛平人。生而峻潔，性孝友，喪父，讓財於兄弟，獨居荒園，治舉子業，

恥則竊爲文章，其所交遊者，皆當世名人，以故多畏惡訕笑之者。奕正工爲詩歌，好遊名山，嘗言秋山嚴靜澹蕩，如有道高人，每于霜清木老時，騎驢而往，窮巖絕岫，數百里間，無不周覽，遇斷碑，必披荆剔蘚以識之，或攀枯蘿，躡危石，踰其絕頂，慨然賦詩，有超世之概。與楚譚元春友夏劉侗同人，尤稱友善，兩君來京師，必客其園，與同人著帝京景物略。崇禎乙亥偕同人取道秣陵，徧歷名勝，將之楚，會友夏止之，遂歸，而疾作，殞于金陵旅舍。楊日補，顧與治，刻其遺詩數十章，所著金石志，樸草詩，與景物略行于世。于生南行，將著南京景物略，竟以友夏不果，惜哉。子藻

能世其業，今爲盧陵令。顧夢游序其遺稿曰，司直生長京師，獨不類京師人，蕭然山澤癯也。其家世稱素封，多貴顯，尤不類矣。四方來京師者，聞其名，輒往司直，然所歡欣訂交者不數人，多主于家，環堵梧竹，吟諷高寄，忘其身在長安中，此數人者，名高天下，歸而口司直不置，天下益向往之。余神交司直十年，甲戌歲且除，突過我，問何以來，則九日出郊送劉子別，秋氣方佳，忽作遊想，同舟而下，未辭家也。自此過從至密，予坐客未識司直者，見其蓬鬢電目，面作松鱗，瘦處領左，衣冠率略，顧瞻倨蹇，慱睨欲避之。已而道風披揚，緒論疊出，莫不傾倒歎服，徘徊不能去。司

直之遊，初指寒河，屬譚子他之，罷寒河盟，入吳會，是時劉子亦分路入宛，乃成獨遊。雖所至傾動，而意不自展，返于白門，神色微異，孟夏十日，卒于同人客舍，予與日補楊子，助同人視含殮，予語同人，司直不朽，惟予與譚子是職，予曷先之。同人曰，司直奇人，予不可以草草，至京師而後與譚子謀以復予。後一年，二子皆逝，未有述者，予知司直又略于二子，恐後遂無知之者，乃與楊子謀刻其笥遺詩。嗟乎，此豈足以見司直哉，司直賦穎絕世，又能廣異書異聞，以自盡其才，其爲謀甚奢，常從容謂予曰，今人寒腹短識，輒不自量造語，余耻之，余所披覽既徧，更得快遊以歸，

閉戶涵詠而後出，予以爲有當乎，今雖間爲詩，吾胸中覺有格格未出者，是吾候未至也。嗟乎，司直詩止是，而言在吾耳，其尙忍言乎。司直生長四十年，未一日去其家，家昔不貧，隨取而給，且爲主于朋友也，無所不盡其歡，其意以爲身之四方可以取給盡歡一如其家耳，孰知語遊于今旣有難言者，而司直伉爽實甚，顧不免于鬱鬱，斯亦朋友之過乎，然爲司直友者，豈知其遂至于此哉，司直至于此而未有所述于後，朋友之事終以缺焉，我知譚劉至今有餘憾也。

# 王季重

瑯嬛文集王謔菴先生傳：

山陰王謔菴先生，名思任，字季重。年十三，即從漏衡岳先生，館於檇李黃葵陽宫庶家。先生落筆靈異，葵陽公喜而斧藻之，學業日進。萬歷甲午，以弱冠舉於鄉，乙未成進士。房書出，一時紙貴洛陽，士林學究以至村塾頑童，無不

口誦先生之文及幼小題，直與錢鶴灘湯海若爭坐位焉。先生初爲縣令，意輕五斗，兒視督郵，偃蹇宦途，三仕三黜，自二十一釋褐，七十二考終，通籍五十年，三爲縣令，一爲司李，一爲教授，兩爲臬幕，三爲主政，一爲備兵使者，直至監國，始簡宮詹，晉秩少宗伯，而國事又不可問矣。五十年內，強半林居，乃遂沉湎麴蘗，放浪山水，且以暇日，閉戶讀書。自庚戌遊天台雁宕，另出手眼，乃作游喚，見者謂其筆悍而膽怒，眼俊而舌尖，恣意描摩，盡情刻畫，文譽鵲起。蓋先生聰明絕世，出言靈巧，與人諧謔，矢口放言，略無忌憚。川黔總督蔡公敬夫，先生同年友也。以先生閑住在家，

思以惟幄屈先生，檄先生至。至之日，讌先生於滕王閣，時日落霞生，先生謂公曰，王勃滕王閣序，不意今日乃復應之。公問故，先生笑曰，落霞與孤鶩齊飛，今日正當落霞，而年兄眇一目，孤目齊飛，殆爲年兄道也。公面赭及頸，先生知其意，襆被即行。人有咎先生謔者，其客陸德先歎曰，公毋咎先生謔，先生之涖官行政，摘伏發奸，以及作文賦詩，無不以謔用事。昔在當塗，以一言而解兩郡之厄者，不可謂不得謔之力也。中書程守訓奏請開礦，與大璫邢隆同出京，意欲開採從當塗起，難先生，守訓逗留瓜州，而縣璫先至，且勅地方官行屬吏禮，一邑騷動。先生曰，無患，馳至池黃

，以緋袍投刺稱眷生。璫怒。訶謂縣官不服素，先生曰非也，俗禮弔則服素，公此來慶也，故不服素。璫意稍解，復詰曰，令刺稱眷何也，先生曰，我固安楊狀元壻也，與公有瓜葛，璫大笑，亦起更緋，揖先生坐上座，設飲極歡。因言及橫山，先生曰，橫山爲高皇帝鼎湖龍首，樵蘇且不敢，敢開掘乎，必須題請，下部議方可。璫曰，如此利害，我竟入徽矣。先生耳語曰，公無輕言入徽也，徽人大無狀，思甘心於公左右者甚衆，我爲公多備勁卒，以護公行。璫大驚曰，吾原不肯來，皆守訓賺我。先生曰，徽人恨守訓切骨，思磔其肉而以骨飼狗，渠是以覬望瓜州而賺公先入虎穴也。璫曰，

公言是，我即回京，以公言復命矣。當塗徽州得以安堵如故，皆先生一謔之力也。先生於癸丑己未，兩計兩黜，一受創於李三才，再受創於彭端吾，人方眈眈虎視，將下石先生，而先生對之調笑狎侮，謔浪如常，不肯少自貶損也。晚乃改號謔菴，刻悔謔以誌己過，而逢人仍肆口詼諧，虐毒益甚。甲申國變，弘光蒙塵，馬士英稱皇太后制，逃奔至浙。先生以書抵之曰，閣下文采風流，吾所景羨，當國破衆疑之際，擁立新君，閣下輒驕氣滿腹，政本自由，兵權在握，從不講戰守之事，而但以酒色逢君，門戶固黨，以致人心解體，士氣不揚，叛兵至則束手無措，強敵來則縮頸先逃，致令乘輿

遷播，社稷邱墟，觀此茫茫，誰任其咎。職爲閣下計，無如明水一盂，自刎以謝天下，則忠憤之士，尙爾相原，若但求全首領，亦當立解樞柄，授之守正大臣，呼天搶地，以召豪傑，今乃逍遙湖上，潦倒烟霞，效賈似道之故轍，人笑豬猯，齒已冷矣，且欲來奔吾越，夫越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汚之地也，職當先赴胥濤，乞素車白馬，以拒閣下，此書出，觸怒閣下，禍且不測，職願引頸以待鉏麑。書傳，人大快之。北使渡江，人具牛酒，有邀先生出者，先生閉其門，大書曰，不降。監國至越，請備顧問，仍以一席笑談，遂致大位。江上兵散，屏跡小居。貝勒駐蹕城中，先生誓不剃見

，不薙髮，不入城。偶感微疴，遂絕飲食，僵臥時，常擲身起，努目握拳，涕洟鯁咽，臨瞑，連呼高皇帝者三，聞者比之宗澤瀕死，三呼過河焉。

論曰，謔菴先生既貴，其弟兄子姪以及宗族姻婭，待以舉火者數十餘家，取給宦囊，大費供億，人目以貪所由來也。故外方人言，王先生賺錢用似不好，而其所用錢却極好。故世之月旦先生者，無不稱以孝友文章，蓋此四字，惟先生當之，則有道碑銘，庶無愧色；若欲移署他人，尋徧越州，有乎無有也。

摭有明於越三不朽名賢圖贊及瑯環文集王季重先生像贊

王季重

曰：

捨芥功名，生花綵筆，以文爲飯，以奕爲律。

謔不避虐，錢不諱癖，傳世小題，妫不可及。

宦槖游囊，分之弟姪，孝友文章，當今第一。

# 陳繼儒

明史隱逸傳：

陳繼儒字仲醇，松江華亭人。幼穎異，能文章，同郡徐階特器重之。長爲諸生與董其昌齊名，太倉王錫爵招與子衡讀書支硎山，王世貞亦雅重繼儒，三吳名下士爭欲得爲師友。繼儒通明高邁，年甫二十九，取儒衣冠焚棄之，隱居崑山

之陽，構廟祀二陸，草堂數椽，焚香宴坐，意豁如也。時錫山顧憲成講學東林，招之，謝弗往。親亡葬神山麓，遂築室東佘山，杜門著述，有終焉之志。工詩善文，短翰小詞皆極風致，兼能繪事，又博文强識，經史諸子術伎稗官與二氏家言，靡不較覈，或刺取瑣言僻事，詮次成書，遠近競相購寫，徵請詩文者無虛日。性喜獎掖士類，屨常滿戶外，片言酬應，莫不當意去。暇則與黃冠老衲窮峯泖之勝，吟嘯忘返，足跡罕入城市，其昌爲築來仲樓招之至。黃道周疏稱志尙高雅，博學多通，不如繼儒，其推重如此。侍郎沈演及御史給事中諸朝貴先後論薦，謂繼儒道高齒茂，宜如聘吳與弼故事

。屢奉詔徵用，皆以疾辭，卒年八十二，自爲遺令，纖悉必具。

對山書屋墨餘錄：

陳徵君繼儒隱居佘山，文名重海內，朝貴多與交游，時人致以終南捷徑相比刺。然其於地方利弊，多有昌言，山澤之臞，婆心切至。洎乎晚年，九重側席，樓下徵書，而卒堅臥不起，則非以退爲進可知矣。聞其易簀時，出名香二升許，令侍者煎湯沐浴，浴竟披衣，醫士許龍湫抱之登榻曰，先生將羽化矣，體輕甚。公隨索紙筆書數語云，大殮小殮，古

禮拘束，後之君子，斂以時服，我其時哉，毋用紈縠，長爲善人，愛用永足。書已，投筆而逝。

无按此則原載曹家駒說夢，對山毛氏特爲錄存。曹字千里，華亭人，明末諸生，盖一遺民，所撰說夢一冊，余未得見，毛氏之書則鐫于同治庚午秋也。

# 李流芳

嘉定縣志：

李流芳字茂宰，一字長蘅。伯兄元芳，字茂初，諸生，工七言長句，卒年七十餘。仲兄名芳，字茂材，幼負異才，頃刻千言，宏麗無比，萬曆壬辰進士，改庶吉士，卒年二十九。流芳萬曆丙午舉人，天啟壬戌，公車抵近郊，聞璫焰益

張，賦詩而返，絕意進取。性孝友誠信，外通而中介，與人交，周旋患難，傾身救援無所避。好佳山水，中歲於西湖尤數。盡得董巨神髓，縱橫甜適，自饒真趣，嘗自言筆墨氣韻間皆西湖山水云。書法奇偉，一掃尋常結構，自極謹嚴。詩文雍容典雅，至性溢楮墨間。崇禎己巳卒，年五十五。論者謂四先生詩文書畫，照映海內，要皆經明行修，學有根柢，而唐以文掩，婁以書掩，程以詩掩，李以畫掩云。

无按鄞人謝三賓知嘉定縣事，嘗合唐時升叔達，婁堅子柔，程嘉燧孟暘，及流芳詩刻之，號嘉定四先生集。

譚友夏詩有代書答伯敬燕中五首，茲錄其一，書云李長

蘅清真佳士，貌絕似友夏尤奇。

聞道李生久，兼知亦慕予，膚清原可厭，惟肖獨何歟。畫已將詩有，神能令貌如，他年誰後死，傳子孟免躊躇。

# 張京元

泰興縣志：

張京元字思德，別字無始，幼有異稟，三齡即讀書成誦。比長，文辭敏贍，傾倒一時，書法尤精妙。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擢江西參議僉事，遷提學副使，所得士悉豫章名宿。著有楚辭刪註二卷，寒燈隨筆一卷。

无按王百穀延令纂有張郎行贈張無始，稱之日壯年，約略可以推知其年輩。盖王游泰與時爲萬曆二十六年戊戌卽一五九八年，已六十四歲矣。其詞曰，

張郎便便腹如瓠，腹中丘墳稱武庫。家住城東一區宅，終年不踏城西路。城西路上人肩摩，銅山紛紛金穴多，南陵考鐘北舍鼓，浮雲其奈張郎何。手持一編臥還讀，司馬遺書藏滿屋，大兒文舉小德祖，其餘者誰空碌碌。沙中種豆豆苗枯，飲牛扣角歌烏烏，朱輪綉轂等閒事，何勞腐鼠嚇鳶雛。平生意不可一世，乍見呼我爲奇士，把臂頻嗟識面晚，稱我才情兼意氣。我

何意氣亦何才，蒯緱蕭瑟渡江來，臨邛仙令能重客，么麼程鄭爲有哉。眼中之人吾與子，子方壯年吾老矣，張郎張郎好自愛，未許他人執牛耳。

# 倪元璐

三不朽圖贊：

倪鴻寶元璐，上虞人。翰林院侍讀，有毀三朝要典，辨東林諸疏，上拈之屏間，出入顧視，每嘆曰，奇才，奇才，聞賊信，走淮安約史可法發兵勤王，不果，以單騎赴闕。甲申三月賊破京城，向闕再拜投環死之，贊曰：

穿天心，出月脅，落筆驚人，泣鬼雨血，奏疏絲綸，有明第一，以浙人而任司農，以詞林而治兵革，單騎勤王，事皆破格，攀髯鼎湖，神歸箕畢，不如人言，但啜茗燒香，而爲翰林清客。

无按倪傳以紹興先正遺書邵念魯思復堂文集言之甚詳，文長不錄。明史本傳茲亦從略也。

# 張宗子

乾隆山陰縣志：

張岱字宗子，一字陶菴，山陰諸生。曾祖元忭，明隆慶進士，廷試第一，諡文恭。祖汝霖，萬曆間兄弟進士。岱年六歲，汝霖攜之適杭州，時華亭陳繼儒客杭，命岱屬對，奇之，謂汝霖曰，此吾小友也。及長，文思坌涌，好結納海內

勝流，園林詩酒之社，必頡頏其間。累世通顯，服食豪侈，畜梨園數部，日聚諸名士，度曲徵歌，詼諧雜進，及以古事挑之，則自四部七略以至唐宋說家薈粹瑣屑之書，靡不賅悉。及明亡，避亂剡谿山，岱素不治生產，至是家益落，故交朋輩多死亡，葛巾野服，意緒蒼涼，語及少壯穠華，自謂夢境。著有西湖夢尋，快園道古，奚囊十集等書十餘種。別爲石匱書，記明代三百年時事，尤多見聞。年六十九，營生壙於項王里，曰伯鸞高士冢近要離，余故有取於項里也。後又十餘年卒，年九十三。所著石匱一書入國朝提學浙江谷應泰購得之，爲明記事本末，梓行於世，語見舊志邵念魯傳。

思復堂文集明遺民所知傳：

山陰張岱，字宗子，左諭德元汴曾孫也。性承忠孝，長于史學。丙戌後，屏居臥龍山之仙室，短簷危壁，沉淫於有明一代紀傳，名曰石匱藏書，以擬鄭思肖之鐵函心史也。至于廢興存亡之際，孤臣貞士之操，未嘗不感慨流連隕涕三致意也。順治初，豐潤谷應泰提學浙江，修紀事本末，以五百金購請其書，慨然曰，是固當公之，公之谷君，得其人矣。年七十餘卒，衣冠揖讓，綽有舊人風軌。

无按宗老自道生平，集中有自爲墓誌銘一文足供參證，

茲更錄其題像二則于後：

功名耶落空，富貴耶做夢，忠臣耶怕痛，鋤頭耶怕重，著書二十年耶而僅堪覆甕，之人耶有用沒用。

嗟此一老，背鮐髮鶴，氣備四時，胞藏五嶽，禪既懶參，仙亦不學，八十一年，窮愁卓牢，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沉醉方醒，惡夢始覺，忠孝兩虧，仰媿俯怍，聚鐵如山，鑄一大錯。

# 沈君烈

對山書屋墨餘錄：

明太倉諸生沈君烈，名承，號即山。少負異才，當萬曆之季，古學衰替，而獨治經傳古文詞，名與金沙周介生，晉陵陳伯玉埒，皆爲毛孺初一鷺所賞拔，謂君烈文不宜科第而有英靈之氣，沒必爲神。君烈亦嘗言，立身無傲骨者，筆下

必無飛才，胸中具素心者，舌端斯有警語，其自負如此。天啟甲子，秋闈報罷，遘病旋卒。明年乙丑，孺初爲中丞，駐節吳中，搜其遺文付刻焉。君烈元配顧，繼配薄少君，字西真，於其沒也，賦有悼外詩，至小祥酹酒，一慟而絕，遺孤猶在襁褓，張天如溥名之曰忱，育於京師，九歲而殤，張南郭采有張殤童壙志銘，蓋指此也。少君詩凡百首而佚其三，天如又刪十六，實存八十一，計見國朝趙天羽寄園寄所寄中者惟八首，朱竹垞明詩綜僅收一首，王述庵司寇脩太倉州志，稱有嫠泣集，而篇數未詳，汪靜厓婁東詩派，亦祇存十二首，至嘉慶辛未，彭甘亭徵士始訪得原詩首數，次第手書，

評有沈痛激烈如擊燕筑如叫巴猿等語，州人黃金臺，因于道光丁酉以彭書泐石，俾王元傑重鐫壙志云。按少君既邀旌表，入祀節烈，而君烈則久傳殁爲要神，今祠宇乃所舊居，春秋祈賽，士女駢闐，例以柳州羅池，香山海院，知往事固有不盡誣者。惟孺初人無足重，而稱賞之語，竟驗於後，豈衡才别有慧眼耶，抑何識精而鑒神也。然而君烈之文亦因是可知矣，故特揭而書之。

无按此則係毛氏錄自其友程序伯小松圓閣零墨者，原書未曾見。又按張天如七錄齋集載有卽山集序一文，今所傳天啟刻本毛孺初評選之卽山集中，未見收入，不知何

故，今撮其事蹟較著者抄錄于下：

君烈少起單家，學書殘廢，乃勁振于宗族之間，閉門距躍，研究墳素，復排時之訓故，自爲造寫，製往者之所無，可謂能立矣。性通深廉雅，恥受人高墉之蔽，與婦薄少君靜居一志，少君通詩書能琴，又好禮梵不食魚腥，兩人以高素爲友。（中略）君烈于壬子迄甲子之歲凡十年來，受知于督學使者與郡刺史郡佐司李及州大夫者數矣。（中略）至君烈中棄，少君晝夜擗摽，甘心灰沒，賦悼亡詩百首，愁怨悲慄，痛愈柳下之誄，侵染成疾，殞其自躬，計去君烈之亡裁餘一年有一日耳。

# 祁世培

山陰縣志：

祁彪佳，字弘吉，號世培，年十七，萬曆戊午舉人，壬戌成進士。授福建興化府推官，胥吏以年少，必易之，見其理案牘如老吏，乃共驚歎。時藩司兵餉稍稽致大譁，諸長吏懾息不敢出，獨馳諭之，期以五日給餉，復討倡為首者數人

治之。後授御史，巡按三吳，訪魁惡天罡擒殺之，且定漕解，清隱租，置役田，閹臣忌其讜直，即告歸。居八年，從劉宗周講明程朱之學。起河南道，時劉宗周，金光辰，以直言蒙譴，抗疏留之。及舉計典銓郎，吳昌時壞法，遂劾之，致政歸。甲申三月崇禎殉社稷，次年彪佳挈妻子入雲門，至所居寓山，笑曰，山川人物固屬幻影，而人生已一世矣。時夜半，遂赴水，子理孫方于夢中聞開戶聲，驚起視之，得案上別廟文，并遺囑絕命詩，奔水際求之不得，頃之東方漸明，見柳陌淺水露角巾寸許，端坐而卒，猶怡然有笑容。

三不朽圖贊：

祁忠敏彪佳，山陰人。乙酉閏五月貝勒以書聘公，公自平水携櫬至寓山，赴水而死，子理孫倉皇求之，柳陌下正襟危坐，水僅及額，冠屣不動，面帶笑容，腹無勺水，時人異之。贊曰：

德裕園亭，文山聲伎，一旦殉亡，棄若敝屣。危坐正襟，趺跏止水，首不墮冠，足不遺履，毫無戚容，滿面歡喜，如斯人也，乃以四負名堂，余曰，孔子何闕，而居闕里。

# 金聖歎

二十七松堂文集金聖歎先生傳：

先生金姓，采名，苦采字，吳縣諸生也。爲人倜儻高奇，俯視一切，好飲酒，善衡文評書，議論皆發前人所未發。時有以講學聞者，先生趣起而排之，於所居貫華堂設高座，召徒講經，經名聖自覺三昧，稿本自攜自閱，秘不示人。每

陞座開講，聲音宏亮，，顧盼偉然。凡一切經史子集，箋疏訓詁，與夫釋道內外諸典，以及稗官野史，九彝八蠻之所記載，無不供其齒頰，縱橫顛倒，一以貫之，毫無剩義，座下緇白四衆，頂禮膜拜，歎未曾有，先生則撫掌自豪，雖向時講學者聞之，攢眉浩歎，不顧也。生平與王斲山交最善，斲山固俠者流，一日以三千金與先生曰，君以此權子母，母後仍歸我，予則爲君助燈火可乎。先生應諾，甫越月，已揮霍殆盡，乃語斲山曰，此物在君家，適增守財奴名，吾已爲君遣之矣，斲山一笑置之。鼎革後，絕意仕進，更名人瑞，字聖歎，除朋從談笑外，惟兀坐貫華堂中，讀書著述爲務。或

問聖歎二字何義，先生曰，論語有兩喟然歎曰，在顏淵爲歎聖，在與點則爲聖歎，予其爲點之流亞歟。所評離騷南華史記杜詩西廂水滸，以次序定爲六才子書，俱別出手眼。尤喜講易，乾坤兩卦多至十餘萬言，其餘評論尙多，茲行世者，獨西廂水滸唐詩制義唱經堂雜評諸刻本。傳先生解杜詩時，自言有人從夢中語云，諸詩皆可說，惟不可說古詩十九首，先生遂以爲戒。後因醉縱談青青河畔草一章，未幾遂罹慘禍。臨刑歎曰，斫頭最是苦事，不意於無意中得之。先生沒，效先生所評書，如長洲毛序始，徐而菴，武進吳見思，許庶菴爲最著，至今學者稱焉。

曲江廖燕曰，予讀先生所評諸書，領異標新，迥出意表，覺作者千百年來，至此始開生面，嗚呼，何其賢哉。雖罹慘禍，而非其罪，君子傷之。而說者謂文章妙秘，即天地妙秘，一旦發洩無餘，不無犯鬼神所忌，則先生之禍，其亦有以致之歟，然畫龍點睛，金針隨度，使天下後學悉悟作文用筆墨法者，先生力也，又烏可少乎哉。其禍雖冤屈一時，而功實開拓萬世，顧不偉耶。予過吳門，訪先生故居而莫知其處，因爲詩弔之，併傳其略如此云。

對山書屋墨餘錄：

吳郡金喟，字聖歎，少有才名，性倜儻，出詞罔忌。初補博士弟子員，以歲試文怪誕被黜。明年科試，易名人瑞，就童子試，文宗某拔置第一，仍復儒冠。嘗謂世有才子書六，蓋離騷，莊子，史記，杜詩，及施氏水滸傳，王實甫西廂記也。徧加評語，連篇累牘，縱腕臆書之，謂爲金批，盛行吳下。順治庚子哭廟案，金與焉。聞是獄之興，爲知吳縣事山西任某，以非刑預徵課稅，生員薛爾張等因民忿，鳴鐘擊鼓，入文廟哭泣，諸生不期而至者百餘人，時適世祖章皇帝哀詔至蘇，設幕府堂，撫按率官紳哭臨，諸生旋造府堂進揭

帖，而繼至及觀者復有千餘人，羣聲雷動，詈逐任令，撫臣大駭，命執之，即獲諸生倪用賓等十一人，餘皆星散。旋有教授程邑，參任令六款，而金人瑞十弗見之訕，又陰指撫臣，撫院朱，遂以恃符抗納，任令比追，遽遭怨謗，致當哀詔初臨日，集眾千百，上驚先帝之靈，但邑令命官，民稱父母，該生等擅敢於哭臨之際，聲言扛打，似此目無法紀，深恐搖動人心等語，密疏具奏。既上，旨發欽差大臣赴江甯公審，獄成，奏覆倪用賓等，於遺詔方到，鳴鐘擊鼓，糾黨千人，倡亂訐告，擬不分首從斬決，妻子財產入官。於是同時死者一十八人，爲倪用賓，沈玥，顧偉業，張韓，來獻琪，丁

觀生，朱時茗，朱章培，周江，姚剛，徐玠，葉琪，薛爾張，丁子偉，金人瑞，王仲儒，唐堯治，馮郅也。當人瑞在獄時，付書於妻曰，殺頭至痛也，籍沒至慘也，而聖歎以無意得之，不亦異乎。金初生一子，請乩仙錫名，判曰斷牛，不解何義，及妻子流寧古塔，居室有斷碑，但存一牛字，其殆有定數耶。

无按又滿樓叢書載無名氏撰辛丑紀聞一卷載哭廟案頗詳，文長不錄，但錄其篇末附詩之一，其詩曰：

丁瀾俠骨世無倫，哭廟焉知遂殺身。縱酒著書金聖歎，才名千古不沈淪。

# 李笠翁

光緒蘭谿縣志：

李漁字謫凡，邑之下李人。童時以五經受知學使者，補博士弟子員。少壯擅古文詞，著有才子稱。好遨游，自白門移居杭州西湖上，自喜結隣山水，因號湖上笠翁，題室楹云，繁冗驅人，舊業盡拋塵市裏，湖山招我，全家移入畫圖中

。性極巧，凡窗牖床榻服飾器具飲食諸制度，悉出新意，人見之莫不喜悅，故傾動一時。所交多名流才望，即婦孺亦皆知有李笠翁。晚年思歸，作歸鄉賦，有云，采蘭紉佩兮，觀瀫引觴，蓋于此有終焉之志也。生平著述，彙為一編，名曰一家言，又輯資治新書若干卷，其簡首有慎獄芻言，祥刑末議數則，為漁所自撰，皆藹然仁者之言。（近賀長齡為采入皇朝經世文編，以漁僑居邦上，故賀作漁為江南人。）作詩文甚敏捷，求之可立待以去，而率臆攄思，不必盡準于古。最著者詞曲，其意中亦無所謂高則誠王實甫也，有十種曲盛行於世。當時李卓吾陳仲醇名最噪，得笠翁為三矣。論者謂

近雅則仲醇庶幾，諧俗則笠翁爲甚云。昔漁嘗于下里村間，鑿溝引水，環繞里址，至今大得其水利。

# 廖柴舟

光緒曲江縣志：

廖燕初名燕生，字柴舟，曲江人，邑諸生，抗志不羈，不苟為制舉文，嘗言士生當世，澤及生民曰功，死而不朽曰名，專事科第抑陋矣。卜居武水西，榜其門曰二十七松堂，閉戶讀書，日事著作，郡守陳廷策躬禮其廬，交款洽，為刻

其集行世。偕之北遊，適舟次金陵，以病留，得覽江山之勝。歸而究通儒之學，文益恣橫。善草書，狀如古木寒石，筆有奇氣，人得尺幅，什襲珍之。康熙丁卯分纂郡縣邑志，乙酉卒於家。著有二十七松堂集，梓行東洋，遺詩入國朝詩裁，廣東詩粹。

# 書目介紹

# 近代散文鈔抄撮書目

白蘇齋類集二十二卷

袁宗道　明刊本　宏道中道參校

重刻白蘇齋類集十八卷

光緒公安袁氏繼善堂刊本　明刻說書類三卷及雜說類一卷，皆是談禪部分，爲此本所不收。

錦帆集四卷

袁宏道

解脫集四卷

抄撮書目

袁宏道

瓶花齋集十卷

袁宏道

瀟碧堂集二十卷

袁宏道　以上萬曆袁氏書種堂寫刻本，最精。

袁中郎全集二十三卷

萬曆刊本　中道校　內有丁未雜識，場屋後記，

爲他本所不收。

梨雲館類定袁中郎全集二十四卷

萬曆刊本　道光重刻本

鍾伯敬增定袁中郎全集四十卷

明刊本　計共增補文八十七篇，場屋後記及墨畦

（卽丁未雜識）亦收入。

袁石公集十種

明繡水周氏刊　內狂言狂言別集係贋書

袁中郎集二一卷

陸雲龍選　翠娛閣十六名家小品本

珂雪齋集選二十四卷

袁中道　天啟刊

珂雪齋外集游居柹錄

袁中道　明刊　所見止十二卷，傳志云二十卷，未知有無誤也。

袁小修集二卷

翠娛閣十六名家小品本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合集十六卷

崇禎刊本

鍾伯敬集二卷

翠娛閣十六名家小品本

郊庵訂定譚子詩歸十卷

譚元春　明刊本

譚友夏合集二十三卷

崇禎刊

鵠灣遺稿一卷

譚元春　明錢繼章編人琴集本

古詩歸唐詩歸五十一卷

鍾惺譚元春評選　明刊

帝京景物略八卷

劉侗于奕正合撰　明刊本　紀昀編訂本　劉同人又著南京景物略，惜其書不傳。

帝京景物略鈔一卷

近代散文鈔　六

陶筠厂先生手抄本　此書連序跋計共百三十六頁，現藏苦雨齋，至可珍貴。

王季重雜著

王思任　明刊

文飯小品

王思任　明刊本　此書宋長白柳亭詩話曾提及，但未詳全書卷數。苦雨齋存第三卷，雖屬殘本，要亦為全書精華部分，俱游記也。

游　喚

王思任　眉公秘笈本

王季重集二卷

翠娛閣十六名家小品本

白石樵真稿二十四卷

晩香堂真本十卷

以上眉公十種藏書本　崇禎刊　醉綠居藏板

晩香堂小品二十四卷

陳繼儒　明刊　簡綠居藏板

陳眉公集二卷

翠娛閣十六名家小品本

西湖臥游圖題跋一卷

李流芳　武林掌故叢編本

山居閒談五卷

雲澤道人蕭智漢輯　嘉慶刊

延令篆二一卷

王百穀　萬曆刊本

鴻寶應本十七卷

倪元璐　崇禎刊　門人沈延嘉梓　尙有代言一書，柳亭詩話曾提過，今未見。

媚幽閣文娛初集

鄭元勳選　明刊　媚幽閣藏板　尙有文娛續集未

得見　元勳字超宗，廣陵人，萬曆進士，南明野
史曾言及其死。

古今文致

劉越石原輯　閔無頗閔昭明增删　不分卷　天啓
元年刊

古今文致十卷

劉越石原輯　王永啓增删　天啟三年刊

古今小品八卷

陳天定輯　慧眼山房刊本　道光重刊本

張子詩文粃二十三卷

張岱　稿本

# 瑯嬛文集十六卷

張岱

# 陶庵夢憶八卷

張岱　粤雅堂叢書本　樸社標點本　苦雨齋所藏王見大刊本，譚復堂日記稱其工雅，實亦不能算佳，猶有錯誤。但比這更舊更精的刻本，似已不可見。

# 西湖夢尋五卷

張岱　武林掌故叢編本

明於越三不朽圖贊

張岱

毛孺初評選卽山集六卷

沈承　天啟刊　附薄少君悼亡詩

七錄齋集六卷

張溥

知畏堂集十六卷

張采

寓山注二卷

祁彪佳

貫華堂古本水滸傳

金聖歎批

唐才子詩甲集八卷

金聖歎選批

辛丑紀聞一卷

無名氏　又滿樓叢書本

閒情偶寄十六卷

李　漁

二十七松堂文集十六卷

廖　燕　日本東京柏悅堂梓

因樹屋書影十卷

周亮工

對山書屋墨餘錄十六卷

毛祥麟

思復堂文集十卷

邵念魯　康熙壬辰刊　紹興先正遺書本

南明野史三卷

三餘氏　商務印書館鉛印

明　史

公安縣志

抄撮書目

景陵縣志
麻城縣志
山陰縣志
嘉定縣志
泰興縣志
蘭谿縣志
曲江縣志

右書六十餘種，篇幅所限，難以一一說明，聊疏其目，不免遺憾已，補顧尚待之哉。　啓无附識。

# 俞跋

啓无叫我爲這書作跋，於我倒是有意思的事情，對於啟无却未必。夫明清諸大家的文字很會自己說話的，何用後生小子來岔嘴，其不必一也。對景掛畫雖好，班門弄斧則糟，其不可二也，當這年頭兒來編印此項文件，已經有點近乎自暴自棄，何況去找新近發宣告「沒落」的，甚至於壓根兒未嘗「浮起」的人來做序和跋，這簡直有意自己做反宣傳，其

大不可三也。所以我替啓无再思再想，眞眞一無所取。然而我非啓无，沒法叫他不來找，做不做在我，找不找在他。再說他既經說到找到，我又何必不做呢，反正推託不了的，不如老實說我不曾想到推託乾脆。而且做跋比做序還容易，據說如此。我謝謝啓无給我這一個好機會。

序跋之類照例總直接或間接地解釋那作品，我尋閱這書的目次却覺得無此必須。這都是直直落落，一無主張，二無理論，三不宣傳的文字，只要歡喜看，一看至多兩看總明白了。若不喜歡，看殺也不明白，解釋也不會再明白，反而愈說愈胡塗哩。以下的話只爲着和這書有緣法的人作一種印證

而已，說服誰，不曾想。

這些作家作品之間，似乎找不到什麽公共之點，若說是趣味吧，阿貓阿狗也都有趣味的。一定要去找，那麽他們都在老老實實地說自己的話，可算惟一的特色。所感不同，所說不同，說法亦不必盡同，可是就這一點看，他們都是「忠實同志」哩。

夫小品者旁行斜出文字之別名也，舉世同病自古如此，別提此刻了。你想旁行斜出的都說着自己的話，那麽正道的再說點什麽好呢，不知道嗎，笨啊，說人家的話喲。這兒所謂人家，事實上只是要人，人而不要，咱們的正統文豪決不

屑於代他們立言的，或者是聖賢，或者是皇帝，或者是祖師，是這個，是那個，是X，是Y，……什麼都是，總之不是自己。

就文體上舉些例罷，最初的楚辭是屈宋說自己的話，漢以後的楚辭是打着屈宋的腔調來說話。魏晉以前的駢文有時還說說自己的話的，以後的四六文呢，都是官樣文章了。韓柳倡爲古文，本來想打倒四六文的濫調的，結果造出「桐城謬種」來，和「選學妖孽」配對。最好的例是八股，專爲聖賢立言，一點不許瞎說，其實論語多半記載孔子的私房話，可笑千年來的文章道統，不過博得幾種窠臼而已。既要替人

家立言，就不得不爲人家設身處地的想一想，不幸所謂聖賢皇帝開山祖師之流，他們的意思並不容易猜，就算您是文豪也許不成，即使猜着了，有時也未便仔細揣摹，活靈活現自己做起聖人皇帝祖師來，總也不大好吧。那就自然而然的會落到一個圈套裏，這叫做窠臼，或者叫濫調，恕我又有一比，真正的老頭子，娘們，土豪劣紳總是各式各奇的，至於戲台上的胡子，衫子，大花臉，二花臉，顛來倒去只這幾種版本而已。這是簡化，——是否醇化粹化，却說不上來。

既如此，小品文倒霉，豈不是活該。在很古很古的年頭早已觸犯了天地君親師這五位大人，現在更加多了，恐怕正

有第六位第七位來呢，正統的種子，那裏會斷呢。說得漂亮點，豈不可以說倒霉也是徼幸，可以少吃點冷猪肉，若說正經話，小品文的不幸，無異是中國文壇上的一種不幸，這似乎有點發誇大狂，且大有爭奪正統的嫌疑，然而沒有故意迴避的必要。因爲事實總是如此的：把表現自我的作家作物壓下去，使牠們成爲旁岔伏流，同時却把謹遵功令的抬起來，有了牠們，身前則身名俱泰，身後則垂範後人，天下才智之士何去何從，還有問題嗎，中國文壇上的黯淡空氣，多半是從這裏來的。看到集部裏頭，差不多總是一堆垃圾，讀之昏昏欲睡，便是一例。

不但命運欠亨而已，小品文的本身也受着這些不幸的支配。這些文家多半沒什麽自覺的。他們一方面做一種文章給自己頑，一方面做另一種文章去應世，已經是矛盾了。再說一句不大恭敬的話，他們恐仍不免有大小高下偏正之見，所謂大的高的正的，自然還是那些使人昏睡的傢伙，這簡直有點可笑了。

古人是否有些矛盾和可笑，暫且不問，我們一定受到相當的損失。沒有確實自信的見解和定力的，也不容易有勇猛精進的氣魄，即使無意中旁行斜出，走了不多遠就此打住了。這固然一半爲時代所限，不容易有比較觀照的機會，然而

自信不堅壁壘不穩也是一個大毛病。他們自命爲正道，以我們爲旁斜是可以的，而我們自居於旁於斜則不可，即退了一步，我們自命爲旁斜也未始不可，而因此就不敢勇猛精進地走，怕走得離正軌太遠了，要摔交，跌斷脊梁骨，則斷斷乎不可。所以稱呼這些短簡爲小品文雖不算錯，如有人就此聯想到偏正高下這些觀念來卻決不算不錯。我們雖不斷斷於爭那道統，可是當仁不讓的決心，絕對不可沒有的。——莫須有先生對我蓋言之矣。

準此論之，啓无選集明清諸家之作以便廣布，至少是在那邊開步走，所以即使賠錢貼工夫，以至於挨罵都是值得的

。在初編此書時他來問我，我說可以一集二集三集的連續下去，現在也還是這個意思，就當作跋尾看罷。

十九年九月十三，北京。

# 後記

兩年以前我曾選了一本文集子，大部分是晚明人的文章，清初也有幾家，名之曰「冰雪小品」，欣蒙周俞二位先生作序作跋。後來就交給一個書店拏去，不料中間發生多少扭難，只能讓他退回，好事之心不勝其結嫺之習，因此也就冷落下了。近來又和知堂老人談起此事，老人曰，還是把這個弄出來有意思，好留大家方便。我自己也實在感覺學校印的

講義不大愉快，別的不說，改正錯字一項，即夠得上煩苦，有一本書，既以自娛，而教學可以兩便亦復佳，遂決心重理舊編，結果乃有這兩卷近代散文鈔。爲甚麼不仍叫做冰雪小品呢，這也只覺天下萬事萬物還以老老實實的爲好耳。頂要緊底，這回可別再馬馬胡胡，須得找一個書店仔細託負他一番纔是。恰巧人文書店要刊印此書，得友人介紹成功，這于我，也可算是一件不寂寞的事了。

這裏所選共有十七個人的作品，有幾人的下半世雖在清初，而實際則是明季的遺民，所以還是明朝人的氣味。其中三袁鍾譚爲公安竟陵兩派裏邊的主要腳色，這是人所共知的

。三袁的文章，自以中郎高才逸趣，極盡變化之妙，伯修未免厚拙，小修間有率易，至于清新流麗之處，他們兄弟三人又皆兼而有之。鍾譚以幽冷勝，鍾以評點「詩歸」著稱，似不如譚之能文，然其小札子題跋之類亦有可取。餘如劉同人的澀辣，王季重的諧謔，倪元璐的僻怪，張京元李長蘅之峭拔淡遠，則又都沿着這兩派潮流下來的，不過各人的性情氣分，略有厚薄淺深之別罷了。張宗子的文章，則是能集合這兩派之長，更加上他自己生活情調裏面所獨有的境界，而融化成功另一種作風。至清初金聖嘆李笠翁輩，也還是上一期的末流，但比較的則更爲接近通俗一點了。分而論之，大抵

如此。綜而觀之，便如序跋所說，這是一種言志的散文，牠集合敘事說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裏，用了適宜的手法調理起來，所感不同，所說不同，說法亦不必盡同，而都是直直落落底說自己的話，這要算是他們惟一的特色。換言之，明朝人明白一個道理，這就是說，他們明白他們自己。再要從文學發達的途徑上推尋這種變遷之跡，覺得也頗有意義，當初王李提倡復古，主張風格，原是想轉變宋元以來凡近的氣習，未可一筆抹殺，只爲末流俗套，乃至以剿竊爲復古，學之者只在那里生吞活剝，成爲一種泥古之病，所以公安派主張發抒性靈的新文學運動，勢必會應運而生。然

而清新流麗的末流，又難免走入輕纖一路，此所以進而有竟陵派的幽深以補救之，好比一個人說話說多了，不得不繼之以沉默。此中消息，中郎與小修蓋亦曾經自覺地透露過，所謂「天下無百年不變之文章，有作始即有末流，有末流還有作始，其變也皆若有氣行乎其間，創爲變者與受變者皆不及知，是故性情之發，無所不吐，其勢必至互異而趨俚，趨于俚又將變矣，作者始不得不以法律救性情之窮。法律之持，無所不束，其勢必至互同而趨浮，趨于浮又將變矣，作者始不得不以性情救法律之窮。夫昔之繁蕪，有持法律者救之；今之剽竊，又將有主性情者救之矣，此必變之勢也。」而小

修晚年，又每每歎于自己的文章缺少陶鍊之工與夫含蓄之趣，這真是深可值得玩味的話了。現代的散文差不多可說即是公安派的復興，惟其所吸收的外來影響，不止是佛教而爲日本及西洋的文學，思想上自不免若干距離，變化亦較爲豐富的多，所謂那樣底舊而又是這樣底新，知堂老人固早已先我言之矣。但由流麗而漸趨于輕纖淺率，其流弊則亦大致相同，一種必變之勢，正如公安之後不得不有竟陵派的那種簡鍊澀辣的文章出現，也是無足怪者。然則這小冊子，對于近代散文的來源去路，未始不可以當做一種參證。不過中國一切文學諸運動，歷來即受載道派把持，此類言志派的散文早就

在唾棄之列，簡直攻擊體無完膚，那里還有伸伸脚的機會哩。公安竟陵之文伏壓乃至三百多年，凍流纔漸漸溶解，可知歷史的力量實在大，而傳統思想的老脾氣却總不會離開人心，觀于現代很少有人注意明季這種新文學運動，更少有人去讀晚明人的文章，則目下這一點點自由空氣，誰又能管保它竟究維持到怎樣地一種光景，此書其能免于所謂覆瓿覆甕之厄者幾希乎。李卓吾批訂坡仙集曰，「大凡我書皆是求以快樂自己，非爲人也。」我每開卷玩看，便自有一種歡喜，是我常與我周旋久也，寧作我。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九月一日，沈啓无撰于北平茗緣室。

# 後記二

予既選明清人雜作小品二卷，題曰近代散文鈔，其意似以公安竟陵爲歸，而亦不以公安竟陵爲歸也。大抵選文之難，難在無所見，其真有見者殆亦不甚難。蓋無所見猶如矮子觀場，直是隨人諓笑，有所見則又不免阿其所好，瓦礫且視爲連城矣。選之道固未可認作小小得失，自有一種遇合存乎其間。遇不遇，明不明之辯也。夫公安竟陵諸作，其性靈精光

得以留傳于世者，當必有其獨在之價值，未必即因抹殺的批評家而絕，卻亦未必即藉選者之手眼以傳，要之傳者自不得不傳，不傳者亦無法使之必傳。然則予所選其果足以盡公安竟陵耶，其果不足以盡公安竟陵耶？昔張宗子石匱書論曰，「今人喜鍾譚則詆王李，喜王李則詆鍾譚，亦厭故喜新之習也。夫王李自成爲王李，鍾譚自成爲鍾譚，今之作者自成爲今之作者，何必詆，何必不詆？」吾願讀吾書者，亦知所謂宗法派之外，尚有非宗法派者在，知有公安竟陵者在，并知有所以成其爲公安竟陵者在，然後吾書纔真端的一小小得失者矣。至于抉剔幽滯，游目賞心，乃自不來俗物敗人意也，

予更何言哉。中華民國廿二年開歲十五日，沈啓无又記于北平之孏禪書屋。



# 下卷勘誤表

| 篇 | 頁 | 行 | 誤 | 正 |
| --- | --- | --- | --- | --- |
| 瑯嬛詩集序 | 三 | 二 | 宗子存而文長不得存 | 宗子存而文長不得不存 |
| 同　上 | 三 | 二 | 燒文長　文長 | 燒文長選文長 |
| 海　志 | 三 | 九 | 風號浪嚙 | 風號浪齩 |
| 同　上 | 三 | 十 | 墜下碎爲零兩 | 墜下碎爲零雨 |
| 自爲墓誌銘 | 三 | 八 | 史關 | 史闕 |
| 同　上 | 四 | 八 | 甲甲以後 | 甲申以後 |
| 阮圓海戲 | 二 | 一 | 至于十錯認之龍，燈之紫姑， | 至于十錯認之龍燈，之紫姑， |
| 寓山注小序 | 一 | 四 | 予足爲之胼胝 | 手足爲之胼胝 |
| 讓鷗池 | 一 | 五 | 恍興天光一色 | 恍與天光一色 |
| 隨時即景就事行樂之法 | 十三 | 十 | 聽妻拏勸誡 | 聽妻孥勸誡 |
| 三不朽圖贊倪元璐 | 一 | 五 | 投環死之 | 投繯死之 |
| 山陰縣志張宗子傳 | 二 | 八 | 日伯鸞高士家近要離 | 曰伯鸞高士冢近要離 |
| 同　上 | 二 | 十 | 明記事本末 | 明紀事本末 |
| 後　記 | 五 | 六 | 超于俚又將變矣 | 趨于俚又將變矣 |
| 同　上 | 七 | 六 | 竟究 | 究竟 |

## 被幽囚的普羅密修士

Aeschylus 著
楊晦譯

這是世界最偉大的悲劇之一。普羅密修士因為救人類觸了大神宙斯的怒，被釘在高加索的山野了。但是他却無論受怎樣殘忍的虐待，始終不變態度，不為屈伏。這是何等偉大的精神！我們這些人類的子孫對於這因為救我們而被幽囚者的故事至少有知道一些梗概的必要，無論出於好奇，或是動於景慕。

全書一冊定價大洋四角

## 委曲求全 （三幕喜劇）

王文顯著
李健吾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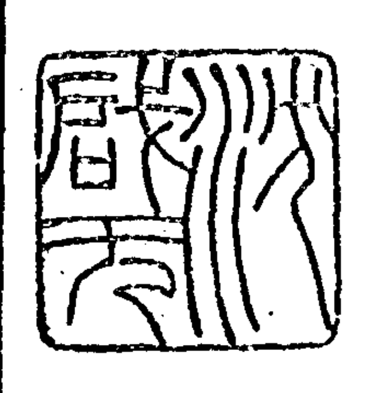
此劇原名 She Stoops To Compromise，是王先生英文劇中的傑構。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戲劇家巴克耳 (Baker) 導演下，出演於耶魯大學。在這劇裏：「校長只要一張口，便表示出他的嚴正的自悅。偷聽的校役的傀儡戲是非常地滑稽。王太太處處詭譎，便是眉來眼去，也帶不少心計。關教授叡可惡的，會計先生叡七上八下的……」

全書一冊定價大洋四角　北平人文書店發行

# 人文書店出版書籍

民國廿一年十二月初版
一——二〇〇〇冊





# 近代散文鈔下卷

實售大洋壹元二角
（外埠酌加寄費）

編選者 沈啟无
發行者 北平人文書店